

楔子

泰国清迈。

“砰！”柳雪卿奋力推开大门，挺着五个月身孕迟缓的奔向卧室，神色苍白而悲愤。

当她奔进卧室时，原本在床上打得火热的两具交缠裸体早已因推门声倏然分开，但仍来不及躲避，被柳雪卿逮个正着。

“石毅农！”尖锐的喊叫声夹杂着愤怒、哀痛及绝望。柳雪卿脸色苍白得像随时要晕倒。

“雪卿！”男子立刻起身，慌张的解释：“不是你所想的那样，雪卿！你听我说……”“不是我想的那样？”雪卿沉痛的逼近自己的丈夫。“难不成你们光着身子在床上讨论公事？石毅农，你别把我当小孩子一样欺骗！我这么信任你，你到泰国工作，我二话不说让你到异地发展，一个人孤伶伶守在台湾、守着肚子里的孩子，期望你能有朝一日衣锦返乡——可是我得到什么？一个背叛的丈夫！”“不！你听我说。我真的没有背叛你！”石毅农甩着仍混沌不清的脑袋，想理清为什么自己会和这女人上床。“我喝了杯酒，接下来就迷迷糊糊……”“毅农！”身后的泰国女子操着流利的中文喊着。“你怎么能否认刚才我们之间强烈的欢愉！”柳雪卿此刻才转头看向站在石毅农身后的泰国女子——特有的大而黑的双眸，水汪汪很是美丽；她的皮肤略白，不似一般见惯的黝黑肤色，无疑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泰国女子。

但是，柳雪卿充满厌恶的瞪着她。

“你是什么东西！我和我老公说话，有你插嘴的余地吗！”她像只保护小鸡的母鸡般，摆出高傲的姿态迎敌。

“我不是东西，我是他的爱人！”泰国女子不甘示弱的挽住石毅农的手肘，独占味极浓。

“够了，安娜，别再闹了！”石毅农不耐的甩开她的手，好似她的手沾毒似的。

“雪卿，你要相信我，我是喝醉了，所以昏了头，我真的没有变心！”他紧张的转头向柳雪卿解释。

柳雪卿仍冷着一张脸，面无表情的望着他。

“你以为这么说我就会相信了吗？瞧她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样，如果你没有许下承诺，她会这样吗？”“我没有……”石毅农陡地放弃解释。怪他自己对安娜太亲切，让她产生错误的联想，也怪自己不胜酒力却仍喝了酒，才会导致如此下场。

他深吸一口气，决定狠下心辞退安娜。

“安娜，你走吧，别再来上班了。”即使她是个得力助手，但他不能失去雪卿。

“我会给你三个月的遣散费……”“不，毅农，我不离开你！”安娜立刻抱紧毅农，哀切的在他怀里呜咽。

“我爱你！别离开我，我不走！”柳雪卿的脸色更绿了，冷哼一声，忿然转身离开卧室，不想再污染自己的眼睛。

石毅农看着妻子拂袖而去，急急推开安娜，安娜却仍死黏住他，推也

推不开。

石毅农气极了，口不择言的大骂：“你这贱人离我远一点！快滚！”用力一推，不顾安娜撞到床角而致额头流血，便大步追向老婆。

“雪卿，别走！”他挡在门口，迅速堵住了大腹便便、行动略显迟缓的雪卿。

“相信我，我只爱你呀！”“我只相信我亲眼所见。”雪卿依旧冷漠的脸、冰冷的声音直直刺向毅农。

“走开。”“雪卿，别这样！就算为了肚子里的孩子，给我一次机会好吗？难道你希望我们女儿一出生就没有爸爸？”毅农痛苦的说。他知道倔强的雪卿一定会因此而与他绝裂。她一向是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人啊！

雪卿固执沉痛的眼骤然蒙上一层泪雾：不为自己，只为那未出生、可怜的女儿。

正当石毅农欣喜于雪卿的心回意转时，安娜突然跌跌撞撞奔进他的怀里。

“毅农，别丢下我！”她不顾额角的血流不止，狂乱的抓着毅农的手。“我的肚子里也有了你的孩子啊！”“你说什么？”毅农震惊的低头看向她，眼光也不由自主的瞄向脸色更难看的雪卿。

“我们今天的欢爱，你的种子已在我的身体里萌芽，我感觉到了，一个生命已经在我子宫里形成，他是你的孩子！你是我的第一次，这你不能否认吧！”安娜一字一句清楚的敲击在毅农心上，也敲碎了雪卿的心。

“离婚协议书我会寄给你。”雪卿冷冷的丢下一句，欲推开毅农离去，毅农依然固执的挡在门口，不愿移开。“我不答应！我不会离婚的！”毅农咬牙道。

他把怒气全出向安娜，用力抓着她的手肘怨恨说道：“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是不是对我下蛊？不然我为什么会迷迷糊糊和你上床？你说呀！”“我这一切都是因为爱你呀！不要离……”“你闭嘴！像你这种贱女人，我永远都不可能爱上你！你死了心吧！我不要你，我也不要你的孩子！你令我恶心、想吐！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从此不要在我面前出现，你滚远一点！”毅农用力的将她甩在地板上，眼神冰冷而无情。

“不！你不能这么无情！这是你的孩子啊！”安娜不顾身子的疼痛。抱住毅农的膝盖悲泣道。

“你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整我，休想我会承认这孩子！你是贱货，而他，只是个杂种！你就算去死，我也不会承认！”毅农气愤道。

“你好狠！”安娜悲泣的眼闪着强烈的恨意。

“这是你自找的！”毅农仍不为所动，转过身子看向面无表情的雪卿。“你听到了，是她设计我，我根本不要她！雪卿，我只爱你。我只要你和孩子啊！别说离婚，求你！”“哈哈！”一声凄厉的笑声倏然响起。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安娜怨恨的黑眼珠燃烧着熊熊怒火，狠狠的烧向毅农与雪卿。“你既然不爱我，当初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让我无法自拔的爱上你！你以为这样就能摆脱我吗？我不会让你称心如意的，尤其是你！”她一步步走向雪卿，愤怒之火灼得雪卿步步后退。

毅农立刻挡在雪卿身前。“你想干什么？”“若不是她，你就不会如此无情；若不是她，你就不会舍下我和孩子，都是她……”安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雪卿，却更快被毅农一巴掌甩了下去。

“我警告你，你敢动她，我就把你扔出去！”毅农冷酷的神色毫不留情。

“好！很好！你这样对我……”安娜疯狂的神情夹杂了羞愤与强烈的恨意。

“你会得到报应！你一定会得到报应！我不会让你好过，我要你一辈子活在悔恨当中……”她含恨绝望的瞪着毅农，全身迸发出超强的恨意。然后一步步缓缓倒退向阳台。

“我以安娜之名向黑暗之神起誓，我用生命下诅咒，诅咒石毅农一辈子永无子嗣、绝子绝孙！至于这肚子里的女儿，”她邪恶的撇着唇角，显得幸灾乐祸。

“我诅咒她一辈子像大象一样肥胖笨重，永远没有人会爱上这种胖子！我要她一辈子活在别人的嘲笑中，永远抬不起头来！我要她的父母一辈子后悔误了她的一生！哈哈——”说完。她迅速的翻过栏杆。纵身一跳，由五楼的阳台跳了下去，任诅咒的凄厉笑声兀自回荡在冷风中……

第一章

二十五年后台湾台北“石斑鱼，那份企划书你放在哪里？快找来给我！”电子部门有名的大嗓门经理程育伟正提高嗓门朝秘书室大喊。

“不就在这里，你的档案夹盖住了。”石语清不愠不火的将企划书递给她的上司。

“石斑鱼，有你在，一切就搞定了，没有你，我该怎么办！”程育伟开玩笑的说道。

“没有我，你会多呼吸一些新鲜空气！”石语清微笑。

电子部门内立刻爆出一串笑声。

“石斑鱼，没有你，我们都变成大胖子了！”同部门的崔品玫笑着戏谑道。她一直为自己的丰腴困扰不已。自从石语清三年前来到“群丰”后，她已经不再有相同的烦恼了。

这句话又引来一阵笑声。

“是哟，你们这些超级瘦子，要不要我帮你们带便当回来。”石语清仍好脾气的响应，丝毫不介意他们的取笑。

旁边新来三个月左右的张微韵，倒是为她打抱不平。

“石斑鱼，你怎么都不会生气？”一起出去银行办事，顺便买便当的同时，微韵忍不住问出她心中的疑问。

语清顶着一百七十六公分的身高，及一百公斤左右的体重，走在路上真是引人侧目；只是，眼光多半是同情。

语清安详的面容净是云淡风轻，无欲无求。

“有什么好生气的？他们说的都是实情啊。”她温和的微笑道。

“可是……可是也不能直接伤人啊！”微韵仍不平。对于语清，她有种感激的欢喜心；在她刚进来、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是语清的倾囊相授、耐心指导，让初踏入社会的她渐渐安心，也渐渐上了轨道。语清的蕙质兰心是外表所无法比拟的。她喜欢语清远胜于那些勾心斗角、虚伪造作的女人。

“别担心，我有颗金刚不坏之心。既然不介意，又何来伤心之说？微韵，

谢谢你。”语清状甚开朗的扮鬼脸，惹得微韵最后也笑开了。

“石斑鱼。你有没有想过减肥呢？”微韵大胆的开口问。老实说，自己也觉得语清真是……真是太胖了。她约两条腿简直像象腿一样粗，难怪老成为同事取笑的对象。

“有啊，不过发现愈减愈肥后，索性不减了。”语清伸伸舌头，不在意的笑道。

一出生就是个胖娃娃。据她妈妈说，婴儿时期的她就力行减肥，不但吃得少，连甜食都禁吃，但是她的胃似乎有超强的吸收力，因此仍一天胖过一天，像吹气球般迅速胀大。三个月的婴儿，体重即已破二十公斤。

从小，她就懂得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外，还有“身材歧视”。

仿佛胖是件非常丢脸的事；任何的公开场合，她所接收到的讯息，不外乎是懒惰、爱吃、散漫、骯脏、迟缓等负面评价，连绰号也都不堪入耳，包括“肥猪”、“大肉球”、“死胖子”等等。

曾经，她为了这些眼光及绰号痛哭失声的质问妈妈，为何将她生成如此，害她来人间受罪、受尽侮辱。

她永远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

她美丽的妈妈站在微风轻拂的窗边，白纱在她身后飘荡，她的神情平静而悠闲自得。

“会被人批评，表示你有被批评的本钱。你没听过树大招风，抑或不甜的果子没人偷吃的道理吗？这本来就是平凡人占多数的世界，他们平凡得只能接受同类而排除异己，但这并不代表同类好或异己不好，只是认定的标准不同罢了。

今天你若生在唐朝，可就是个宝哩，何必因为他人的认定而贬损自我？我认为你是个体贴温柔的好孩子。他们既然不识货，你何必和他们一般见识、计较他们的话呢！”温柔坚定的话语在她似懂非懂的小小心窍里，有了另一份爱与肯定，他人的嘲笑与奚落似乎也不再那么伤人了。而母亲自信的态度与无限包容的爱，在她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使她能以坦然的态度去面对一切。

甚至能以反讽自己来缓和气氛，也让她得到了许多友谊。

对语清来说，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

“石斑鱼，如果你不胖，其赏你五官很美耶！你该去美容瘦身中心试试看，或许他们有方法让你瘦……”微韵仍不放弃。

语清将银行汇款单及信用状通知书收进皮包里，表情仍一贯自在。她微笑道：“何必花钱受罪？！既然这样的皮相已经跟了我二十四年，我也已经很习惯了它，何必为了取悦别人而让自己难过？”就因为这样的外表，让她看清了人性的真实面，对她无所图，更无防备，自然许多真赏自然的评论便在她面前无所忌讳的展开，而她也聪明的只张开了耳——倾听。

“难道你都没有喜欢的人吗？如果有，你一定会想要改变身材来吸引他。”微韵无法想象什么样的男人会喜欢自己的女友像头魁梧的大象般。

语清闻言，只是洒脱的一笑。

“目前是没有，至于以后会不会因此而不顾一切的改变身材迎合他，就不在我的想象范围内。”看多了男性鄙夷嘲笑的眼光，说真的，语清已经有点麻痹。她不会再自取其辱，甚至她已经作好了独身一辈子、永不结婚的打算。

看多了婚姻的分合与不快乐，还有她父母奇异的婚姻状况，男女之间的结合既然未必幸福，那又何必在一开始便自掘坟墓，让自己往下跳呢！

没有情的困扰，或许也是一种幸福。悠游于书的天地里，偶尔翱翔至地球的另一端。

享受异国的风貌及不同文化的洗礼，她一直很满足于这样缓慢、优雅的生活。最近她甚至想抽空去学法语及品酒。这对于一直在男人身旁打转、如同行星围绕着太阳般的女人来说，是种不可能的奢侈。

自助餐厅已涌入许多人潮，语清靠着她庞大的身躯先行挤进人潮中，动作迅速的拿了个便当递给身后的微韵，自己也拿了好几个。

由于人极多，菜色很快就被夹取一空。

还剩一俵白鲳鱼这是云媚这个孕妇特别交代要吃的，语清立刻伸手去夹。

说时迟，那时快，另一只夹子也同时夹住了鱼。

语清抬起眼，惊讶的望向夹子的主人。

一双犀利深沉的黑眸也正看向她。“这是我先夹的，先生。”语清客气的说明。

“我也夹住它了。”男子的语气是不容置疑的肯定，似乎没有放手的打算。

“你可以等下一批鱼出来。”语清不想退让。

“你为什么不等？”男子冷淡以对。

老板看到了他们的争执，便喊了出来。

“这是最后一条鱼，今天没多买，待会有鳕鱼会出来。”话声一落，他们两人便互看着。

“你等鳕鱼来再吃。”想着云媚还在等这条鱼，语清不想让她失望，所以她大着胆子建议。

“我只想吃的白鲳鱼。”男子仍态度强硬。

“你这男人很奇怪耶！就不能表现一下风度吗？”微韵在旁没看过去，便出声制止：“这是孕妇要吃的，你就吃别的鱼呀！”“喔。”男子似恍然大悟的看了一眼语清的身材，然后便放开了手。“那让给你吧。”语清尴尬的看着他。知道他误以为自己是孕妇。不过一转念，反正鱼抢到了，过程并不重要，被他误会又何妨。

语清轻快的夹起鱼放进便当盒，刚才的小插曲已经从她脑中溜走，不存任何记忆。

一大早，群丰大楼的大厅一楼满是等着电梯的人潮。

语清高壮的身影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但她仍自在的直视前方，无视于身旁打量的一双双好奇的眼。电梯一开，一群人立刻涌进电梯，彷彿被吞没的鱼群般。

语清站立电梯门旁、看着最后一位小姐踏进电梯内。

“吱！”电梯超重声响起。

最后进来的几位小姐，举目相望，谁也不肯出去；原因无它，快九点了，再晚就迟到了。

突然一位小姐出声。

“应该她要出去吧！”她一手指向语清，后者正莫名其妙的张大眼睛。“若

不是她超重，电梯还可以塞下一个人。”许多人不由自主的望向她，眼光里净是同情及好奇，但没有一个人出声制止这奇怪的谬论。应该是最后进来的人依序出去，而不是她这个早在电梯内等候的人。

只因为她是个该死的大胖子！

面对电梯内仍刺耳的响声及所有人无声的等待，语清深吸一口气，踏出了电梯。

电梯门在她眼前关闭，屈辱的情绪仍在她心中翻腾。她咬住下唇，不让眼眶中打转的泪水滑落。这种歧视又不是第一天遇到，有什么好难过！反正电梯这么挤，空气又这么差，她身旁的狐臭味别还一直刺激她的嗅觉，正好送给他们闻，她再搭下一班较空旷的电梯，空气也舒服些，岂不更好！她终于破涕为笑。

恢复了好心情，将夺眶而出的泪水也收了回去，语清又是一副自在的神情。

她向来是不记恨的。

这一切全落在语清身后的男子眼里。

从进电梯到有位胖女子被迫出来，他站在电梯外看得一清二楚，也听到他们说的话，直到他看清楚这位胖女子竟是昨天和他抢鱼的那位孕妇，他更是不满到极点！他们竟然将孕妇赶出电梯！群丰何时变得如此冷酷无情？这是长久下来的工作生态文化吗？男子皱紧眉头，压抑下满腔的愤怒，转头看向身旁的孕妇，不想上前安慰她，但在他看见她眼中的泪光时不禁犹豫了一下，或许此刻她不想让其它人知道她刚被赶出电梯的窘境。他在心中轻叹了一口气，这个孕妇让他自省了好一会儿。

当他再度看向她时，孕妇已恢复怡然自得的神情，完全没有刚才的难过，这倒令他惊讶不已。

电梯来时，他们一前一后踏进了电梯，相较于刚才的拥挤，现在只有四、五个人，显得轻松多了。

“你几个月了？”男子友善的开了口。

语清抬眼看看四周，其它人仍注视着门上电梯楼层的爬升，那男子似乎是针对自己，而他的眼神也正对着自己，看来是问她没错。

“呃，我来这里已经三年了。”她绽开一抹友善的微笑，温和的回答。

她灿烂的笑容令男子楞了一下，好一会儿才听出她的答案。

“不是，我是问你怀孕几个月了。”他立即修正自己的问话“怀孕！”语清立时红遍了双颊，她知道又有人误会了。“对不起，你可能误会了，这里只有肥油，可没有什么小孩。”她指指自己的肚子，幽默的一笑。

“啊？！”这回换男子脸红了，古铜色的皮肤泛着一层红晕。

“对不起……”生平第一次他觉得丢脸，想找个洞钻下去。

“没关系。”语清看出了他的模样，好心的安慰他：“你不是第一个误会的人，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谁叫我的身材太……凸出了呢！”正好电梯停在十二楼。

“我已经到了，拜拜。”她不在意的挥挥手，仍挂着一抹微笑。

男子则目瞪口呆的看着她，说不出一句话。

电梯门又关起来，继续往上爬升。

“石斑鱼，我正在等你，你迟到了！”程育伟远远就大喊着，深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语清虽胖。但动作却很敏捷。一会儿她已迅速的将皮包放进抽屉里，计算机也已开了机预备着。

“早上应该有位业务协理会来这报到。”程经理看了眼手表，继续说道：“暂时由你代为协助秘书的工作，他主要是负责我们国外部的业务，你应该是驾轻就熟……”“对不起，你是程经理吗？我跑错楼层了。”一个低沉、略微耳熟的声音在语清背后响起。

语清倏然转身，见到了刚才在电梯内交谈的男子。

“你是卓立群吧？！我正在等你。”程育伟伸手握住他，欢迎式的摇了几下。

“来，帮你们介绍，他是新来的业务协理，叫卓立群，刚从美国回来，在硅谷待过一段时间，电子方面的经验相当丰富。她是我的秘书，叫石语清，暂时担任你的临时秘书，帮你处理秘书的事宜。等你上了轨道后，再另请秘书专门帮你。这段期间，你们好好配合，相信对提升我们的业绩应该大有帮助。”“卓协理，你好。”语清微笑的伸出手，表示欢迎。

“你好，语清。”在黑框眼镜后的眼睛闪了一下光芒，卓立群微笑的打量着眼前高大的女子；以他一八五的身高，很难得遇到女孩子不必低头弯腰说话的。

在台湾而言，语清更是个异数。

“希望我们配合愉快。”卓立群诚恳的微笑。

“我也是。”语清盯着眼前男子的微笑。微笑里只有诚恳与和谐，没有其它人初见的鄙视，竟令她安心不少。

“你别看语清像头大象似的，她的工作效率可是一级棒、没话说的。尤其她的记忆力相当好，比计算机还厉害；当初他们把她丢上来给我，没有一个部门要用她，但偏偏她的笔试成绩是第一名，几乎是满分，又不能不录用，结果到我这部门来，我就姑且一试。谁知不到一星期，她把业务部门的所有烂帐清得一乾二净，复杂的报表格式也让她修正得一清二楚，部门立刻转亏为盈，这下子，所有部门都想来抢她。嘿嘿！这可是门都没有……”正当程经理仍大肆赞扬她时，语清端了两杯咖啡走过来。

“两位要不要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她带头走进了会客室，将咖啡放在桌上后站直。“经理，别再聊我了，是不是该说些公司的状况及业务上的事？一小时后你必须到伍嘉开会，别忘了。”说完便轻轻掩门而去。

程经理呵呵笑道：“这就是石斑鱼，既认真又可爱，除了外表外，她真是不可多得的好女孩，不知哪个男人能幸运的得到她的青睐。可惜我那两个儿子才念高中而已！”卓立群纳闷的问道：“请问，你刚说——石斑鱼，这是……？”“呵呵！这是语清的绰号。在一次聚餐中，才发现她根本不吃鱼，尤其是石斑鱼，她又姓石，所以大家部戏称她是石斑鱼化身，所以才不吃，结果绰号就这么不径而走。”程经理笑咪咪的解释。

“她不吃鱼……？”卓立群喃喃低语，昨天中午他分明抢输了一条鱼——突然她明媚似阳光般的笑靥窜进了他的脑海，有片刻，他竟然恍惚了，那个温柔淡然的笑容……眨眨眼，他想到她大象般的身材，不自觉的摇了摇头。若不是怀孕，那她的吨位可真惊人。

“立群？”程经理试探的眼看向他。“你有女朋友了吗？我是指要好的女友。”“嗯，在美国，她是我同学，交往一年了。”立群淡淡的说着。回台湾前他们还大吵了一架。珊蒂根本不想来台湾，她是一个中、欧混血儿，想一

辈子在美国定居，所以不能理解在美国发展很好的立群为什么要放弃高薪的工作，坚持到台湾来。他自己也仍在自问：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母亲的眼泪？母亲一向坚强，从未曾在他眼前掉过一滴泪。那一次，她竟恳求他，泪眼迷蒙的求他回台湾，而他根本无法拒绝——他那傲气且独力抚养他长大的母亲如此脆弱哀伤的恳求！

“喔，你有女友啦！”程经理的声音里有明显的失望。“我还想帮你介绍哩。”眼前的卓立群戴着一副厚重的黑框眼镜，打扮上也有点，呃，落伍，一点也不像从美国回来的男子。不过个性看来很正直诚恳，身高又高，本想介绍语清做他女友，想不到……唉！程育伟心里直叹息。这样的男人也都有女友了。看来语清要找个好男人真是困难重重。

“是吗？”立群不置可否的笑道。“程经理，电子部门有多少单位？都是负责哪些 description？”“喔，我们这里一共有四个单位……”话题就在卓立群不着痕迹的询问下转了个弯。

卓立群正式进入了群丰集团，不仅划下他人生另一个起点，也将改写许多人的命运。

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第二章

“叮当”！门铃在星期日的早晨清脆的响起。

语清睡意蒙眬的瞥了眼闹钟，才八点！她颓然的倒回床上，眼睛再度闭上。

“叮当，叮当”！门铃声不放弃的再度响起。

语清呻吟了一声，仍不情愿的起身，拖着困顿的步伐走向客厅，瞄了下门口的电眼，伸手打开了大门。

“宝贝！怎么这么久才来开门？看我带来了什么？”石毅农欢欣的抬高了手上的大螃蟹。“这是我清晨才钓上来的喔，很新鲜呢！你妈呢？”“还在睡。”语清又自顾自倒在沙发上，继续她未完的周公梦。昨晚和妈聊到凌晨三点才各自去睡，想必妈现在也仍熟睡中；她正想到要警告爸时，已经来不及了。

“石毅农，你给我滚远一点！别像疯狗一样，再来闹。我会让你好看！滚——”柳雪卿不耐烦的声音，尖锐的从房间传来。

只见石毅农像只垂头丧气的狗，夹着尾巴逃了出来，神色间净是落寞。

“她仍气我。”石毅农哀伤又眷恋的凝视柳雪卿的房门，神色间依旧交错着浓烈的爱意与深深的悔恨。

“爸。我和妈昨晚聊了好久，今早三点才睡，她睡不饱怎会给你好脸色看，你追求也得看时机嘛！”语清不忍心看爸爸这么失魂落魄，虽然他常常如此。但她仍安慰着他。

“喔，她是没睡饱啊？”乍然他的脸仿佛见了阳光，一下子又亮了起来。他手舞足蹈的说：“那我等她醒来！”石毅农果真乖乖坐在沙发上耐心等待。

语清被吵醒后也睡不着，索兴坐在沙发上盯着石毅农看。

他在年轻时一定帅呆了，语清想着。即使现在上了年纪，他深邃的眼睛及挺直的鼻梁，配上他依旧高大的身材，仍是个充满魅力的男人；看她与爸爸一起出门，左邻右舍那些太太们爱慕的眼神就知道了。

而她这个爸爸谁都不理，独独对她妈妈痴迷不已，任凭她妈妈如何怒骂凶打，她爸爸只会笑得更开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像是把它当成了打情骂俏。

但他们的婚姻状况却又扑朔迷离。

她妈妈坚持已经离婚了，但是她爸又一口咬定没有，却仍遵照她妈妈的指示搬离开家，而自行在楼下买了间房子就近照顾他们。每个星期天是他能回家的日子。也只有这一天，她妈妈会承认他是语清的爸爸，偶尔在她心情很好的时候，会接受爸爸的求欢，不过那只是偶尔，非常少见。

而她可怜的爸爸也不抱怨，或愤而求去，只是痴痴的等待她妈妈回心转意，就好象……好象古代后宫的嫔妃在等待皇帝的临幸般。只是她爸爸，天可怜见，他等了二十五年，而她妈妈至今尚未心软。

但，她妈妈也一直没有别的男人。听好，不是没有男人追喔，以她妈妈的沉鱼落雁之姿，当年某大外文系的系花，即使已过了四十一枝花的年龄，仍美艳无比，另有一股成熟的风韵。身为私立小学的校长，她的追求者可都是颇有来头，不是政界的名人，便是财经界的要角；这也使得她爸爸更为紧张，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他便在她们家打地铺，不管她妈妈如何反对。而通常爸爸的坚持都能持续下去。“爸，你和妈究竟要耗到几时？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语清托着下巴，看着仍对着妈妈房门发呆的爸爸。

石毅农楞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女儿正跟自己说话。

“啊！你说什么？我没注意。”他仍眷恋的看向柳雪卿的房间。

语清不禁摇头叹息，她爸真的是爱惨了。

“我说，爸——”她加重了语气。“你得想个法子结束现在的局面，人生能有几个二十五年？难不成你要这样过一辈子？”“当然不！”石毅农立刻反驳道。

“那就想个办法呀！”语清鼓励道。

“我怎么没有？但是你妈到现在仍不肯原谅我，叫我怎么办？我不能用太激烈的方式，万一她一气之下躲了起来，永远不见我，那叫我死还来得快些。”石毅农叹息道。

他当然知道雪卿不能真正原谅他的原因。因为语清至今仍肥胖臃肿，仍没有人会爱她，是他这个爸爸害了女儿的一生，若她不是被诅咒，她会生得怎样倾国倾城之姿呀！细看女儿的五官，真是纯美无比，只是被肥胖的身躯掩盖了，谁又能看穿她皮相下绝美的心呢！

没有儿子，他一点也不遗憾，而老婆不理他也是他应得的惩罚，只是让女儿赔上她的幸福，叫他于心何忍。

对于这一切，他只能逆来顺受，谁叫他是祸首呢！

“爸，你们之间真的是因为泰国那场外遇……”“什么外遇！那是设计，是陷害！”石毅农不禁提高音量。只要一提起这件事，他仍满心愤怒。老官说，他也是受害者呀，但他没那个胆子跟老婆反驳，怕雪卿一股气又冒了起来。

“爸，我更不懂。既然不是你的错，为什么妈不能原谅你？难道还有其它的因素？”语清一直无法理解，而爸妈在谈到这里时，便不再回答，她始

终得不到真正的答案。

“语清，别再问了。”雪卿从房间走了出来，面容冷淡，这是针对石毅农。

“要怪也只能怪他乱放电，让别人误会，才会导致这种后果。”“妈！”语清轻喊，她不忍看爸爸痛楚的神色。“事情都过去二十五年了，该惩罚的也惩罚了，你就原谅爸吧！”“不可能，这件事没有结果，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雪卿冷冷的语气仍透着怨恨。

“什么样的结果，您才会原谅爸呢？”语清追问。她真的想帮爸，至少为了他的痴情。

“语清，这件事你不必插手，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你不会懂的。”雪卿闪烁其辞，表明了话题到此结束。

“语清，没关系的，这是我愿受的惩罚，只要她愿意让我一辈子陪在她身边，我无怨无悔……”虽然是对着语清说，石毅农的眼光却深情的凝视着雪卿，大胆而毫无保留。

雪卿被他看得手足无措，又羞又恼的大喊：“你省省力气，别来烦我了！那些螃蟹我可不会处理，你弄一弄，吃完饭就赶快走！”说完便迅速躲回房间，砰一声将房门关了起来。

石毅农像打了败仗似的垂下肩膀，神态沮丧极了。

“爸，你可以把螃蟹分作两顿处理，这样一来就可以待到晚上嘛！是不是！”语清献计道。

石毅农又立刻神采奕奕，恢复快乐的神色。

“女儿，你真是聪明呀，不愧是老爸生的！”他卷起袖子，兴致勃勃道：“我去清洗厨房。一阵子没打扫，又是布满油垢，你妈是做不来这种油腻腻的事，你看，这家里怎能没有我呢！”他提起螃蟹，哼着歌，快乐的走进厨房。

家里不能没有你不是因为厨房没人清扫，而是没有一个男主人呀！语清凝视他的背影，不禁叹息。

两人明明仍相爱，却因为一件过去式的错误而分居，且长达二十五年。在她的爱情观里，这是极为愚蠢的。

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如果真心相爱，就应该珍惜相守的每一刻，谁能知道天有多长地又有多久？“曾经拥有”起码真实多了，如果真的相爱……也许终其一生，她都无法体会这种相爱的感觉；但，那又何妨，人生中要经历的感情何其多，爱情只是其中之一，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呵！何况她还拥有更丰厚浓烈的亲情呀！

语清不禁释然的微笑。她一向想得开，从不记隔夜愁 - - 或仇。

听见和式房传来“大悲咒”的音乐声，她知道又是妈清修的时间。

星期日的早晨，柳雪卿会独坐和式房沉思，放着“大悲咒”或“心经”，静思不语一、两个小时；有时语清也会陪着她，同样静默落坐一角，彼此互不打扰。语清很喜欢那种心无沉淀、一切杂念掏空的纯净时刻。

轻手轻脚的，语清推开拉门后，找了个位置盘腿而坐，轻闭上双眼，让肃穆和谐的大悲咒洗涤她仍混沌未明的灵魂。她安详的沉浸在空灵的音乐声中。

坐在她对面的柳雪卿却悄悄张开双眼，凝视着语清，眼中净是无限的爱与温柔。

怀胎十月的悔恨与忐忑不安，全在乍见她白胖漂亮的小脸时一扫而空，

她单纯而无辜的神情让雪卿惊觉，如果她注定有个不完美的外表，自己也要努力让她拥有美丽的内在。

在四处遍寻名师，企图解除咒语的同时，雪卿也改变对语清的教育方式。她知道唯有源源不绝的爱与包容，能提供女儿一个最佳的避风港，让她可以修复在世俗眼光下所受的创伤。

在俗世平凡中超脱世俗的看法，建立自我价值的正确信念，快乐的接受平凡中不完美的自己。人因为不同，才有多采多姿的社会面貌，她成功的让语清拥有一颗淡然自在的欢喜心，不卑不亢的接纳世间的所有好坏。

她的语清有一颗比天使还纯净善良的心呵！雪卿不禁骄傲的想着。

也幸好语清的事尚有转机，她不会一辈子都这么胖。在西雅图静修的密宗大师曾鼎力相助解除了一小部份咒语，虽然不是全部，却也是他们遍寻二十几年来唯一的帮助。

其它人一听见这种“死咒”，均摇头放弃，没有人敢出手相救。

一切尽人事后，剩下的，只能靠语清自己了。

现在，就等语清的有缘人出现了。

阳明山卓家大宅。

平时极为冷清的卓家客厅，此刻聚集了所有卓家成员，或坐或站在客厅各处。

明亮的巨型水晶吊灯光芒四射，照得偌大的客厅金碧辉煌。十足气派豪华。

除了卓万长，其它人均面无表情，甚至带着一丝冷漠，与一室的温暖成强烈对比。

卓万长，也就是群丰集团的创办人暨董事长，此刻坐在沙发上，气势威严的宣布道：“我已经托何律师修改遗嘱，从今天起，杰森将是群丰集团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三个月后正式上任，你们要好好协助他，听到了吗？”

“爸！”卓承泰立刻愤怒的站起来，他握紧拳头，满脸的震惊与不信。“这不公平！”

我是您的长子啊！理当是我第一顺位，而且群丰在我的管理下相当平稳——”“是啊，平稳到在上个月赔了二十多亿。”卓万长讥讽的怒视他。

卓承泰心虚的楞了一下，但立刻又反驳：“爸，做生意本来就有赚有赔，你不能单看上个月的成绩，去年我们还净赚不少哩。”“那是帐面上好看，实际毛利根本是负数。你当我是老眼昏花的老头子吗！”卓万长冷冷的驳回，眼底丝毫不留情。

“爸，你听我说……”卓承泰急于挽回颓势。

“别说了，我给你太多次机会，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将群丰搞垮。看你正事不做，一天到晚泡在酒廊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哼！五年了，你们连帮我生个孙子都生不出来，我还能寄望你帮卓家延续香火吗？不趁我还有一口气在，赶紧更改遗嘱，卓家怎么败在你手里，我都不知道呢。”卓万长冰冷的口吻，字字鞭向卓承泰，连带扫向他老婆姜美琪。只见姜美琪伤心掩面离开现场。

“老爷子，现代夫妻都晚生孩子……”大老婆宋宝珠在旁劝道。

“在我卓家就不行！”卓万长凶恶的眼神一瞪。“他不想生孩子，就别想

要群丰的一毛钱。做卓家的媳妇，就得传宗接代，我不是要她来做少奶奶的。”

“你小声点吧，不怕姜老……”二老婆丁采依立刻谨慎的提醒他。

姜美琪是国内造纸业数一数二的威品纸业老板姜声东的独生女。

“我怕什么！”卓万长依旧气势汹汹。“她女儿肚子不争气，没给我家添个一儿半女，他敢说什么！”“话是没错！但是……”丁采依语气慵懒却不掩精明。“这么快就决定继承权，不多考虑考虑吗？”“考虑什么？”“毕竟他的生母不怎么光采……”想来她和宝珠起码也是良好家庭、出生高贵之人，那虞伶来自上海的唱戏班，怎能与她俩平起平坐。

“就算不光采，起码她给了我一个强壮的儿子，你呢？”卓万长没好气的瞪了丁采依一眼。“连生三个女儿，一个带把的也生不出来，你叫我考虑什么？”他转而瞪视着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卓承泰。

“从现在起，我不准再听到有关他们母子两人的闲话，若有什么谣言传进我耳朵里，我会立刻叫那个造谣者滚蛋，我说到做到！”丁采依顿时噤声不语。

“爸，我们连他是扁是圆都没见过，连中文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他英文名叫杰森，谣言从何造起呀。”大女儿承雅冷静的说道。

“是啊，”二女儿承芸立刻接口道：“您把他保护得像总统一样，藏在美国二十几年也不让我们知道他们住哪儿。既然是一家人，干嘛不让他回台湾定居。”卓万长看着两个聪明能干又美丽的女儿，不禁心中惋惜，可惜不是儿子啊！

他缓和了语气。“起初是虞伶坚持不愿曝光，也不入卓家，只要求给杰森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她甚至不愿杰森冠上卓家的姓，她根本不要我卓万长的一分一毫。”卓万长精锐的眼，此刻竟有一丝柔情。

若不是当年他的属下通风报讯，他寻找了将近半年，才在江苏北边的乡下找到了大腹便便，还差一个月就将临盆的虞伶，恐怕到现在，他仍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出色的儿子。

倔强的虞伶呵！她的固执连他的坚决也软化不了，最后总是他竖起白旗投降，谁叫她是他命中的克星呢。

上个月虞伶突然改变主意，愿意让杰森认祖归宗，而且让他回台湾。在她坚持了二十六年后。这个允诺教卓万长欣喜若狂，兴奋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爸，伶姨当初不愿意杰森姓卓，那为什么现在又同意了？”卓承泰故意问道。那女人根本是欲擒故纵！手段挺高招的。

“当然是被我的诚心感动！”卓万长立刻大声响应。不过他心里也对这件事纳闷许久。前阵子他向她提及群丰内部有内贼，想找杰森回国帮他调查，又说到承泰的败家行为，不知是否因此而让虞伶心软？他得再问清楚。

“是啊，谁叫你不争气。”承芸嗤之以鼻。“败坏卓家名声，让爸老来还得担心后继无人。”“你！”承泰面红耳赤的瞪着承芸，一会儿才恼羞成怒骂道：“闭上你的大嘴巴！”“怎样？”承芸不怕死的向他作鬼脸。对她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她一向没啥好感。

除了他那张骗死人不偿命、专门诱拐女人的嘴之外，其它无一不是处。难怪爸要阵前换将，以免江山不保呀。

“好了，统统闭嘴！”卓万长不耐烦的挥手制止。“有关杰森要接任群丰的事，先暂时保密，这三个月我再观察承泰的表现，再作最后定夺。”“承泰，

剩下的就看你如何表现了，叫你老婆的肚子加加油，给我生个孙子出来，明白吗？”“明白、明白！”承泰高兴的一连叠声回答。总算有了一线转机。他非得好好把握不可。“那么杰森何时回来？”宋宝珠突然开口问道。

“嗯……三个月后吧。”卓万长倏然垂下眼眸，没有人看见他眼中闪过一丝促狭的微笑。

三个月……不但能完成许多事，也能够改变许多事。

所有人都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维里，想象未来卓家局面的变化，测自己地位权势的变动，全然没有注意到卓万长脸上诡谲得意的笑容。

第三章

“语清，这份 order 麻烦你 keyin 进计算机，待会再帮我发一份 P/I 给德清，请他们尽速开价。还有，帮我 push 家威的那张美金参佰万的订单。对了，顺便催一下报关行，菱亚的提单今天是否可以拿到。”立群一边察看计算机上的库存表，一边迅速的交代站在办公桌前专注凝听的语清。

“好，我立刻办。”语清低头记录下来后便转身离去。

直到她离开，立群才抬眼望向她离开的方向，兀自沉思。

来这里工作一星期了，他旋风般的工作态度不仅没有吓着她。反倒是她惊人的工作效率让他大吃一惊。

在美国硅谷工作了一段时间，短短一年，他就被擢升为业务部经理。这在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而言，他这个黄皮肤的炎黄子孙，无异是赢得了他们衷心的赞赏及肯定。

这全得归功于他的严以律己及敏锐果断的商业头脑，再加上他锲而不舍、不达目标绝不放弃的工作态度。不过，这也常使得他的秘书受不了他的严谨及高速的工作效率，愤而求去；他的最高纪录是一个月换了六个秘书。

也许是听了程经理对石语清的赞赏有加，他刻意加重了她的工作量，但她的承受力及工作效率真是出乎他的意料。

而且她总是一派温和的笑脸，从没有因为他不合理的要求垮了脸来或者是不耐烦；她的耐心连他也忍不住折服，她的确是个难得一见的好秘书。

正想着。语清已经拿着一叠资料走了进来。

“卓协理，菱亚的提单我请报关行先传真给我，刚才我确认无误后已传真到菱亚，好让他们准备文件。旭晶及家威的订单。我已 keyin 进计算机，美国方面应该在计算机上可看到，我会在他们的上班时间再作一次确认。这是你要的去年整年度的进出口核算表。”她不疾不徐的报告完毕后，将手上厚厚的资料放在卓立群桌上。“嗯？这不是我昨天才交给你……”他惊讶的望向桌上的资料。这在一般的秘书进度，至少需要五天，他再次看向语清，眼底有着赞赏。

“我有两台计算机可以使用，所以速度很快。”语清谦虚的回答，省略掉她长时间的加班。

“你昨天几点下班？”立群直接挑明问。他这一星期以来都是忙到八点多才走，他发现语清比他更晚。

“呃，十点半左右。”她略一犹豫，仍坦白说出口：“不过我九点就做好了，我是忙其它的私事。”“其它私事？”立群脑中的警钟立刻响起，他垂眸漫不经心的问道。

“呃……”她倏地红了脸，有点心虚的说道：“我在练习某个计算机程序设计。”“下次不要做到这么晚，有的工作不急，可以留到隔日再做，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回家不大安全。”立群温和的望着她，看不出一丝丝波动的情绪。

“没关系，我喜欢今日事今日毕。况且，”第一次有人关心她晚回家的安危，她开心的微笑。“像我这种长相保证安全得很，你放心好了。”立群不由自主打量着她的面容，骤然发现，语清其实长得相当美丽。优美的眉型，大而清灵的眼睛，长而浓密的睫毛微微翘起，浅棕色的眸子带着神秘典雅的气息，高挺不失秀气的鼻子，及丰润微翘的美丽红唇，五官在洁白无瑕的柔嫩皮肤衬托下，看起来竟令人——心旌荡漾！

立群忍不住冲口而出：“我倒觉得你长得很漂亮……”“是吗？谢谢。”语清的脸迅速染上一层潮红，不过她仍大方的接受了。

立群盯着她白里透红的美丽面容，不由得呆住了。

“呃，如果没事了，我先回去。”语清又恢复她怡然自得的神情。

“等一下。”“什么事？”“嗯……你今天晚上有空吗？”立群冲动的叫住了她，不知为什么，他想再多跟她说话。

“今晚？”语清惊讶的看他一眼。“不行耶，我已经安排好了。”“这样啊，那就算了。”他不在乎的挥了挥手，心中却有一丝失望。

“什么事吗？”语清关心的看着她的上司。

“没什么，只是我第一次来台湾，各处都不熟，听说台湾的小吃很棒，想找个向导带我四处逛逛。”立群轻描淡写的说。

“你第一次来台湾？这里没有任何亲人吗？”语清倒很讶异的看向他。

“呃，目前没有。”他含糊的带过。“我一直住在美国，不曾回来过。”“可是你的中文说得相当好，一点美国腔也没有。”“我妈严格训练下的结果，说错一个字。还得挨打哩！”立群淡然一笑。想起从前为了躲鞭子，一遍又一遍校正自己带着大陆口音的国语。来到台湾后，才懂得母亲的用心良苦。“挨打？！瞧你这种体格，若没挨打不就长到两百公分去了？”语清轻柔的笑着，气氛顿时轻松不少。

“唉呀，六点多了！”语清看着手表，不禁低喊。“卓助理，我今天有事先走了，很抱歉不能陪你。不过……如果你明晚还找不到适合的向导或你仍有兴致的话，我愿意自告奋勇……”“真的！那我们就约明天晚上。”立群立刻作好决定。

“好啊，如果有变动，明天告诉我也行。”语清微笑说道，或许他明天会找到更好的伴也不一定。

立群微笑不语，只是朝她挥挥手。

台北士林夜市“卓助理，前面有一摊炒花枝很好吃哟，我带你过去。”语清笑着带头往前走。

不是假日，这里却人潮汹涌，年轻的男男女女，或成双成对，或一群群，挤得士林夜市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等等！语清……”立群依旧站在原地，没有移动。

“什么事？”语清转回头，不解的问道。

“已经下班了，可以把头衔放在办公室里别带出来吗？或许你可以试试看叫我立群？”他语意轻松。

“这……”语清张口结舌，话在舌尖却怎样也吐不出来。这么亲昵的叫法，她实在叫不出口。

立群盯着她胀红的脸。似乎猜出了她的想法，扯扯嘴角说道：“不然叫杰森，如何？”“杰森？”她流利的轻喊出口。

声音像丝绒般拂过立群的心田，他微微一震。

“是的，那是我的英文名字，在美国他们都这么叫我。”他的声音不自觉的沙哑起来。

“杰森，杰森。”语清像学说话般重复念两次，然后兴高采烈的宣布：“好，就叫你杰森！”听她低沉柔柔的嗓音念着自己的名字，立群的脉搏竟无来由的狂跳着，一股燥热自他血液中升起，遍传他的四肢百骸。

他清清喉咙，藉以掩饰自己奇异的感觉。

“很好，我们就这么说定了，私下你就叫我杰森，OK？”“嗯。”语清微笑点头。“可以去吃炒花枝了吧？”他俩坐下来，点了两份。在等待中，立群开口问了个他心中的疑惑。

“语清，听说你的绰号叫石斑鱼，是因为你不吃鱼而得名的，是吗？”“是呀，反正无伤大雅，就随他们叫喽。”语清坐在他对面，淡然的笑着。

“你既然不吃鱼，那天在自助餐店为什么又和我抢一条鱼？”立群不解的问道。

“抢一条鱼！”她莫名其妙的盯着他，倏然——“嗯？那天在自助餐店的是你？”“你不记得啦？”立群自嘲的一笑。以前在美国时，多少女孩追着他跑，甩都甩不掉；在台湾经过“改装”后的他，倒是省了许多的麻烦。早知道在美国时，也把自己弄得面目可憎，那么大学时代就不会在痛苦的追逐与纠缠中度过。

“这种事我一向是过了就忘，哪可能为一条鱼去记住对方长啥模样。

我的确不爱吃鱼，那次是帮云媚买便当，她特别指名想吃白鲳鱼。你知道孕妇的口味是很奇怪的，她既然想吃，我当然得帮她买到呀！”语清解释。

“搞了半天，原来是帮别人买。”孕妇的疑问也得到了解答。“你做任何事都这么认真吗？”“人生不都该认认真真的过吗？”语清不禁反问他。“我觉得……”“炒花枝两份，请先付款。”店家送上两碗花枝后，等在一旁收钱。

语清随手一掏，拿了张百元钞票付钱，店家丢下三个铜币后便离开。

“我给你。”立群拿出皮夹要掏钱。

“不必客气了，就当尽地主之谊吧！快趁热吃，味道不错哟！”语清潇洒的挥挥手。

“好，等等，我眼镜上有雾气……”立群拿下厚重的眼镜用手帕擦拭。“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我觉得许多人……”语清的声音在抬头看向他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立群没听到声音，遂抬起头看着语清，发现她正呆呆的盯着自己。

“你怎么了？”“我发现你不戴眼镜的样子和平时差好多，简直是判若两人。”语清仍呆呆的瞧着他。

立群看到她这副呆样，忍不住想捉弄她。他缓缓靠近，近到几乎快碰到她的鼻尖。

“你觉得我哪里好看？”语清只愣了一秒，接着她迅速往后撤退。

“砰！”好大的声响，所有人都回头看向声音的来源，夜市里一下子突然静悄悄。

“哈哈！”爽朗的笑声打破了寂静，喧闹声再度充斥整个夜市，依旧热闹滚滚。

语清跌坐在地上，满脸潮红，她尴尬的爬起身。

一只手伸了过来，修长有力的手，好看得就像他的脸一样；语清抬眼看向仍满脸笑意的立群，摇摇头拒绝了他的援助，拍拍屁股自顾自站了起来。

“生气啦？”立群站在她身旁拉她坐下，然后自己也拉了张椅子坐在她身旁。

“没有。快点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语清仿如无事人般，低头吃了起来。

立群托着腮，研究似的盯着她平静的表情。究竟她现在在想些什么？是愤怒、生气。

还是冷淡？“你干呀不吃？不合你胃口吗？”语清抬起头来，拿出卫生纸擦嘴巴，才发现正群正盯着她瞧。

瞧她自在的神情，完全看不出有任何负面的情绪。

“我以为你在生气。”他试探道。

“生气是没有，吓了一跳倒是真的，下次别再这样吓人。”她抿着嘴巴说道。

还好他现在戴上了眼镜，刚才他那张英俊的脸陡然靠近她，吓得她心脏疯狂的乱跳，差点以为心脏要跳出心口，不然怎会撞击得如此强烈。

“我的脸很吓人？”他的男性自尊有点受挫。

“不是，是我不太适应。”她轻声低语。除了爸之外，她从不曾和男性这么接近。

“那以后晚上出来，我都摘下眼镜好了，这样你就可以适应了吧。”立群一边说，一边正要摘下眼镜。

“不要、不要！”她立刻阻止了他。“你这样很好，不必换下眼镜。”她微喘息着。

立群察觉了她的异样，嘴角不自觉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

“你说你晚上加班后，还留在公司处理私事，呃，介意让我知道吗？”立群不想让她尴尬，巧妙的移转话题。

“这……也不是什么事，只是上网络交朋友罢了。”语清本就不擅说谎，所以她干脆明说。

“交男朋友？”立群淡淡的问，内心却涌上一丝不愉快的感觉。

“不是，我交的是女孩子，我……我是用来练习法文的。”她嗫嚅的解释。

“法文？你在学法文？”立群惊讶的说道，一股释然也取代了刚才的不愉快。

“嗯，我觉得法文既优美又浪漫，当年我爸妈就是在最浪漫的花都巴黎相恋、结婚继而怀了我，我希望有朝一日能陪着爸妈重游旧地，让他们言归于好。”不知不觉地，她竟吐露出自己的心事，说出长久以来的期盼。

“你爸妈……分开了吗？”他也想起自己的父母。

“没有，他们一直处于分居状态，可是他们明明很相爱，所以我一直搞不懂他们的婚姻状态。”语清叹息。

小时候，立群也一直不懂他父母的婚姻，不懂为什么父亲半年才会出现一次，待了半个月又匆匆离去。直到成年后，他才知道爸妈并没有结婚，而他就是所谓的私生子。

这项痛苦的事实打击了他好几年，痛得他站不起来。

“上一辈的事，有时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此刻他已能平心静气的作评断。

“走吧，还想吃什么？或者，想去走走？”“我们走吧。”语清胃口本就不大，一旦想起爸妈的事，她更是没啥胃口了。

沿着中山北路缓缓而行，入秋的夜晚仍带着一丝暑热，徐徐的清风吹散不少闷热，呼啸而过的车声及杂沓的人群声层层包围着他俩。立群高大健硕的身影和语清高壮肥胖的身躯在夜色中仍是相当醒目，但他俩对身旁好奇打量的眼光毫无所觉。

仍兀自沉浸在自己的一方天地。

不知不觉中，他俩竟走向圆山饭店，最后停在饭店前偌大的停车场。这里常是情侣约会的好地方，因为坐在周围的石栏杆上，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夜景。

此刻，他俩并肩站在石栏杆前，两人同样震慑于眼前的美景而说不出话。

好一会儿。

“好美。”语清忍不住喃喃低语。

“美得不像真的。”立群赞同道。

整个台北市就在他们眼前，川流不息的车阵铺陈出一条缓缓流动的星河，在一片黑色的夜幕笼罩下，更为耀眼璀璨、闪亮逼人。绵延的天际更是无穷的辽阔，相较之下，人。真是太渺小又脆弱。

“你有兄弟姊妹吗？”沉思中，立群的声音传了过来。

“没有，爸妈生下我之后就分居了，没什么机会再制造小孩。”语清遗憾的说道。

“小时候，我好盼望能有个手足，因为我的童年根本没什么朋友，大家都嫌我胖，而我又害羞，不敢主动攀谈，所以常常是自己一个人玩。”立群转头凝视着她，想象一个小胖妹独自寂寞的蹲在墙角玩耍，他的心忍不住一阵心疼——为了那个小女孩。

“我也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姊妹，同样没什么朋友，也是因为外型。”他看着她惊讶的眼神，笑道：“不是因为身材，而是外表。美国虽是个大熔炉，集合了各色人种的种族，但美国人私心下仍以为白皮肤是最高等的族群，仍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像我这种黄皮肤，只能不断的自力救济来保护自己，那时连打退敌人都快应付不来，哪有时间来结交朋友。这是一个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世界，所以你必须强壮自己以求生存，我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成长。”“其实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真就肯定了世间的法则吗？胜利者永远不败吗？为寇者不能东山再起吗？这都没有定案。世间既没有永远不变、也没有注定失败者必定会全盘皆输或事事皆不如意，成与败之间没有绝对的对错，那又何苦执着于表面所看见的？像我的外型使我失去了许多的优势，先天主观的优势——例如师长的喜爱、男性的青睐。但是，我也得到许多看不见的

优势，例如更冷静的看清世间人的种种面貌，心思更为透彻敏锐，有更多时间悠游于自己的天地，心有更为宽广的自由度。”语清转身朝他嫣然一笑。“其实事事皆有多面，换个角度看，你的世界会为你开启另一扇门，这未尝不是好事。”他紧紧的盯着眼前绝美优雅的面容，蓦然间，他想揭开她自在悠然的面貌下是怎样的一颗心？一样淡然？抑或有另一种风情？“你的心，不曾驻足过吗？”他还是冲动的问了。

她羞赧的一笑。

“还没有遇到有缘人。曾听过一个传说，命中注定的恋人，在他们的小指上会绑着一条隐形的红线，不断将他们彼此拉近，直到他们相遇而至相守。”她眼底辉映着温柔的光芒。“或许我的真命天子就在这世上的某一角落，也或许，他正向我靠近呢！”“你是指我吗？”他倚在石栏杆上，漆黑的眸子正一瞬不瞬的盯着她，心底有股莫名的情潮正渐渐翻涌而上，让立群忍不住轻声问道。即使有另一个声音骂他疯了。

语清陡然转身瞪着他，倒退了好几步。

“杰森，别跟我开玩笑。”她笑得极为尴尬。“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跟你开玩笑的。”他转头遥看远方，眼神令人捉摸不定。“对了，你不必再上网络学法文，我可以教你。”“嗯？你懂法文？”语清的脸上又恢复了光彩。

“在大学时曾修过法文，而且我有个好友是法国人，教你基础的会话应该没问题。”他的态度又恢复轻松。

“我已经在上法文课，只是想找人练习 conversation，才会上网络。”语清转过身急切的面对他。“不过有人能练习更棒，那我该怎么谢谢你？请你吃饭？还是请你看场电影？你想要什么？”“一个吻。”看着她红艳艳的粉颊，他竟又冲动的说出口，不过他用的是法文。

“什么意思？”她还是初学，根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等你学法文学通了，懂了这句话，再来谢谢我也不迟。”他颇有深意的笑着。

“好呀，一言为定。”语清不疑有他，立刻应允。

“一言为定。”他也承诺着。

看看表，时间也不早了。

“走吧，我送你回家。”立群率先走了出去。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坐出租车。”“这点别跟我争辩，我说了算数。”立群不容置疑的说道。

“可是我们根本不顺路……”“语清！”立群瞪了她一眼，警告她闭嘴的意味颇浓。

语清只好噤口不语。

最后是立群押着语清上出租车，先送她回板桥后，再绕回信义路上的家。真是一大圈的路。

第四章

香榭宾馆内。

“老爷子说三个月内我一定得怀孕，否则……”“否则怎样？”“他会撤除承泰的继承权，甚至可能要我滚出卓家……”女子微拢秀发，神情若有所思。

说话的女子正是姜美琪。此刻她不着寸缕，仅覆盖一白色被单，凌乱的床铺，显示出才刚结束一场激烈的缠绵。身旁的男子正抚弄着她的发丝，古铜色的肌肤在白色被单下形成强烈对比。

“离开卓家？那不正合我意。”男子扯起嘴角，露出揶揄的笑容。

“宗宇，你别这样！”姜美琪霍然坐起身，不管整个雪白的酥胸露了出来。

她低喊：“你不是不知道我爸这么爱面子，他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女儿被卓家踢出门！这比叫他死还惨！”“那就不顾你自己了吗？”宗宇也坐起身，握紧她的肩膀，眼神也同样忿怒。

“卓承泰一天到晚流连花丛，让你独守空闺，你就该死守活寡吗？何况不能生是他的问题，并不是你。没有孩子。更没有疼你爱你的男人，难道你要这么过完下半辈子？美琪，你想清楚呀！”美琪幽幽的望着眼前深情的眼眸，泪，轻轻落下。

或许是上天可怜她，让她遇见了刘宗宇。在一次群丰的周年酒会上，她陪着卓承泰出席。才到没多久，承泰就独自风流去了，留下她一个人独坐角落啜饮着鸡尾酒，而代表计算机部门出席的刘宗宇却在此时靠近了她。

一整晚，他的幽默及谈笑风生开启了她久未开展的笑容，而他好看的笑脸也在她心中留了影。

但是他们彼此都藏住了爱意，只礼貌的说了再见。

直到有一次她撞见承泰和一名女子去饭店开房间。才愤而约宗宇出来，也在同一家饭店开了房间。当时她只想报复。

但是，宗宇只是温柔的陪了她一夜，听她倾诉与承泰的点点滴滴，吐尽嫁入豪门的甘苦，更看她流了一夜的泪，最后只是温柔的揽她入怀，和衣入睡。

那一夜，她得到了此生最大的欢愉，不是肉体，而是灵魂上的交欢。

这样的纯友谊一直持续到她发现承泰不孕的事实。

不能有小孩的打击让她彻底的崩溃。在悲伤沉痛的情绪下，他们终于发生了关系；在完美的灵肉结合后，他们更无法放开彼此。

她不想放弃宗宇，但更不敢去面对姜声东的怒容。

“你叫我怎么办呢？从小我就在这样的教诲下成长。父母的荣耀是儿女的责任，所以在学校，功课要拚第一，嫁人也同样得选最好的。我的生命一路走来，只有最好，没有次等，是我根本不能选择呀！”“很抱歉，我不是最好的，所以也不是你的选择。”宗宇冷冷的话语传来。

“别说气话。”美琪温柔的手抚过他好看的线条。“你知道你是我一生中最好最好的赏赐，上帝知道我根本没有选择权，所以将你赐给了我。”宗宇动容的凝视着她，蓦然，他俯下头拉住她的唇瓣，辗转游移，柔柔回旋在她的唇上，喃喃低语：“我该拿你怎么办。”一串泪又迅速从她眼角滑落，宗宇察觉到她的泪水，抬起头以拇指轻拭去泪痕，无言的深情溢于言表。

“宗宇，别离开我！”她伸手抱紧他，小脸埋在他的胸壑中低喊。“只有你能抚慰我受创的灵魂，只有你呀！不要离开我！”宗宇轻叹了一口气，俯身轻吻她的颈项，缓缓而下。

美琪仰首接受他如火般的烙痕，一路直下。

一声娇喘，她愉悦的开启了自己，让他长驱直入，两人激烈的交缠，疯狂的吞噬彼此，忘了时间，忘了距离，忘了一切一切，只想深深的进入彼此的身体、灵魂及所有……。

最后，他也忘情的将种子洒进了她的体内，没有任何防备……事后，他们满足的拥着彼此，沉沉睡去。

美琪轻悄的踏着楼梯上了二楼，走向走廊的底端。

打开卧室的房门，一室的月光清楚的洒在大床上，床铺仍整齐如早上出门前一般，显示男主人也尚未归来。

美琪不由自主的呼出一口气。

她关上了房门。边走边拉下身后的拉炼，迅速褪去连身洋装，只剩下内衣裤。

“啪”一声，室内倏然一片光亮。

美琪惊吓得正要转身，身后熟悉的嗓音喝住了她。

“别动。”是卓承泰。

“你干什么吓人？”美琪立刻转身怒声斥道，丝毫不理会他的威胁。

“我说别动，你再动给我试试！”承泰凶狠的神色直直射向她，口气冰冷。

美琪闻言，不敢再移动，他的眼神令她颤栗。

他缓缓走近她，眼光在她身上来回巡视。终于，他开了口，语气却是极其冷酷。

“刘宗宇让你很爽吗？”没有理会她倒抽一口气的震惊神情，他继续说道：“瞧你身上这些吻痕，啧啧！他肯定相当的热情，遇到你这小野猫，他要是不热情也难。”“你知道多久了？”美琪尖声问道。

“从你们纯纯的拍拖开始。想不到我的老婆对我挺忠贞的，忍了一年才上床。”承泰邪恶的盯着美琪。

“你？！”她难以置信的倒退好几步。“你调查我！你早就知道了！”“在酒会里，你们两个眉来眼去，白痴都知道你们两个有意思，怕人知道就不要这么明目张胆。”承泰冷哼一声。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阻止你？”承泰迅速的接口，神情诡谲莫名。“哈哈！问得好，为什么我该阻止你？如果你会知道我的精子量稀少不能生育，难道我会不知道吗？”美琪震惊的立在原地，无法动弹。

“既然我没有种，总得找个人在你身上下种吧！只是没想到你会拖这么久。

爸已经下了最后通牒，我不得不过来盯牢你。若你不想我揭发你和刘宗宇的事，你就想办法给我怀孕。听清楚了吗？”承泰一字一句，冷硬的说道。

“你！”美琪呆若木鸡的瞪着他，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她的丈夫居然要她怀别人的孩子！

“我是不是听错了？你卓承泰要我跟别人生孩子？他甚至不是卓家的种！”承泰冷笑道：“你少清纯了，你不会不知道你和刘宗宇在宾馆做的，正是制造孩子的必要过程，我只是要你别避孕。尽情的享受，然后，留下孩子。我需要孩子来赢得继承权。”美琪倏然从头冷到脚底，酷寒冻得她的心脏几乎麻痹！她的眼不自觉的闭上，不让痛楚溢散。

“我不管你怎么做，反正你要给我生个孩子。我不会让群丰白白落在那个杂种手上，它是我的，谁都不能破坏。你也是一样，记住我的话，否则，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承泰无情的说完后，便甩门离去。

好久，盈眶的泪才一颗颗滑落。

天啊！她究竟嫁了个什么样的丈夫？原来她的外遇全在他的计画之内！是怎样的男人，可以为了名利权势而牺牲自己的老婆，甚至忍受老婆给自己戴绿帽？这就是爸所认为的“最好的婚姻”？她不禁狂笑，泪也掉得更凶。

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跌跤，谁叫她只是盲从，任人决定她的一生！

这一次，她要自己作决定。

她悲愤的小脸燃起一股坚决，她决定不再见刘宗宇。

她无法忍受和他的欢爱是为了帮承泰夺回继承权，那褻读了他们之间的真爱，她觉得恶心！甚至是背叛了宗宇对她的爱。她不能容许自己一错再错。

她拿起面纸拭干泪痕，强忍住心窝的刺痛。

承泰的话让她认清了事实，离开宗宇的决定更让她痛入心扉。他是她孤寂生命中的一道阳光，抚慰了她孤单的灵魂，即使短暂如风，她仍满足领受。

她终于为自己作了个最好的决定。

“卓协理，这里有份传真您看一下。”语清匆忙走进立群的办公室，神情肃然。

而立群接过传真后迅速扫视一遍，随着内容，他皱紧眉头。

“该死！”啪一声。他将传真甩在桌上，忿然起身，面对背后的落地窗，沉默不语。

白衬衫下僵硬而僵张的肌肉，泄露出他此刻一触即发的情绪。

语清体贴的保持沉默。这 STT 的台湾总代理权，他争取了许久，却在最后阶段被抢走，难怪他会气愤难当。不过他的克制力真是相当的好，换作是以往其他业务主管。早就三字经夹杂对方的祖宗八代都骂进去了。他们发泄得爽快。却没有考虑到听进耳朵里的。

不是对方，而是她这个无辜的秘书啊！

从不曾见过杰森谩骂，平静过后，他会冷静的分析失手的原因，避免下次再重蹈覆辙。这次面临这么严重的合约被抢，不知他会作何反应，语清很是好奇。

一会儿，立群恢复了冷静。

“语清，你的法文最近学得如何？”他转过身来，突然冒出一句话。

“嗯？”语清眨了眨眼，一下子意会不过来他风马牛不相及的反应，楞在当场。好一会儿，她才嗫嚅的回答：“卷舌方面有点困难，舌头老转不过来。”“法文要练好，这卷舌的口音很重要。这样好了，你请我吃午饭，我告诉你秘诀。

怎样？”立群轻托着她的手肘，带她离开办公室。

语清匆匆拿了皮包，便随他走了出去。

直到坐进餐底的一角，侍者点完菜离去后，语清才慎重的开了口。

“你是怀疑有内贼，泄露合约内容？”她观察他的行为后，做了个大胆

的假设。

立群直视着她，眼底有着一抹赞赏。

“我们从没有一起吃过午饭，算是我这个上司感谢你这秘书的鼎力帮忙，让我在台湾的起步相当顺利……”“杰森，你说我们是朋友的。”语清才不相信他的解释。一个月来的相处，多少也了解他的习惯，他是个行事谨慎的人。“你若要请我吃饭，不会强行把我拖来。”“原来我这么没有魅力，还要强行拖你来吃饭。”立群揶揄的笑道。

“你知道我的意思。”语清仍平静笑道。

立群盯着她好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

“有没有人告诉你，女孩子不要太聪明？”“没有。他们只叫我不再胖了。”语清幽默的调侃自己。

一般人听到她的话后的反应是哈哈大笑，但立群却没有。

他只是用深沉的眼以一种难懂、深奥的神情盯着她。

好一会儿，他才慢吞吞的说道：“要胖得像你这么美丽又聪明的，恐怕很难哩。”他这么直接坦白的赞美，令语清刹那间红晕涌上了双颊。

“你一向都这么赞美女孩子吗？”她不自在的说道。从没有男人用这种奇怪的眼神盯着她，既像透视，令她无所遁形，直想逃跑，又似魅惑般，让她动弹不得，迷惑于他的深邃。

“你说呢？”他露出一抹自在的笑容。

语清忍不住直盯着他好看的笑容，心里真切的明白，若他摘下那副又丑又土的眼镜，会是怎生英俊的美男子。再加上难得一见的好看笑容，今天绝不是她坐在这里与他自在的用餐，而是其它任何一个女人。

在办公室内，他是个严肃而不苟言笑的上司，尤其在忙碌时。他更是严厉而强悍，根本没有女人敢靠近他，更遑论会看到他原本英俊的面貌及轻松的笑脸，除了她。

当然她不会认为自己是独特的，更不会因为立群的赞美而自以为变成了天鹅。

她还是语清，依旧是那个胖得像头大象般的女孩。

她正了正色说道：“别转移话题，告诉我你发现了什么。”立群盯着她一会儿，决定顺她的意思。

“这次在争取 STT 的台湾总代理权中，一直只有我方在接触，也只有群丰较具资格，而且我们所提的利润百分点的分配相当的低，如果财力不够雄厚，恐怕无法提出这样的条件，所以能和群丰相抗衡的‘福茂’和‘致上’已相继退出这场争夺战。但是就在一切都敲定，就等签合约时，竟然临时跑出一家‘富电’以低我们一个百分点取得合约，这中间的过程值得深思……”

“富电？不就是最近这一年新窜起的代理商？它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本钱及条件与群丰相比？”语清不解的问。

“STT 的理由是富电近一年的出货情况极具潜力，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提出的 SHARE 利润比我们低。”“这 STT 也太没商业道德，都准备签合约了。还临时倒戈。”“这不能怪 STT。在商言商，合约没签下前都有机会变卦……”立群突然住了口，一个奇怪的想法窜入他脑海……“怎么了？”语清察觉到他神色怪异，便追问道。

“语清，我的计算机资料除了我能以密码进去外，还有谁可以进得去？”立群思索着所有的可能性，企图理出个头绪。

“除了总裁卓承泰之外，就是计算机部的经理刘宗宇。一般来说，没有总裁下令，即使是计算机部的主管也不能擅自进入计算机中窥视。”语清见过刘宗宇，他是个高大而正派的男人，不大像是会做这种卑劣行径的小人。“不过刘经理不像是会偷机密的小人。”“小人不会在脸上写字告诉别人，人不可貌相。你懂吗？”立群冷冷的回她。

看她帮另一个男人说话，不知怎的，他就是心里不太舒服。

“我很相信我的直觉。”语清不懂他为什么突然变冷淡，但她仍为刘宗宇辩解。

“你的直觉？你喜欢他？”立群聚拢浓眉，脸上神色阴晴不定，口气有些粗暴。

“哪有！你别胡说八道，他有喜欢的人……”语清突然噤口。这是公司的小道消息，传说他喜欢总裁的老婆姜美琪，甚至绘声绘影说看见他们上宾馆。她曾见过姜美琪，那是个娇小柔美的女孩，令人有保护欲。老实说，她也觉得高大俊朗的刘经理和姜美琪很相配，反而是一肚子肥油、纵欲过度的总裁，老得像她的父亲。唉！奇怪的婚姻。

突然，一双手伸过桌面抓住她的，牢牢的握住她。

“这个男人值得你神游这么久吗？”立群忿怒的咬牙道。明知道这不干他的事，可是另一股强烈的情绪翻山倒海而来，让他无法克制住自己的……嫉妒，只想霸道的教她只看他，只想他，只……要他。

天！

在语清震惊的瞪着他而来不及有所反应时，他立刻像碰到毒蛇般迅速的甩开她的手。

面对心中无来由的强烈欲望，他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令人窒息的沉默弥漫在他俩之间。

“我忘了有几个电话要打，你自己吃吧！”他丢了餐巾纸，站起身匆匆离去。

留下表情已恢复平静，却已食不知味、无意识拨弄盘中食物的语清。

他究竟怎么了？这样疯狂冲动的情绪是他不曾有过的；刚才强烈的冲击，到现在仍让他血液沸腾，无法降温。

他抹了把脸，颓然的倒进皮椅里。他应该是喜欢像珊蒂那般苗条秀丽的女子啊！怎会喜欢上如……大象般的她！

无可否认，他深深的被他吸引，除了她那壮硕的外型。她有颗温柔又善解人意的心，而且她有超乎一般人的耐性与雅量。甚至她那张美丽绝伦的脸蛋，教他常常忘形的盯着她良久，似乎怎么看也看不腻。听她温和低柔的嗓音，他彷如进入宁静安详的世界，纷扰的心也得到平静。

看她、听她成了他的一种期盼及享受，他甚至……渐渐不在意她壮硕的身材。

也许是先天对美女的要求，除了脸蛋就是身材。立群仍无法摆脱长久以来既成的观念，所以仍难以接受自己竟喜欢上个胖女人，而且还是个像大象般魁梧的女人。而且珊蒂仍在美国等他。虽然他们曾大吵一架，但并没有提及分手，到台湾一星期后，他曾打电话给她，她语气仍是冷淡，看来仍在生气。他不禁摇头，女人就是这么爱生气，而且还要人哄，偏他就是提不

起这种耐性去哄女人。

从不曾见语清动怒过，顶多抿一抿嘴不说话，一会儿也就好了。他突然想起第二次的见面，也就是她被赶下电梯的那次，即使面对那种羞辱，她一会儿就恢复了。他不禁好奇，她究竟是遇到了多少事，才会练就她这一身本领——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平静。

老天！他猛然想起：刚才他就这么将她一个人丢在餐厅里，完全没有顾虑到她的想法——此刻，巨大的愧疚感向他袭来，他看看表——一点五分！不知道她离开了吗？如果他赶过去……一阵嘻笑声从办公室外传来，是出去吃午饭的人回来午休。

“石斑鱼！”听到语清的绰号，立群竖起了耳朵。

“你究竟做了什么令人倒胃的事，不然卓协理怎么跑得这么快，连饭都没吃是哪个女人这么苛薄，竟然这样说语清！立群皱起了眉头。

“是呀！听说卓协理有个女友在美国，快要论及婚嫁，石斑鱼，你可别去破坏人家呀！”这些三姑六婆居然造这种谣，哪有论及婚嫁！这些人太过份了，立群听得一肚子火。

“卓协理怎么说也是从美国回来的，怎么会对你认真？石斑鱼，就算你想赶快找个男人，也得找对人呀，别作白日梦了！”她这是什么意思？认为语清配不上他吗？那也是他自己的事，干她们一群大嘴婆什么屁事！她们怎么能这么侮辱他的语清！立群气得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将语清归为所有。

“石斑鱼，你是不是喜欢卓协理？”立群忿怒的脚步朝向这群大嘴婆，想好好教训她们时，却在听到这句话时停了下来。

他的心跳竟乱了阵脚般，不规则的乱跳乱撞。

“当然啊！”立群心跳陡地漏了一拍，兴奋满足的情绪酥麻了他的四肢百骸，他的嘴角不自觉扬起了笑容：“他是个好上司呀。就像程经理一样啊，我都喜欢他们，我也喜欢你们啊，没事干呀要讨厌谁！”语清接下来的话，让他的微笑当场僵在那里。搞了半天，她根本对自己没有特别的情意，亏得自己还在那里挣扎了半天，心底涌上的失望无法言喻！

“卓协理？”大家看挖不到什么消息后，便一哄而散。语清没事人般走进立群的专用办公室，当她发现立群站在沙发旁兀自发楞时，她轻拍他肩膀低唤。

“呃，你回来啦？”凝视她的眼神莫测高深，猜不出他的思绪。

“来。这是炒海鲜面。”语清体贴的递上一个便当盒说道：“我想你赶着回来打电话，应该还没吃，你原来的面冷了，我请师傅再炒一盘新的，赶快趁热吃吧。”立群惊讶的瞪着她。在他那样子丢下她，还让她遭受同事的奚落取笑后，她不但不生气，还体贴的想到他根本一口也没吃便匆匆离开，而帮他带吃的回来。

蓦然，一股温柔的悸动正一点一点击溃他多年来刚硬冷绝不轻易降服的心。

他正一步步陷进她温柔的情网里。

而语清却毫无所觉。

“怎么了？不想吃吗？是不是饿过头了？”她关心的问道。

“语清。”他的声音充满柔情。“谢谢你。”“别客气，这是秘书的责任……”“若我不是你的上司，你就让我饿死喽！”立群不喜欢她一副公事化的态度。

“当然不，我还是会帮你买呀！”语清不解的看着立群忽晴忽雨的神情。

“为什么？”理智叫他要闭上嘴，别再问这种幼稚的问题，但感情却忍不住想再问清楚，结果是感情战胜。

“为什么？”她挑起眉疑惑的盯着他，仿佛他问了个奇怪的问题。“我们是朋友，也是同事啊，这是举手之劳嘛！你今天是怎么了？”“没事。”他无法形容心底那份苦涩的感觉。他在努力抗拒自己爱上她的那种强烈吸引力，而她，竟然是“流水有情，落花无意”！

“那你赶快吃吧！我先出去了。”语清再次叮咛后，便转身离开。

立群在她开门前，轻轻的开了口。

“我并没有和美国的女友论及婚嫁。”语气虽轻，一字一句却清楚的传进了语清的耳里。

语清僵在原地。

“卓协理，这是你的私事，你不必向我解释的。”她背对着立群。低声的说着。

说完，语清伸手去开门，冷不防一只手钉在门上，阻止了她的去路。

语清抬起头，赫然发现立群英俊的脸离她仅数吋，他已经摘下眼镜，灼灼的眼眸正盯着她，浓浓的男性气息层层包围住她。

她惊愕片刻。火般的红焰立刻烧上了她的脸庞，她正要退后。立群却攥住了她的下巴。

“不要动！”他轻声喝住她。

难道……难道他要吻她？语清慌乱的不知道自己该挣脱，而后赏他一巴掌，还是欣然接受？他弧度优美的唇，仿佛在诱惑着她，这样的唇吻起来，是否也像看起来那般舒服？语清怔忡的盯着他的唇。

他的唇突然扬起了一道好看的弧度。

“拿起来了，你看！”立群手上多了一块面条。“吃饭还像小孩般，脸上会沾面条，还好我眼尖看到。”霎时语清羞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好了，准备一下，要上班了。”立群隐忍着笑意，打开门，轻推着语清出去。

门关上后，立群才释放了满脸满眼的笑意。原来她不是无意于他，只是尚不识情愫罢了。

瞧她刚才似乎也在期待他的吻，他就乐不可支！若此时此地不是办公室也不是上班时间，他真会当场吻了她！那柔美红艳的唇微启时，真是美丽的诱惑啊！

手中的触感更是教他心神荡漾，干净的皮肤上没有一点粉饰，柔嫩光滑的皮肤一直延伸到颈项，不知她的身体是否也同样白嫩细致？一副活色生香的激情画面倏然出现他眼前，老天！光是想象，他已经心猿意马。他拿起桌上的水杯，一骨碌喝光了杯中的水，心中的火似乎也稍微止熄。

缓缓伸出右手，他紧盯着它出神，这是刚才抚摸她脸颊的那只手。他孩子气的决定：今天不洗这只手，他要留着她的柔细触感！正沉湎于语清羞赧的脸色时，电话响了起来。

“杰森？”电话接起后，传来熟悉的女声。

“珊蒂？”立群惊讶的低喊。“你怎么想到打电话来？”“我……我想了很久，今早一做了决定，就马上打电话告诉你。”声音中有一丝犹豫。

“什么决定？”立群屏息问道。

“我想……我们还是分手吧。你知道时空上的距离根本无法维系住感情……”立群突然感觉一股强烈的释然释放出来，无来由的轻松让他轻吐了一口气。

珊蒂误以为他的沉默是不同意，所以又急切的解释。

“我是个很依赖的人，你知道的，你不在我身边，让我很心慌、很无助，刚好丹尼的出现帮我度过这段很灰色的日子……”“你是说同是哈佛商学系的那个丹尼？”立群终于明白她分手的真正原因。

当年他和丹尼是商学系的两大高材生，同样高大的外型及俊朗的外表。常被同学戏称“黄白双雄”，因为他是黄种人，而丹尼却是道地的美国人。

丹尼痛恨和他并列一起，不仅因为他毫无家世背景，更因为他是个黄皮肤。

当年他们同时追求珊蒂，珊蒂是校园内有名的混血美女。丹尼有着横跨政经两界的雄厚家世背景，而自己只有一身傲骨。

也许是想和丹尼别苗头，让他这个冷傲、总拒女人于千里之外的孤鹰，对珊蒂展开一连串的追求，而珊蒂也心喜于他能臣服在她裙下而接受了他。

心高气傲的丹尼自是不能容忍，两人之间更是水火不容。

他可以想见现在丹尼得意的嘴脸。

“杰森，你……生气了吗？”珊蒂谨慎的声音中有一丝惊喜。

“没有，我很替你高兴，他条件很好。”立群诚心的祝福她。她一直希望在经济上能更稳定，而丹尼绝对可以提供比稳定更多。虽然他不久之后也可以做到，但现在提这些。似乎是太多余了。

“那……表示你同意分手？”珊蒂紧绷的声音传来。

“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立群含蓄的表明。既然她已经和丹尼在一起。

何必再来问他是否同意。

“当然，这样对我最好！希望你别后悔！”珊蒂忿怒的声音快速的传来后便立刻挂断。

“嗡……”卡喳声让立群迅速拿远了话机，瞪着电话挂线后传来的嗡嗡声张口结舌。

不是她提分手的吗？怎么反而变成是他负心般？揉了揉被巨大的挂电话声音震痛的耳朵，他不解的挂上了电话。

希望你别后悔，言犹在耳，他不禁摇头轻笑。怕后悔就不要轻易下决定，一旦决定就不后悔，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就像他来台湾前，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慎考虑，他妈妈的泪水只是催化剂，让他更快作决定。

一旦决定来台湾，他便会全力以赴。无聊人才会浪费时间在后悔上。

此刻，他也面临了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决定。

第五章

“语清，对不起。让你等很久了哦？”雪卿匆匆进餐厅后，在语清身旁落坐。

“我们最近联合所有私立幼儿园，合办爱心劝募园游会，讨论一些细节问题，所以来迟了。”“妈，没关系，我了解的，你又不是爱迟到的人。”语清托着腮，微笑的凝视眼前美丽优雅的妈妈。她一进餐厅，立刻吸引了众多异性的视线跟随。

“倒是站在门口一个小时的爸爸比较惨。”“你爸也来了？”雪卿惊讶得四目张望。

一大束香水百合挡住了她的视线。

“雪卿，生日快乐。”石毅农温柔的嗓音从背后传来。

雪卿立刻回头，正对上他那双情意浓烈的眸子。

“你看我，忙得都忘了今天是我生日。”她微笑的接过了花，心情似乎挺好的。

语清立刻朝爸爸眨了眨眼，示意他赶紧趁机坐下。可不是妈每年生日，她都会这么开心，有时她仍会一整晚摆个臭脸给爸看。即使是她允准爸来一起庆生。

石毅农也识相的立刻在她身旁坐下。

“爸、妈，点菜吧，今天我请客，尽量点！”语清慷慨的笑着。

“咦？这么大方？加薪了吗？”雪卿促狭道。不是语清小气，而是这家法式餐厅的消费相当昂贵，光是开胃菜就上千，何况是主菜。而这家餐厅又是语清特别挑的。

“的确是加了点薪水，不过那不是主因。”想起这个月多了一万元，教语清吓了一跳。程经理告诉她，那是卓协理向上面争取的，认为她原本的薪水过低。

想起卓协理，语清莫名的在心里起了一股骚动，那种浮浮沉沉的情绪让她既陌生又手足无措。

最近，她甚至忍不住想躲他。躲什么呢？躲他温柔的眼神还是言语？他严肃时她都不怕，反而他对他温柔时令她想逃。她是疯了吗？语清忍不住在心底叹了口气，她肯定是疯了，才会妄想他对自己有意思。

“语清？你怎么突然发呆？不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请这么昂贵的一顿。”石毅农伸手在语清面前挥一挥，藉以拉回她的注意力。

“喔！”语清霎时回了神，红潮也染上她的脸。“这个呀！待会再揭晓。你们先点餐嘛！”雪卿敏感的盯着女儿；瞧她刚才发楞的模样，眼中神采不定，分明就是为情伤神的模样，难不成……？掩住心中的惊喜。雪卿不着痕迹的轻问：“该不会是我们女儿有意中人了？”正在喝水的语清，一口气哽住了，立时呛得喘不过气来。石毅农立刻轻拍她背部。

“喝水喝得这么急干嘛，又没人跟你抢。”他轻声斥责道。抬眼看向雪卿，却见她跟他猛眨眼。

“怎么了？雪卿，你的眼睛不舒服吗？”石毅农傻楞楞的问道，结果换来雪卿的一记卫生眼。

“女儿呀，你还没告诉我呀！”雪卿仍不放弃道。

“告诉你什么？”语清装傻的问道。

此刻，雪卿已经确定，女儿心中真有其人，否则她不会吞吞吐吐的不肯说。

她那二十四年来从不动情的女儿终于 - - 动 - - 心 - - 啦！

耶！万岁！雪卿不禁在心中狂贺！

“不说就算了。”她装作若无其事，不敢打草惊蛇，以免她女儿又缩了回去。

“我们叫瓶酒来庆祝一下。”她转向石毅农。

“庆祝什么？”石毅农呆呆的问。

“笨蛋！”她忍不住敲了他一记。这个笨男人！他似乎在她面前总会少条神经，在别人面前的机智敏捷全不见了！哈！谁叫他欠她，活该在她面前得矮一截，笨死算了！

雪卿悻悻的想道。“当然是庆祝——我的生日啦！”“喔！当然好、当然好！”石毅农伸手叫了侍者，交待餐点后。还点了一瓶红葡萄酒。

看着父母亲状似打情骂俏，语清快乐的脱口而出：“真希望你们能一辈子恩爱，就像现在这般。”“语清，我今天心情很好，别破坏。”雪卿淡淡的警告。

语清看着妈淡漠的表情，再看爸爸正对着她微微的摇头，她终于放弃了说服，暂时的。

“语清，聊聊你的工作吧！有新来的上司或……同事吗？”雪卿假装漫不经心的闲聊。

“呃……有位新来的协理，姓卓，来了一个多月了。”语清简略的提过。

“你们一起工作吗？”雪卿打量的眼一点也不含糊。

“我是他的临时秘书，三个月后再找专任秘书来帮他。”语气仍淡淡的。

“他既然做到协理，那肯定有点年纪了吧！”她试探的问道。女儿愈平淡，这中间就愈有问题。

“嗯……不，他很年轻。大我几岁而已。从美国回来，能力相当好。”语气仍是保留。

“他帅吗？”雪卿实在是迫不及待想知道，究竟女儿喜欢上什么样的男人。

“呃……这……”语清不自禁笑开了，该怎么说呢！

“他很……丑吗？”雪卿紧张的问。虽然石毅农就是因为长得太帅，才惹来泰国女子投怀送抱，甚至设计诡计，陷害他入瓮。但是，现代有外遇的男人不一定是帅男，有时是让人跌破眼镜的老实丑男。现在的“社会公害”——专门抢人家老公的女人，口味变化不同；反正丑男在婚姻里不一定安全，倒不如找个帅一点的，起码养眼些，每天看着也较为赏心悦目。

而且有利于优生学。

“也不是，他看起来不好看，实际上却是个大帅哥。”语清终于找个比较清楚的说辞来形容。

“这是什么意思？”雪卿被搞糊涂了。

“他平常戴着眼镜就好丑，但摘下眼镜就变得很帅。”语清又忆起第一次，还被她靠近的俊脸吓得跌坐地上。

“你是说他……伪装？”雪卿敏感的猜测。

“不是，他干嘛伪装。他告诉我说，他戴其它眼镜会头晕，只有这一副不会。”语清忙着解释。

“他告诉你？”雪卿盯着她看的眼神，似乎太过明亮。“你们这么好啦？”

“什么呀！妈！”语清立刻低喊。“人家已经有女友了，在美国呢！”她绯红的脸却泄露了心中的秘密。雪卿更加笃定。

“有什么关系？男未婚女未嫁，而且近水楼台先得月，没听过吗？况且

我女儿是这么美丽……”“而且这么肥胖。”语清平静的接了口。

“语清，我不准你这么贬低自己。”雪卿脸色肃穆说道。

“我只是说明事实，而且我不想交男友，也不想结婚，您不必再浪费时间。”语清在某些事上是相当坚决。

“语清，你还这么年轻，怎么能这么快就决定自己的人生，而且蓄意断绝所有机会！”雪卿悲忿的低喊。

蓦然，一只手温暖的覆住了雪卿的手。

“雪卿，别勉强她，她有自己的一番想法。随她吧！”石毅农温和的说道。

原本刚才他还笑咪咪的看着她们母女亲密的聊天，也终于知道雪卿眨眼的含意，所以他也不打扰她们对话，静静的看着两个他最爱的女人。

雪卿忿然甩开他的手。

“都是你！都是你！若语清一辈子没有得到幸福，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雪卿，你别这样好不好。”他轻叹气，仍未移开他凝眸的视线。“语清还年轻，尚不懂情的滋味，当然还如此坚决，等到她遇到真爱后，她就不会这么说了。你忘了吗！”

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也是个独身主义者啊！抱定一辈子不结婚，只要游山玩水、游戏人间即可，是你让我一头栽进婚姻里的，记得吗？认识你不到三个月，我就同你求婚，结果你足足让我等了一年……”“谁叫你是个花名在外、恶名昭彰的情场浪子！”雪卿杏眼圆睁反驳道。

“我才刚毕业没多久，你就叫我嫁给你，当然把我吓死啦！没见过像你这么猴急的男人！”“没办法，一见到你就忍不住猴急。”石毅农沙哑的嗓音带着极度的温柔。

“贫嘴！”雪卿的脸上出现少见的红晕。

石毅农只是痴傻的凝视着他最心爱的女人。

“好啦！别像个傻子般，让女儿看笑话！”雪卿羞赧的伸手遮住他勾魂的眼。

“不会、不会！这或许会刺激我赶快找个爱人呢！”语清话一出，突然有个想法在脑中成形。

石毅农一手拉下雪卿的手，牢牢的握住，不再任她离去，即使雪卿又羞又气的瞪着他。

“别挣扎了！你没听女儿说，我们恩爱有助于她更快找个爱人。”石毅农趁机更握牢她，在她耳畔轻语。

“是吗？”雪卿半信半疑的看向语清。语清用力的点头。

“从我小时候，你们就分居了，星期天才看得到爸妈聚在一起。我知道爸和妈都很爱我，这份丰足的爱在我成长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自信，让我能无所畏惧他人的闲言闲语，也能自在的接受自己外在的与众不同。但是，我没办法接受爱情这东西，因为我看到你们相爱却彼此伤害；相聚时，你们彼此眼中都有令人炫目的快乐光采，分开时，我看到妈的眼中有孤寂，所以拚命工作；而爸的眼中是落寞，所以天天去海钓。我不懂，爱情如果像你们所说的甜美，为什么在你们身上看到的却是伤心与难过？”说着说着，语清也哽咽了。本来只想演场戏，不意却说出了长久以来她真正的心结，她不要步父母的后尘。

“有位作者纪伯伦说：‘爱给你加冠，也将你钉在十字架上’。胡适也曾说过：‘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忍受痛苦’。妈，你们的婚姻让我

印证了这些话。

你和爸彼此是那么的相爱，却又是那么的痛苦，如果爱情一定要这般折磨，那我宁可不要，我宁可一开始就远离爱情，何必明知痛苦却仍一径往下跳？人生中有许多事也可以尝到甜美，却不必受尽痛苦的折磨。”雪卿此刻早已泪湿衣襟，她没有接过毅农递来的手帕，她反手抓住女儿的手，声音中充满悔恨。

“语清，对不起！妈从来没想到这会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忘了身教更重于言教，才会让你对婚姻、爱情不信任，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的任性与怨恨蒙蔽了双眼，才会任错误一直下去，对不起！对不起……”她也哽咽得说不下去。

毅农将她轻拥进怀里，无言的温柔与包容表露无遗。

“妈，你错了！”语清含着泪眼微笑道：“对不起这句话应该是向爸说才对。”

我一直拥有你们两位的爱，不因你们分居而有减少。但是爸呢？他一直痴痴的守着您，从不曾变心过。他从年轻等到壮年，这样的惩罚真的够了！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二十五年？生命是有限的，别拿无限的恨意挥霍有限的青春，生命如此短暂，现在不珍惜，等到失去时才来怨叹后悔，也于事无补了。爸、妈，和好吧！”雪卿抬起清亮的眼神凝视毅农深情的眼。女儿的字字句句深深的敲望着她的心，令她悚然一惊。二十五年了。她任性的惩罚毅农二十五年了！这是怎样漫长的岁月啊！其实她也明知他无辜，却仍忍不住将气出在他身上，女儿的被诅咒，他也同样痛苦呵！但二十五年来，他没有丝毫怨言，依旧默默的守在她身旁，从不曾离开。或许她已习惯了他在身旁，从没有想过或许有一天，他会离她远去……不！她不能失去他！此刻她才深刻了解，她依旧深爱着他，她痴傻深情的毅农呵！

是该让他回来，也结束自己痛苦的时候了。一旦作了决定，她发现自己竟然轻松了许多。

“毅农，呃……你愿意……”她竟娇羞得无法启齿。

“愿意、愿意！我愿意！我当然愿意！”毅农一连叠声的回答，欣喜若狂的猛点头。

“傻子！你愿意什么？”雪卿忍俊不禁的笑道。

“我愿意回到你身边，愿意保护你一辈子，愿意一生都爱你！你知道我愿意的！我已经求你求了二十五年，就是求这一刻！”毅农满眼的光采亮得教人无法逼视。“你……不气我？”雪卿悄声问道。

换来毅农温柔的微笑。

“我爱你深到无法生你的气，而且我知道你同样也在受折磨。这二十五年来，你并没有让任何一份感情进驻你心中，表示你仍是爱我的，这项事实让我心甘情愿的守候你，是你的爱让我无怨无悔、痴痴相随呵！”雪卿感动得无以言喻，只能感谢上苍，让这个男人依旧在她身边，而她尚能及时回头。

语清同样也沉浸在他们言归于好的幸福里。童话中王子与公主的结合恐怕未必比她父母之间历经如此长久考验终于苦尽甘来的结果，来得更为甜美恒久吧？！

此刻，她体会了爱情原来也有永恒。

看着爸妈终于拨开阴霾，绽开了阳光般幸福的笑容，爸妈真是幸运！语清不禁想道，因为，他们遇到了在爱情路上同样坚贞不移的彼此。

她也会如此幸运吗？一个高大壮硕的身影霎时浮现眼前，惹得语清苦笑自嘲，自己何时学会在白天作梦呢！

正一正色，语清神秘的开了口：“爸、妈，女儿先恭喜你们终于拨云见日，排除万难。披荆斩棘，迈向一条日光大道，喔，不，是幸福大道。”“女儿，你在说什么呀！疯言疯语的！”雪卿忍不住笑骂道。

“妈！我觉得自己是‘先知’呢，听好喔，我已经在你们当初结婚请客的圆山饭店预订了一间套房，这是女儿送给爸妈的二十五周年结婚纪念礼物。别谢我，先谢谢你们自己，是你们生了我这个体贴聪明又……美丽的女儿。”语清微笑道。

说到美丽时，她差点舌头打结呢！真是不习惯说这么恶心的话，为了逢迎爸妈，只好忍耐了。

“女儿，你……怎么知道？”毅农惊喜的问道。

“不知道就枉为你们的女儿了！”语清俏皮的眨眨眼。“我早算好今年妈的农历生日正好是你们的结婚周年；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将妈弄进饭店里，让你们和好如初。可能是上帝听到了我的祈祷，真的帮我完成了梦想，以后我们一定可以天天幸福快乐的在一起了！”女儿的一席话，让雪卿更加惭愧。她暗自发誓，有生之年，她一定要全力维护家庭的幸福，而且，也要让女儿得到幸福。

“好了，进行到这里，也该是我退场的时候。”语清解下餐巾，拿起了皮包。

“语清，吃完饭再走呀，不急于这一时嘛！”毅农开口说道。

“是呀！这一顿这么贵，餐点都还没上来，你舍不得吃就走啊！”雪卿激她道。

“这一顿买你们和好，再贵也值得。今天这么特别，我这个‘飞利浦’是超级的刺眼，怎能不识相呢！你们尽情的享用吧，这一顿我请客。不妨碍你们谈情说爱了，拜拜。”语清背起包包，潇洒的起身至柜台买单，而后挥手离去。

留下毅农与雪卿，两人相视一笑，笑中不再有隐藏及对峙，有的是无限情深，仿佛又回到最初的爱恋，一个情场老手被一个甫出校门的青涩女娃勾动出天雷地火，一发不可收拾，熊熊燃烧了二十几年，至今——仍在烧……

第六章

“哥，这是什么？”承芸气极败坏、如旋风般扫进卓承泰的办公室，在他桌上去了一叠资料。

“你又忘了你的礼貌，叫总裁！”卓承泰坐在皮椅上，傲慢的扯着嘴角。

承芸瞪着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卓大总裁，请告诉我这是什么！”她一字一句硬梆梆的挤了出来，眼神犀利，充满了怒气。

卓承泰漫不经心的看了一眼。

“这是订单啊，你连这也看不懂啦？”“我知道是订单，我看不懂的是上面你的签字！”承芸口气依旧很差。

“既然知道是我的签字，怎会看不懂！”他嗤之以鼻说道。

“就是看到了你的签字。才会怀疑是哪个白痴冒充你的签名，签下这张赔钱的订单！”承芸瞪着他的眼神，充满了怒气与讥诮。

“啊！赔钱？”他慌忙拿起整张订单细看，然后他舒了一口气说道：“这张啊！没错。是我签的，‘鑫阳’的老板是我大学同学，他刚出来创业嘛，算是帮他个小忙……”“帮个小忙？你有没有搞错！这个芯片是现在市场上的抢手货，我们接单都接不够了，你还拿去作人情？不但卖给他们五百万 PCS 的大量，还卖进价给他们，你连我们的运费、保险费这些成本都没算！卓大总裁，你究竟是来作生意还是作慈善啊！”承芸连珠炮的怒声指责。

若不是她在过帐时。不小心见到计算机显示出的异样，而后查证订单是否有总裁签字时，又不小心看到上面的超低单价，事情可能永远也不会爆发出来。说不定哪天群丰倒闭，也没有人知道真正原因！

卓承泰的脸一阵青一阵白。

“我是总裁，我有我的商业考量，你不必多事！”他咬牙怒道。

“你的商业考量？是让鑫阳来找我们吗？你是不是想搞垮群丰啊！你怎么能这么胡搞！”承芸气极败坏。

“承芸，别以为你是会计部经理，就可以这么放肆。我说过，这是我的商业考量，我自自有分寸。群丰也是我的，难不成我要搞垮自己的根？你别再疑神疑鬼了！我知道你为群丰好，尽很多心力，但我何尝不是！这个 case 也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这样好吗？”承泰放软了语气，他也不想惹恼承芸，万一她不高兴，在爸面前告一状，那他可是吃不完兜着走。

承芸脸色也渐渐平息。

“总裁，你知道会计部的责任就是要为公司的财务把关。不只是你，任何人有破坏公司财务结构的举动，我都会把他揪出来，可能我的语气不够好。请你谅解。”她已恢复平静的说道，脸色依旧很严肃。

“我知道，谢谢你为公司尽力。”“没什么，我也姓卓，记得吗？”她伸手拿起资料，转身离开。开门前，她语意深远的丢下一句：“群丰现在还是你的，则让它烂在你手上。”说完便开门离去。承泰的神色，一瞬间变得阴沉无比。

他拿起了私人电话，拨了几个号码。

“喂，我是卓承泰。”“是，老板！”“被承芸发现了，暂时别接单，这里不能出货……”“可是手上还有一张单子没出货。”卓承泰沉吟了一会。

“那就延期，看对方是否接受。”“若对方不肯呢？”“那就让他们取消订单。”“这……”“就这样，我再打给你。”挂了线后，承泰深坐进皮椅里，内心为了计画被暂时破坏而气恼不已。

谁都知道群丰是五百大企业之一，利润排名更是名列百名内。是个赚钱的企业，但若不是他的，再会赚钱也没用。

瞧他爸将杰森当宝似的，常常杰森长杰森短的，再加上美琪那贱人居然斯了和刘宗宇往来，分明是和他作对。到时群丰可能真得拱手让人，想来他不免一肚子气，拚了这么久，一句话就可以把他踢出群丰，那他卓承泰算什么？他们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

保证跌破眼镜，哈哈！

“啵”！香槟开瓶声。

“耶！”庆贺的狂呼声不绝于耳。

“来！让我们一起庆祝业务部门本季业绩——破五亿！”程经理举杯高声大喊，自然又有一阵狂呼声。

“干杯！”欢呼声又再次响起。

“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本部门的超级战将，本季的三分之一业绩来自于他，而各位的丰厚红利也是来自于他的努力。欢迎我们的大恩人，也是新上任两个月的卓立群卓协理！”“耶！”又是一阵狂呼，比先前更是响亮。

“我们崇拜你，我们敬爱你……”突然歌声乍起，原来是A部门的男生起哄唱了起来，结果其它部门也跟进。刹那间，整个宴会厅像是军校般，充斥着高亢雄壮的歌声。

此时，卓立群也被请上了台，接受大家的致意。

他从容不迫的站在台上，微笑的扫视全场，自在怡然的神情仿佛天生就是属于舞台、属于群众，不怒而威的气势，颇有领袖风范。

歌声乍停，程经理满脸笑意道：“各位，台上这一位，就是你们的大恩人，我们一起来叩谢他……”“程经理，别开玩笑。”他转头挥手制止，而后正色对着全场道：“这次业务部门能在公司的利润中心排名下勇夺第一，各位，最该感谢的，不是我，而是在座各位。

是你们的兢兢业业，恪守岗位，节省作业流程，减少不必要的文件及纸张浪费，省下了三分之一的支出，也等于是增加各位的收入。这是你们为自己争取而来的奖金，是不是应该给自己的努力一点掌声！”鼓掌声不绝于耳，还夹杂着不断的尖叫声。

“当然我也要谢谢自己，因为我真的是非常努力。”台下传来一阵大笑，立群继续说道：“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她的聪明能干及工作效率，让我能放心的往前冲刺，她是我遇过最棒的一位秘书，让我介绍她——石语清！”掌声立刻响起。

好久，却不见她出现。

“卓协理，她去化妆室了。”台下一位同事张微韵喊道。

“啊哈！她怕上台，所以尿遁了！”A部门的业务笑道。

“不是！她怕上去把舞台压垮，所以先溜为妙！”B部门的业务附和道。

台下爆出一串笑声。

“你们都猜错了！她是怕衣服撑破了，赶快去化妆室缝缝补补加强一下！”B部门的小姐立刻不甘示弱喊道。

台下更是爆笑如雷，还有人拍掌叫好！

没有人发现有个人不但没有大笑，还一脸铁青。

就是站在台上的卓立群。

“我说……”有个同事还想再说，却被打断。

“够了。”卓立群严厉的声音。立刻让台下噤若寒蝉。

“你们认为在一个同事背后这样苛薄的批评，不会显得有失厚道？这就是你们的同事爱，还是业务部门一贯的作风？”他冷冷的扫视全场，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看他，个个都羞愧的低下头。“如果是，那么——我真的相当失望。我相信所谓的幽默是调侃自己，而不是嘲笑他人无法改变、与生俱来的外表。而且，据我所知，她是个相当热心助人的好同事；她中午去买便当。还会顺便帮同事跑银行及跑邮局，下班后会帮某些不愿加班的同事处理善后

工作，还会帮一些业务催货款，我相信这些都不是她份内的工作。至于哪些人，我不提，相信各位自己心里很清楚。当你们在打混摸鱼时，可否想到，这个你们在背后嘲笑的傻子，正在默默的帮你们做事而不求任何回报，甚至她早已知道你们的恶意嘲笑。别以为是语清来告状，她不会做这种背后说人是非的事，我有眼睛、有耳朵，我会不清楚吗？”一席话说得每个人头更低了，甚至有哽咽声传出。

“我相信一个好的团体。是懂得感恩、互相提携的团体，而不是勾心斗角、彼此中伤。即使赚了大钱，这种团体不久之后也会分崩离析。我希望我们是个双赢的团队，内部团结和谐，而枪口一致对外，一起争取最高利润。我言尽于此，你们好好想一想。我希望，”他停顿了一下。“这种事不要再发生，尤其在电子部，你们继续庆功吧。”立群说完，便步下舞台，拿起西装外套后便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去。

一阵尴尬的沉默持续笼罩在三、四十人的宴会厅。

突然 A 部门的小李打破了沉默。

“石斑鱼曾帮我解决一件相当棘手的案子，顺利取得货款。我不该在背后笑她的。”“我也是！她知道我心脏不好，所以都主动帮我跑银行，而我……竟然在背后跟着笑她……”C 部门的莉莉哽咽道。

“是呀！她知道我怀孕后行动不便。都会主动帮我买便当。”“对！上次我报表赶不完，就是石斑鱼帮的忙。”“是呀！……”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后，才发现石斑鱼真的如卓协理所说，在工作上默默的帮了他们每一个人，而他们却不知感恩的恶意嘲笑她。

石斑鱼的宽厚雅量现在他们才深深体会到。

愧疚与后悔如潮水般涌向每个人的心头，大家心中都不约而同想到一个问题……明天该如何面对石斑鱼？立群站在女用化妆室外的长廊上等了一会儿，仍旧没看到语清的身影，他决定到宴会厅旁的花园瞧瞧。

终于看到语清的身影时，他才舒了一口气。

“语清。”他走近她身后轻唤道。

“喔，是你呀！”她倏然转过身，发现是他后，眼眸立刻垂了下来。

立群研究般的盯着她，发现她清亮的眼还残存着泪珠，似乎是刚才匆忙拭去的泪痕。

“你哭了？”他讶异着，因为少见她的脆弱。

“没有。”她嘴硬，不愿承认。

他伸手抬起她的下巴，强硬的不让她退开，就着室内透出的光线细看。

她微翘的睫毛上仍沾染着晶莹的泪珠，看起来像婴儿般脆弱，令他好心疼。

立群轻柔的以拇指替她拭干泪痕，低柔的沙哑声音如催眠般。“为什么哭？”语清仿如被下了魔咒般，直楞楞的瞪着立群温柔的眼，而无法开口。

立群绽开了一抹魅惑的笑容。

“别这样看我，否则我会以为你是在……邀请我。”紧盯着她红唇的眼神，暗示的意味不言而喻。

语清立刻惊醒，双颊像染上胭脂般红透了。她迅速自他手中移开，退了好几步。

“杰森，你……”一阵嘻笑吵闹声传来，似乎有人走进了花园。

“这里不适合谈话，我们走。”立群抄起她的手，转身朝花园另一个出口

奔去。

直到奔至饭店门口，两人喘息着缓步停下。

立群丢了个牌子给泊车小弟。然后转身对语清说话。

“我新买车，陪我去兜风。”“ 不好吧，大家都还在里面。”她朝宴会厅方向瞄了眼。

“他们现在忙得没时间注意到我们的失踪。”立群颇有深意的说道。

语清这时才发现两人紧握的手一直没有放开，她红着脸迅速抽开了手立群不语。只是若有所思的盯着她。

泊车小弟此时已将他的座车开了过来 - - 一辆全黑的 BMW。

“上车吧！”他打开另一边车门等她上车。

语清犹豫的转头朝宴会厅的方向看了一眼。

“台北我还不大熟，我需要你带路。”他使出杀手锏，知道她会心软，一定会答应。

果不其然，她乖乖的坐了进去。

他忍着笑意，酷酷的坐上了驾驶座。

“想去哪？”他系上了安全带。

“你不是要兜风吗？当然看你啦。”她也跟着系上。“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多远？台中还是高雄？”她已然恢复平静。

立群排档上了路，路上车辆相当多，他仍忍不住转头看了语清一眼。

“看你愿意跟我到哪里。”他语带双关的说道。

语清愣了一下，但立刻决定 - - 是自己多心了。

“我们去基隆好了，你不是爱吃小吃吗？庙口的小吃是台湾有名的，而且我们从这里上高速公路很快就到。”立群笑而不语。

一会儿，车子转上了高速公路。

“我看你路挺熟的嘛！”语清忍不住揶揄道。

“高速公路常在走，当然很熟，其它路就不行了。”立群故意说道。

卓立群是个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人，即使位居协理，他依然陪着业务跑客户，整个大台北县市，他几乎摸熟了。

第七章

一路上，立群不再提花园中的事，语清也明显的松了一口气。

车子进入基隆后，他们找个地下停车场将车子停好，而后步行至庙口。

周末的庙口，人潮汹涌，整条街上万头钻动，再次证明台湾人是个爱吃的民族，哪里好吃哪里就有人群。

“哇！好多人！”语清咋舌道，很是畏惧这种场面。

“怕吗？凭我们两个这种身材，恐怕他们得让路吧！”立群扬起嘴角。

“好呀！既然你不怕，我就舍命陪君子，走吧！”语清正预备带头先走，却一把被立群拉了回来。

“女人，这种披荆斩棘的带路工作，就由我来吧！你好好的跟在我身后，别跟丢了。”立群一副保护者的姿态，看在语清眼里，又多一分感动。

看着他壮硕的背影，语清止不住内心强烈的波动。从在宴会厅外听见他一席正义凛然的慷慨陈词后，她就无法平息情潮的汹涌泛滥，心湖的强烈撼动直至现在仍持续着。

除了爸妈，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她的一举一动，连同事三年的程经理也搞不清楚她的工作量；但杰森才来两个月，却将她的一切作息举动摸得一清二楚，她一直觉得自己既然能力很好，何妨帮帮别人，也顺便训练自己，但最近似乎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本来她准备找个恰当机会明说，但杰森将她的困扰都解决了。

这两个月来，她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他。上班时间他仍是个强悍严厉的主管，对下属不假辞色，对她当然温和些。但下班后，他们偶尔会相约去走访各地小吃及练习法文等。

这时的他是轻松自在风趣的，也最教她迷惑……“碰！”她一头撞上一堵肉墙。

“好痛！你干嘛突然停下来？”她揉揉鼻子，他的胸膛硬得像铁一般，撞得她好痛。

“我叫了好几声，你都不理我，我当然得停下来瞧瞧。”他微低下头平视她的眼睛。“你在想什么？”“我……”“对不起。借过！”后面一个男人匆匆忙忙的撞了语清一下。

语清没站稳。踉跄了一下，重重的撞上了立群，她的唇不偏不倚的也“撞”在他的唇上，短短三秒，霎时爆出电光石火！语清惊愕的立刻推开他，两人都为这突来短暂的吻而呆立原地。一会儿，立群先恢复镇定。

“痛吗？”他面无表情的以拇指轻抚着她的唇角。

语清微微的摇头。胀红的脸却显示出她的羞赧。

“走吧，我们去吃天妇罗，这是什么东西？”他若无其事的牵起她的手走向摊子。

语清楞楞的盯着他的大手。

“这里人多，怕你跟丢了。”他突然转回头解释道。

他们一摊吃过一摊，立群也表现得相当君子，在人群中他便握牢她的手，一进入摊子，他便立刻放开。没有一丝占便宜的意味。

不知怎的，语清心中竟有些许失望。

吃得差不多之后，立群提议去附近的海港走走，顺便消化消化。

语清买了杯大豆花生泡泡冰，边走边吃，也可以避免不说话的尴尬。

他们信步走向港边。这里停泊着一艘艘的军舰，在夜色中另有一番庄严、神秘的味道。他俩在港边的桥墩上坐下，带着一丝咸味的海风凉凉的吹来。

“以前我曾经想要做水手，可以浪迹天涯、四处遨游，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立群遥望远方的海洋，不禁脱口而出他以前不曾诉说的梦想。

“为什么放弃了？”语清接口问道。

“因为……家有亲人，不宜远游。”当时顾及到抚养他的母亲，立群几经挣扎，最后放弃了海军的征召令而留下来做个安分的上班族。但内心那份狂野的骚动仍未止息。

“因为你的父母吗？”“不，是我妈。我是个私生子，她独力抚养我长大。我爸只负责提供经济来源及半年来看一次。”立群平静的说道，不见任何情绪波动。

语清讶异的凝视他——讶异于他会告诉自己这种隐私，而且是不光采的隐私。

“你会恨他们吗？”“年轻气盛时恨死了。”他轻轻一笑。在她面前，他似乎较能自在的说起前尘往事，而不会孤僻自闭。孤僻自闭，这是珊蒂对自己的评语。“后来了解妈的用意后，反而很感谢她所做的一切。”“你妈一定很伟大，在那个年代独力抚养一个小孩，很不容易。”语清温柔的低语。

“嗯。”他眼底浮现一层温柔。“我以身为她的儿子为荣。”“她也一定很以你为傲，有你这么个出色卓越的儿子。”语清抬眼凝视他，他不但以生为私生子为耻辱，还能自信自在的活出一片天，他妈妈一定是个不凡的女人。

“你是这么认为吗？我出色卓越？”他的嘴角扯起一道弧度，似笑非笑的模样很是性感。“这个形容词不错，我喜欢，你也喜欢吗？”“嗯……喜欢……”他凝视的眼光令她突然心跳加速，她慌乱的响应。

“真的？你喜欢我？”他故意误会她的回答。

“嗯！”她一下子转不过来，自己何时说了这一句？“小心！你的泡泡冰已经融化，快流出来了。”立群看向她手上的杯子喊道。

语清立刻伸出舌头舔掉，粉红色的舌头在杯沿舔着，看在立群的眼里，别有一番炫人的诱惑。

“快！这里又要流出来……”眼看要滴了下来，立群低下头靠近杯子，伸舌舔了去。

这奇妙的一刻，他们谁也没动，隔着那杯泡泡冰凝视彼此。突然，立群伸手移开了泡泡冰，极轻柔地——“大豆……”他俯首轻吻上了她的唇，像盖印章般，柔柔密密的覆上他的印记在她的唇上，仿佛宣告什么……结束前，他的舌闪进了她的唇里……这就是爸妈所说的甜蜜滋味吗？轻飘飘的、酥麻麻的、甜滋滋的、软绵绵的，他的气息就在她的唇间游移，令她既晕眩又颤栗又……喜悦……语清仍沉醉着——突然，她发觉口中多了个东西，是……一粒大豆。

她立刻睁开眼睛，却正对着立群带笑的眼。

“我不爱吃大豆，所以还给你。”他低沉沙哑的嗓音在寂静的夜里，份外诱人。

“嗯？还给我……？”要还她大豆，所以才吻她？语清不知该哭还是该……她的心一下子——咚咚咚掉到谷底了。

“把它吃掉。”立群仿佛知道她在想什么，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他从容不迫的拿下眼镜，放进西装上衣口袋。

大豆在口中，想到“它”曾经躺在他的舌上，语清就觉得吞咽困难。什么叫“食不下咽”，她终于懂了。

终于将它吃下肚里，语清觉得仿佛也将她美丽的初吻吃掉了。

“吃完了？”他温柔的声音自她头顶传来。

语清垂着头胡乱的点了下，心里很是气他的恶作剧。不吃大豆吐掉就好了嘛！

竟然玩弄她的……初吻！“那我可以好好吻你了。”声音里有浓浓的笑意。

“什么？”她惊喜的抬起头，掩不住心中的狂喜。

“知道你会这么迫不及待，一个月前我就应该这么做了。”立群微笑道。眼中的大胆和渴望毫无保留。

他捉住她的下巴，如鹰隼般封住她的唇。

如果吻有分种类，那么，刚才的吻只是初级，现在的吻立刻跳升至最高级。

大胆放肆的程度令人看了脸红心跳。

直到快呼吸不过来，他才放开了她。

他仍搂着她的颈项靠在自己怀里，仍感觉得到两颗心如擂鼓般急速的跳动。

知道她和自己一样的投入，他竟忍不住涌上一丝狂喜及满足。

从不知道自己竟然有这般猛烈的热情。

他不是没吻过女人。接吻不就是那么回事，唇与唇的贴合，再加上一些舌尖的技巧；有时。接吻还是件某件事的前戏。不过他一向把持得很好，从不越雷池一步。

和他交往一年的珊蒂，就常常埋怨他是个迟钝的傻瓜。他不是不懂，只是他不想，也不愿意。自己本身就是在这种不负责任的男欢女爱下的产物，他怎能再去制造另一个自己。

在没有合法的婚姻保障前。他绝不会让任何一滴种子流入女人的子宫，他绝不要有万一。除非他想奉子命结婚，但他偏又是个自主性极强的男人。

语清却使他完全被蛊惑了！

她甜美的唇带着一股香气，不断诱惑他愈吻愈深，直到他潜藏的热情爆发，再也停不下来。仿佛沉睡的巨龙醒了，他内心巨大深沉的渴望被唤醒了，强烈想要她的欲望竟让他忍不住的颤栗，他被自己立刻显现的生理反应吓到了。

以前珊蒂如何挑逗他也引不起的反应，语清一个吻就办到了。

她究竟对他施了什么魔咒呵！立群不禁恍惚了。

“为什么吻我？”她仍在他怀里，低喃声虽轻，仍传入他灵敏的耳里。

“你说呢？”真是小傻瓜！吻她还能为什么？当然是——慢着，立群突然兴起了捉弄她的念头。他发现自己认识她后变坏了，变得爱捉弄人，不过，只限她。

她羞赧的摇头，不敢猜也害怕猜。

“男人会吻女人是因为——好奇啦，尝鲜啦，换口味啦等等许多不同的原因。

我会吻你是因为——”他发现她微微坐正了，不像刚才半倚在他身上。他不禁暗笑。

“你的唇冰冰凉凉，有花生的香味……”“原来你是喜欢吃花生！”她已经完全坐正，脸孔仍朝下不看她，语气很平静，没什么温度。

“不只这样，你的唇很柔软、很诱人，是男人都会被诱惑……”这是真心话，他已经被诱惑一个多月了。不过，从今以后，只有他一个人能尝到她的甜美。

“谢谢你的赞美。”她仍是语调平平。

看她僵硬的背影。他决定不再捉弄她了。

他将她揽进自己怀里，不顾她僵硬的挣扎，紧紧的抱在胸前。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有如呼气般在她耳畔低喃：“我喜欢你，所以我想吻你。傻瓜，男人会吻女人是因为他被吸引，所以想一亲芳泽，懂吗？”静默了好几秒。

“卓协理。请放开我。”他冷不防被语清用力的推开。

语清站了起来，退至一旁，神色平静无波。

又来了！立群微拢双眉。当她要躲他时，就会喊他卓协理，然后就是这副表情。

“怎么了？”他眼神锐利的盯着她。没有眼镜，他看得更清楚。那副平光眼镜有时戴得他鼻梁很痛，而且隔着一片厚玻璃常会模糊了焦距。

“如果你要开玩笑，你找错对象了。”她语气平淡，没有任何喜怒哀乐。

“我不知道自己的技巧这么差，这么明白的示爱也会被当作是开玩笑。”他平静的陈述。他知道这是她的动物性反应；被人嘲笑久了，恶意玩笑听多了，反而不能立刻接受真心话，而他期望自己有耐心的面对她。

语清听到示爱两字时，仿佛被针刺了一下般颤抖了好一会儿。

“也许你是刚来台湾，人生地不熟，也或许是我比较照顾你，所以让你有一种错觉，也或许……”语清慌乱的寻找答案，她仍无法置信这么出色的男人会喜欢她。“也或许是因为你美丽、温柔、善良、体贴、聪明，而让我情不自禁坠入情网呢！”立群轻轻的说道，眼底是一片醉死人的温柔。

“我觉得，这种好运一辈子也不会降临在我的身上。”语清眼底浮上一层泪雾。

“不。”立群轻笑着摇头。“是我追求到你这个宝，还好那些男人都没眼光，否则我怎么有机会呢！”“你究竟明不明白你在做什么？说什么？”“那你明不明白我为什么吻你？”他耐性的问道。

“我也在找答案……”想起刚才的热吻，她仍会脸红心跳，面对他的热情，她有着不解。

“那好，我们就从问题的根本着手，你对我的吻存疑，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立群不等地反应过来，便立刻覆住她的唇，展开一连串温柔的巡礼。时而轻啄，时而深吻，时而游移，时而吸吮，而语清也不自觉的抱紧他的腰，两人深深沉醉在彼此无言的情意传递里。

好久。他们在喘息中稍微离开彼此的唇。

“现在……应该轮到我来问你……”立群轻啮咬她的唇，喃喃问道：“你，为什么……吻我？是因为……好奇……尝鲜……还是……换个口味？”他一边问，仍不停在她唇上啮咬着。

语清终于绽开一抹微笑，美丽而动人。

她主动轻吻他的唇，引得他一阵颤栗。

“都不是……嗯……是因为……你的唇……有烟味……”“什么？有烟味？”他紧张的推开她，自顾自的呵着气闻着。他知道她闻到烟味会头晕，所以尽量避免在她面前抽烟，要和她说话前也会含一粒爽口糖，以免气味熏到她。

没想到今天会吻到她……唉！失策！没带爽口糖！

“有没有呛到你？”他小心的问道：“头会晕吗？”语清又是一阵悸动！

电子部门是个压力繁重的部门，所以除了小姐外，个个几乎是老烟枪。人手一支吞云吐雾的景象是电子部门常见的现象，而她也饱受烟熏之苦。

立群上任一星期后就在办公室内禁烟，另设吸烟室，而他也绝不在专用办公室内吸烟。但她知道有时他一天会抽掉一包烟，烟瘾颇凶，可是竟然会做这项措施，颇叫她讶异。今天她似乎得到了答案。

“你怎么知道我闻到烟味会头晕？”多年相处的同事没有一个人知道，

所以才会放心大胆的对她直吐烟。

“我来第三天就发现了。”他微笑道。当时真佩服她居然能忍了三年而没有人察觉，除了他。

“所以你在办公室内全面禁烟？”她轻声问道。

“我的秘书身体不舒服，工作效率也不好啊！”他轻描淡写的说道。

此刻。语清快乐得想飞上天！她终于明白他的真心！在他默默的为她付出这么多之后，她怎能怀疑！

“你吻我，也是希望我的工作效率好吗？”她揶揄笑道。

立群看见她眼中的笑意，知道她已经相信他。

“那我应该去吻办公室的每个人，而不是你。”他难得露出一口漂亮的白牙，笑得很开心。“不，我吻你……”他轻轻摇头，眼中的笑意渐退，多了专注的柔情。“只因为我想吻你，男人对女人的强烈欲望……”他眼中明显的爱慕与渴望不言而喻。

语清无法形容胸口那股激动波荡的情潮，它正一波波向她席卷而来，直将她淹没……语清倏然抱紧他，将脸埋在他胸前。

“会不会十二点一过，才发现这一切是梦？”“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十二点好了。反正等着也无聊。我们来继续刚才亲亲的游戏……”立群已经忍不住探向她雪白的颈项。

“哎呀！你怎么咬人呀！刚才没吃饱啊？”语清拚命闪躲着他的啃咬。

“这比小吃好吃多了，又香又嫩……”他继续努力在她身上留下印记。

“你……你别在我脖子上种草莓哟！被人看到会笑死了！别啦！”语清用力推着他，却抵不过他搂紧的力量，而且脖子上酥麻的感觉让她根本使不上力。

“嗯……”他的唇仍忙碌着。

“杰森，别开了……！快停下来……！真的不要……”“嗯……”他仍未停止。

“杰森……”四周一片静默。

语清终于住了口。

因为，立群已经牢牢的封住了她的唇。

第八章

语清瞪着前方惊喘不已！

她站在距办公桌一步之遥处，瞪着自己的位子喘着气，张口结舌。

她的办公桌上、桌下、周围全布满一片花海！玫瑰、香水百合、剑兰、郁金香、海芋等等，各式花种，各类颜色，应有尽有。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给。

“这是……？”不会是杰森送的吧？昨晚他们快三点才离开基隆，他根本不可能订花，那么……是谁？这时立群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门口。他抱胸斜倚在门柱上，脸上挂着闲适慵懒的微笑。

语清立刻疑问的看向他，只见他微微的摇头，眼底有着轻松的笑意。

答案出现了。

四大部门各派出一名业务及一位资深秘书，五个人站在语清面前“俯首认罪”——“石斑鱼，”资深秘书崔品玫满脸愧疚的开口。

“昨晚卓协理的一番话点醒了我们，这几年来我们真的太过份了，仗着你不会介意也不反击，就这么一直欺负你，而你却宽容的帮我们许多忙从不计较。相比之下，我们真的很下流，我们代表大家向你致上最深的歉意。”所以每个人送你一束花，表达我们的歉意，希望你能原谅我们过去不礼貌的态度。”A部门的小陈说道。

“对啊，石斑鱼，希望你能大人不计小人过。”B部门的小张也附和道。

“没错，你是我们的开心果，我们不能没有你……”“你秀逗啦！我们是要感谢她，又不是在慰留她，你当她要离职啦，笨蛋！”D部门的小李斥责C部门的小吴。

“是呀！”“乱说话！”“狗嘴吐不出象牙！”说错话的小吴惨遭无数卫生眼的扫射！

语清泪眼迷蒙的看着身旁的程经理。还有周围全站起来微笑凝望的同事，当然，还有前方温柔凝视她的立群。

“石斑鱼，这是我特别送给你的礼物。”程经理终于拿出藏在身后的绒布红盒，他将盒盖打开，里面是一条金项链。以雾面处理的郁金香花形串成的项练，看起来细致而高雅。“喜欢吗？”“这……不行！花我可以收下，但……”语清连连摇手，只是帮个小忙，怎能收这种大礼！“这太贵重……”

“别拒绝经理的一番心意，你在我底下做了三年的秘书。我什么也没有帮你争取，真是太惭愧了。就如卓协理所说，你真的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秘书。这次你帮了卓协理许多忙，让大家领到近半年的Bonus，你也是大功臣之一，就让我聊表一些心意。收下吧！”程经理取出项链，解开了铜环。“来，我帮你戴上。”“呃……这……不行……”语清尴尬的倒退好几步，双手将颈上的丝巾握得更紧。

“啊！”程经理楞了一下，而后绽开一抹会意的笑容。

“喔！我知道，你是嫌我是老头子吧！那我找个年轻小伙子，请卓协理帮你戴上。”办公室响起一阵怪叫声。

语清更是满脸潮红。

“不……不是这样！是……是……”她支吾以对，最后才小声的说道：“我脖子过敏，起了疹子，暂时不能戴任何金属物品……”“这样啊？”立群已站在她身前，正似笑非笑的望着她。“要不要我看看严不严重？”说完还作势要拿下她的丝巾。

“不要！”她尖声大喊，身子也弹开好几步。发现大家正惊讶的望着自己，语清尴尬得连脖子都红了。

“呃……是疹子长得好丑，不想让你们待会吃不下饭。”她嗫嚅的说道。

大家轰然笑开了。

“好吧，她不想戴就不要勉强她。”立群出面打了圆场，而后直视语清说道：“这条项链你就收下吧，然后你的中午时间记得留给我。”大家听了后，又是一阵怪叫笑闹声。

“好了，各位，我们已经担误上班时间半个小时了，记得在下班前将它补回来。现在快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在一片哀叫声中，他朝语清点个头。“语清，你进来帮我打一份订单。”说完，立群便转身回办公室。

语清吐吐舌头，乖乖的跟在他身后。

待语清一进办公室，立群便转身将门反锁。

“你……”她讶异的看着他的举动。

“我看看。”立群解下她的丝巾，看她脖子上净是一块块紫红的吻痕，他眼里有着得意与满足。

“还看！我今天早上像做小偷一样，偷偷摸摸的溜出来，深怕被我妈看到，肯定没完没了，都是你啦！”她一把夺回丝巾，气鼓鼓的说。

“等一下！”他拉住她的手，阻止她将丝巾系上去。出乎意料的，他竟埋首于她的颈项。

“你……现在在办公室……”脖子上传来他温热的呼吸，还有唇的游移，令语清全身一阵酥麻。

“我知道……”立群就是忍不住想再汲取她身体的清香，想再贴近她凝脂如雪的肌肤，想再多温存他在她身上留下的爱痕，想……亲近她……而后，他转移阵地停在她的唇上。

“以后，”他终于喘息的放开了她。“要等我吻过你之后再上口红，像现在这样，干干净净的红唇……”立群留恋的以拇指轻抚过她被吻得红肿的双唇。

语清只是柔柔的微笑。

“好吧！”他终于推离开她，大步走向办公桌后，手扶在皮椅上凝望着她，仿佛要特意和她保持距离。

“以后在办公室里以及上班时间，要离我远远的，明白吗？”“那……万一你是来靠近呢？”她眨着笑眼问道。

“那么……你就赶快制止我！”他粗声道。

“万一……我也制上不了呢？”她唇边的笑意更浓。

他看得失了神。

“那……你就偶尔让我得逞一下，该死！”他快如闪电的从办公桌后窜出，一伸手便搂住了语清。“我不是叫你现在要离我远远的？”“我想……偶尔让你得逞一下……”立群已经狂野的吞没了她。

窗外，冬的气息渐渐靠近；室内，却火热如夏。完全拒绝寒冷入侵。

企划部经理办公室。

“叩！叩！”“请进。”温和的女性声音。

卓立群推门而入。

坐在大型办公桌后的，是一位优雅美丽的女子，精明锐利的眼显示出她果断强悍的作风，是她的能干及强势让她位居要职，而不是因为她是卓家人——她是卓承雅。

她此刻也正打量着立群。

“请坐。”她温和的说道。

不愧是商场老将，即使她有太多的惊讶，也没有表现出来。

完全不是她所想象的模样，承雅看着立群在她桌前坐下，心中仍疑惑着。

公司数千名员工，立群能脱颖而出。吸引了她的注意力，最初是因为他是电子部新任的超级战将。短短两个月。就打破历年来电子部业绩从未

超过两亿的纪录，而且立刻窜升至利润中心排名冠军，创下有始以来当季奖金发放近半年底薪的高红利。

这个在公司内沸腾一时的话题人物，是个仅二十六岁的年轻男子，她在好奇之余，翻看他的人事资料后，不禁大为震惊——不仅因为他同姓卓，而且他来自美国……难道……难道他会是爸的……杰森？她今天找他来讨论下个月新企划案的配合方针，实际上是想探他的底。

老实说，她真是非常惊讶，也有点失望于他外表的——普通。

卓万长年轻时是个美男子，即使年纪大了，依然魅力十足；他的两个老婆也是数一数二的大美人，卓家的孩子，个个在外形上都相当出色。当然卓承泰是个例外，因为他耽于酒色中，长期下来把自己弄得像糟老头一般。想到他，承雅只能摇头。

“卓经理，”立群静静的开口。“你请我来，不会是要我坐着发呆吧？”

“喔，对不起。”承雅的注意力立刻拉回来。“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哦？”立群挑着眉看她，并未追问。

“你让我想起在美国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他一直住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见面……”“既然没见过，为什么我会让你想起他？”立群挑出她的语病。

“呃……”她也察觉自己的失言。“因为你们年龄相仿，而且你也是从美国回来的。”她赶紧转过来。

“从美国回来的年轻人很多哩！不是只有我。卓经理，我们是不是该来讨论，预备联合厂商办电子展的企划案？”立群不着痕迹的转移了话题。

“嗯……”承雅不禁讶异于他的主导气势。

“我看过企划案了，这个企画相当好，周边计画也很完善，不过我有些idea想提供作参考。”立群冷静的说道。

“你说。”她很好奇他这个业务人才会有什么企划点子。

“我看过以往联合参展的资料，发现来参观的大部份是民众，少部份是厂商。

如果我们的客层是针对大众，这个计画相当适合，但若是针对厂商，可能成效不大。

我们何不单独开个展示说明会，广邀买主及厂商来参观？地点可以考虑饭店的宴会厅，或者是租下总统套房，以轻松悠闲的方式与买主达成协议，虽然这种方式费用较高，但是可以打出群丰的高品质和知名度，卓经理可以参考看看。”立群粗略说出他心中的想法。

一席话听得承雅楞在当场。

“这点子……简直是太棒、太有创意了！”承雅满脸惊喜的笑容。“这是你想的？”立群微微点头。

“你是业务部协理吗？这个职位实在太埋没你了。你的企划头脑还真不是盖的，我会请示上面，好好提拔你这个人才。”承雅不禁欣赏的说道。

“谢谢您的抬爱，不过我希望在业务部再磨一段时间，增加自己的经验。”立群含蓄的说道。目前他是不希望有任何变动，而且他和语清才刚开始。

“你太谦虚了。”承雅愈看愈喜欢他。

他们又聊了十来分钟，立群才起身离去。

看着立群离去的背影，承雅内心不禁叹息：可惜他不是杰森！他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卓家出品的孩子。

真是可惜！

如果，她是指如果 - - 他真的是杰森的话，不只卓家，连群丰都有福了。

她居然怀孕了！

紧抓着医院的报告单，美琪神情恍惚，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游走着。

老天究竟给她开了个怎样的玩笑啊？！

多年前，她是这么的渴望孩子，天天祈祷上帝能听见她的恳求；如今上帝终于听见了，却是在多年后她不要孩子的今天给了她宛如致命的打击。

一个孩子！

他应该是在父母的呵护疼惜与珍爱中成长的孩子，而不是被拿来当作是争权夺利的工具。

没想到她和宗宇的最后一次，竟然延续出生命的火花。一个孩子，是他俩的爱情结晶哪！

此刻，她不知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一般老公遇到老婆珠胎暗结，肚子里怀的是其它男人的孩子时，肯定会暴跳如雷，甚至愤而休妻。她的老公，她悲哀的想道，他恐怕会鼓掌叫好、额手称庆吧！

天要下红雨了吗？还是，太阳要从西方出来了？否则，为什么她的世界里，所有的运行都出了问题？夫不夫、妻不妻，会不会也 - - 子不子？美琪悲惨的大笑 - - 哈！上梁不正下梁歪嘛！父母不伦不类，孩子又能好到哪里？对！她要拿掉他！

知道他以后不好。干嘛留他在世上，做另一个卓承泰？不！与其拿他做承泰的工具，不如现在立刻拿掉。免得他长大后才发现自己真正的身世。

美琪立刻回头转向医院。

走了几步，她又倏然停下。

是他们让他来到这世界，他已经有了生命，她怎能剥夺他生存的权利！

是大人的错误，怎能怪罪到无辜的孩子身上？他是如此纯净无瑕的来到这世界上，是大人罪恶沾染上他啊！

或许他会有宗宇那般俊朗的外貌，如果她是女儿，会不会是她的小翻版？噢！天，她怎能杀掉这么个可爱的孩子！老天！谁来救救她，她该怎么办？美琪忍不住蹲在路边，呜咽的哭了起来。

她真的好无助、好脆弱，谁能帮她？“我终于找到你了！”美琪抬起她满是泪痕的脸，看向那张她日思夜想，却又得躲得老远的熟悉面孔。

“把泪擦掉。”宗宇递上了手帕，冷冷的开口：“上车，我有话对你说。”

“不，我不要上车！”美琪惊慌的摇头。

“我说，上车，不要让我绑着你上车。”宗宇面无表情的盯着她。

她看一眼他即将发怒的神情。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坐进他车里。他一言不发的坐上驾驶座后，踩足油门，一路飙至阳明山上。

车甫一停下，美琪迅速打开车门，捧着满肚子的胃酸吐个不停，宗宇也帮忙拍着她的背。

“对不起。”他递过来一叠面纸。

“对不起？你疯了吗？开得这么快！”美琪愤怒的拍掉他的面纸，嘶喊道：“你是不要命了吗？你不想活也不要拖我下水，我还不死！”“我是疯了！”

你突然不联络、不见面，只字词组也没有！”宗宇痛楚的喊道：“就算利用完，也得说再见吧！”“啪！”美琪清脆的一巴掌赏在他脸上。

“很好！你觉得我是利用你，那你还找我做什么？我有钱！你要吗？我给你！”她忿怒的打开皮包，伸手准备取出钱包……“别这样！”宗宇将她紧紧的抱在怀里，任她如何挣扎也不放开。“我是气疯了，才会说那些话。谁叫你一个多月不见人影，手机也关机，我想你想得快疯了！”“你忘了吗？我是有夫之妇……”美琪豆大的泪珠一颗颗滑落，那四个字绑得她呼吸不过来，压得她好沉重，也好痛。

“离婚吧，嫁给我。”宗宇一字一句清晰的说道。

“不！”她惊慌的摇头，泪水仍串串落下。

“美琪！看清楚！真正相爱的是我们两个！”宗宇捧起她的脸面对着自己。

“没有了彼此，我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我藉酒浇愁，像行尸走肉，而你呢？憔悴不堪，蹲在大街上哭泣！你应该是我的！应该是在我怀里，被我珍爱保护着，而不是像朵枯萎的花朵，了无生气！不能让你快乐的婚姻，何必留着？那人渣根本不配作你的老公，他如果不能像我这样爱你，凭什么留住你！”“别说了！”她捂住耳朵呜咽道。

“如果你不敢，我去告诉他……”“他早知道了！”她悲哀的说道。

“他知道刊”宗宇愣了一愣，立刻紧盯着她。“他有没有对你怎样？是他不准你来见我吗？他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什么都没做！”她只能摇头，她不能说出那可耻的条件！

“没有？为什么……”不对！如果他早知道，为什么那天还能若无其事的和自己打招呼？一般男人怎能忍受老婆给自己戴绿帽？不对！这中间必有蹊跷！

“告诉我，他威胁你什么？”宗宇按住她的下巴，直直的望进她眼里。

美琪仍摇头不语，泪也掉得更凶！

“告诉我！他究竟威胁你什么？我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啊！在公司，我并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也没什么把柄落在我……”他陡地住了口，震惊的瞪着美琪，无法置信这样的可能。

“难道……他要你怀我的孩子？要借我的种？”他艰难的吐出一字一句。

美琪终于崩溃了！她挣脱了他的怀抱。疯狂跑离开宗宇的怀里。在这羞耻的一刻，她不要见到他！

“美琪！”他实时的伸手抱住了她。“你在做什么？旁边是马路，你不要命了吗？”“我是不要命了！像我这种女人，只能被丈夫当作是生育的机器，上任何人的床都无所谓！只要有孩子能让他得到继承权，谁的种都无所谓！哈哈！”她泪流满面的大笑。

“这就是我千挑万选婚姻、最好的选择！即使我不受他，我还是嫁了！为什么？因为他有良好的家世背景、他出身豪门、与我家门当户对！我也利用了他，现在我是自食恶果，我遭到报应了！哈哈！懂吗？这是报应！”“美琪，你冷静点！”“你走开！你走！我活该受到报应，活该被蹂躏，活该吃苦受罪！活该一辈子没有老公的孩子！这都是我活该！你走、你走！不要来靠近我这受到报应的女人！你走啊——”她哭得声嘶力竭、肝肠寸断。

宗宇只能牢牢的抱住她，不敢放开，也不愿放开。

良久，美琪的啜泣声变成断断续续的呜咽。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宗宇微红着眼，喑哑的声音缓缓诉

说：“你那时穿著一身银白的晚礼服，头上梳了个高高的髻，绑了条银色缎带，沉静而面带忧郁的坐在角落，我就站在那里被你强烈的吸引着，不由自主一步步走向你的情网而无法自拔。”“即使明知你罗敷有夫，属于另一个男人，但我就是不可救药的爱上你。看到你因为我的几句话恢复了小女人般的娇态与神采，我更是无法放手。如果那个男人善待你，我会默默守候，不打扰你，但是他没有，每次看到你在他身边毫无生气、恹恹病容时，我都会恨我自己，明明你在我怀里是这么娇艳动人、快乐明朗，我为什么还能眼睁睁的看你在他怀里枯萎！也许我没有好家世、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但是我很上进，我会给你一个稳定的家，最重要的是我爱你比自己还深，我不能容忍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他温柔带泪的眼一瞬也不瞬的凝视着她。“你只是年轻，不懂得选择自己要的是什么。”

你看，上天又给了你一次机会，有个为你掏心掏肺的男人站在这里，等待你重新再作一次抉择。美琪。给我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别这么快就放弃我，好吗？”泪水重新涌上她的双眸。

“你为什么这么傻？你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女人，何苦要我这支离破碎的女人？！”“爱情是毫无道理的，或许是上帝派我来修补你的支离破碎。因为，只有我强烈的爱才能让你的伤口愈合，只有我适合修护你……”他温柔的捧起她的脸蛋，细细碎碎的吻着。

他的爱，密密的填满了她的伤痕，瞬间，她彷彿再生般，有了新生的自信与勇气。

“给我时间，我回去说服我爸。”她轻声说道。

“你答应了？”他欣喜若狂的低呼。

美琪终于扬起一道羞赧的微笑。

“既然你都不怕冒这个险，我怎能不努力试看看！”她含泪带笑地说道。

“喔！太棒了！”他兴奋的抱起她转了一大圈。

“别再转了，我头晕……”美琪摀住胸口。压下恶心的感受。

“对不起！我扶你回车上坐好了。”宗宇小心翼翼的牵起她的手，脸上仍是止不住的笑容。

“宗宇，我……”“什么事？”他俯下头靠近她。

她贴近他耳畔，轻声说了一句话。

“什么？你怀孕了！那……那我不就要做爸爸了！”他掩不住喜悦的笑脸，温柔的紧拥住她。“你现在是我的大宝贝，肚子里的宝宝就是我的小宝贝，我会以全部的生命来爱你、保护你……”“如果你不嫌我是个麻烦……”他伸手覆住她的唇。

“别再怀疑我的爱，为你死我都心甘情愿，能拥有你才是我真正的幸福。美琪，则让我等太久。”美琪突然打了个冷颤。

她只能搂紧宗宇，企图汲取些温暖与勇气，还有……甩掉那莫名的不安。

两人沉浸在彼此爱的气息里，浑然不觉背后另一辆车正悄悄驶离。

深秋，渐萧瑟……

第九章

郊外树林内。

“你确定我老婆怀孕了？”“确定，医院的验孕报告写得一清二楚。”“哈哈……”卓承泰一扫前阵子的阴霾，高兴的哈哈大笑。眼看继承权就要手到擒来，他怎能不开心！

“还有一件事……”私家侦探继续报告。“说。”他开心的点上烟。

“你老婆答应了刘宗宇的求婚。”“什么！”他霍然放下打火机。怒目大吼。私家侦探见怪不怪的瞄了他一眼。

“刘宗宇叫你老婆离婚嫁给他，而且他已经知道你老婆怀孕的事。”“妈的！他倒是食髓知味……”卓承泰脸色阴沉的暗骂道。

“还要继续监视你老婆吗？”“当然！这是你的钱，有动静再来向我报告。”“是，没事我先走了。”“嗯。”卓承泰挥挥手，示意他离开。

私家侦探离去后，卓承泰仍兀自在心中盘算。

他这步棋布了这么久，美琪好不容易怀孕，他怎能让她离婚？万一她又透露出他不能生育的事实，那他一辈子永无翻身之日！

不行，这个时候正是关键时刻，事关卓家继承权的问题，说什么他也不能让它功亏一篑！

看来，他精心计画一年的布局要慢慢浮上台面，谁敢挡他的路，谁就不得好死。

刘宗宇啊！别怪我手下不留情，谁叫你长不对眼，惹上我老婆呢！还居然叫她离婚！

啧啧！卓承泰不禁摇头。陪她上床、解解闷也就罢了，居然还想娶她？肯定是个不嫌二手货的烂好人！

是谁说好人不长命？真是说对了！哈哈！卓承泰残忍的笑声划破林间，直上云霄……

立群一早踏进办公室，发现大家交头接耳、闹哄哄一片，完全没有平时上班的肃穆。

“怎么回事？是我走错地方吗？”立群静静的开口。

“卓协理，你还不知道吗？公司找到出卖电子部的元凶，也就是害我们漏失掉 STT 台湾总代理权的内贼，就是计算机部经理刘宗宇，公司今早在布告栏宣布实时开除，而且是立刻生效。”崔品玫立刻起身解释。

“真是大快人心啊！”A 部门的小李叫道。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看他相貌堂堂……”助理美娟一脸惋惜的模样。

“知道吧！像我这种平凡的男人最老实了。”“少往脸上贴金了。”“好了，各位，现在是上班时间，有什么事下班再说。”他温和的制止了大家的喧闹。

“语清，你进来一下。”语清现在已习惯早晨的拥吻，所以她也习惯性的跟在他身后进入办公室。

立群进了办公室，并没有像平常那般反锁上门，他沉吟着踱步至办公桌前。

“语清？”他高深莫测的脸仍沉浸于思绪中，并未看向语清。“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心细如发的语清，早已察觉他深思不语的原因，加上这阵子的相处及对他的了解，她知道刘宗宇的事件他不会不闻不问。

“想知道我真正的看法吗？”见他慎重的点头，语清略一沉吟便说道：“我

觉得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为什么？”他淡淡的问。

“虽然我对他认识不深，但曾听过一些他的传言。曾经他坚持开除了一位资深的高级主管，只因为他未获批示，便擅自进入档案里查看人事资料。这不是最机密的档案。

罪不至开除，但刘宗宇仍让他卷铺盖走路。听说他坚持的理由是——计算机部门高手云集，有机会、也更容易解开密码进入机密档案，所以在人格操守及职业道德上，他的要求比一般部门更为严格。”语清娓娓道来。

“这样纪律严格的主管会监守自盗？而且我相信从一个人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语清回想有几次在公司遇到他，他总是温和的点点头打招呼。“他的眼神正直而诚恳，不像是会出卖公司的人。最让我起疑的部分是，公司所谓的证据并没有和刘宗宇当面对质过，便径自宣判他的罪，这个决定似乎太匆促，也太草率。”“或许他是为了女人？”“嗯？你……你也知道这个传闻？”语清讶异他也会知道这种八卦消息。

“谣言如风，散得很快。”他不置可否地说道。虽然他不爱听这种马路消息，但往往这些消息会透露些许蛛丝马迹。尤其又是群丰的高级主管搭上桌家的人，他更是不得不听。

“坦白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低。想想看，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如果是利。能比总裁这个亿万富翁富有吗？如果为名，这种商业间谍，只会让所有公司不敢录用他，这么做等于是自毁前程。而且漏失掉总代理权，并不可能让群丰倒闭。如果他是为了女人而想打击卓承泰。那这个方法太笨了，既没名又没利，得不到好处，反而惹来一身腥。”语清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一针见血。

立群对她的敏锐度及看事情面的广度有了更高的评价。她与自己所想的完全不谋而合。

“那刘宗宇怎么说？他有替自己澄清吗？”“不知道。”她摇摇头。“据说他还没进办公室。”“这样啊，那么，你觉得……”立群不知何时走到她身前。贴近的声音吓了语清一跳。“在我的眼神里你看到什么？”“嗯？！”她楞楞的看着他漂亮的眼睛正盯着自己。他把眼镜摘下了。

“对一个陌生男子你都可以观察入微、分析得透彻，那我和你这么亲近，你应该更了解我喽！”他声音里有着浓浓的醋意。

“你……你吃醋了。”她绽放一抹微笑。

“你还没告诉我答案。”他抓住她的手问道。看她刚才对刘宗宇赞誉有加，让他听了很不是滋味，明知她只是在分析事情，他仍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我的答案可能不准喔。”她仍甜甜的笑。

“为什么？”他蹙眉问道。

“因为，我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你在我眼里这么的完美，几乎没有缺点。”她眼里闪着动人的光采。

“几乎？”他挑眉问道，嘴角露出的笑意显示出对她的话相当满意。

“就是有一点很不好，老是爱啃咬人。你看我最近只能穿高领的衣服，程经理老是追问我有没有戴他送的项链，害我都快找不到借口了。”她含羞带怯的说道。

“那么……下次我吻低一点好了。”他慵懒的笑意中带着激情的暗示。想象他的吻在她雪白凝脂的肌肤游移时，他竟一阵颤栗。

“唉呀！你又不正经，不跟你说了！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处理？”语清

面红耳赤的转移话题。

“有，查一下富电这一年的销售情形，还有它的背景资料，我有些疑点需要再澄清。

还有，查一下鑫阳是谁的客户，居然超额出货，结果导致国外订单货不足必须 deley。顺便查一下是谁签字批准，我不记得程经理曾提过这个 case。麻烦你今天之前给我资料。

暂时就先这样。”他下了一连串的指示，已恢复上班时的冷静与从容。

“好，没事我先出去。”语清转身欲走出办公室。“等等。”立群叫住了她。

语清转过身，眼底有着期待。

“还有这份季业绩成长预估表，麻烦你 keyin。”语清接过立群手上的资料，眼底有掩不住的失望。她转回身走向门口。

立群忍住唇边的笑意，一个大步便欺身至门边。

他只手按在门上，垂眸带笑低语：“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语清无精打采的仰起脸蛋看向他，正好接住他温暖柔软的唇，贴合得密密的、紧紧的...轻喃声从辗转的唇齿间泄出：“我的权利.....从来.....不会忘记，小傻瓜。”

“对不起，现在有空吗？”语清兴奋的敲门后，探头进立群的办公室问道。

“有，请进来。”立群正专注的研究群丰近三年来的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

在语清进来前，他拿另一份计算机报表盖住了资料。

“猜我发现了什么？”她眼里闪动着惊人的喜悦，溢于言表的兴奋不言而喻。

“嗯.....一匹英俊的狼？”他托着腮眷恋的凝视着她；因兴奋而显得白里透红的脸蛋，份外娇媚动人。而且可口！令他忍不住想咬一口.....“狼！”她楞了一下，瞬间明了了他的暗示，脸蛋更是红得像苹果。“你又在胡说八道了，说正经的啦！我告诉你，我发现了惊人的内幕，是有关富电和鑫阳的消息。”“坐下来。”立群立刻恢复一本正经。语清将查到的资料放在他桌上。

“这是富电一年来的出口状况。很奇怪，居然大部份的客户和我们的重叠，显示出我们有一部份的量被他们吃了。难怪客户的订货量减少，我们还以为是不景气。再来看鑫阳。它的下订数量一直相当大，上个月甚至拿到五百万 pcs 的量，才因此占到国外部的货。这里有两个奇怪的现象，我查出富电居然是鑫阳的主要客户，占百分之八十的出货量，而且，”她停顿一下，严肃的说道：“鑫阳的卖价都是我们的进价。”“进价！那表示是赔钱卖？”立群震惊的怒道。究竟是谁敢大胆的在群丰里只手遮天？！“是谁负责的客户？”“是D部门的陈裕龙，不过.....”语清略一犹豫。

“不过什么？”立群冷冷的问道。待会他要这个家伙进办公室谈谈，看他向谁借的胆，敢在群丰里胡搞！

“这个客户是总裁 pass 给他的。他说单价是总裁决定，只是业绩挂在他身上。”语清缓缓说出真相。

“什么！”立群震惊的瞪着语清，好半晌说不出话。

“还有更令人震惊的事，”语清突然不再觉得兴奋。事实的真相可能令他

左右为难，难以处理，而且会造成群丰的大地震。“实际上，富电与鑫阳根本是同一家，只是富电负责国外进出口业务，鑫阳则负责 LOCAL 市场。他们在同一栋楼上下楼层，电话也不同，所以电子界大部份人都不知是同一个老板。”真相终于呼之欲出。

群丰的总裁破坏了公司的行情价，让同行的竞争力比自己强，而打了自家人。

而富电抢了 STT 的台湾总代理权与此不无关系。

将这些结果与刘宗宇的事件兜在一起，令人震惊的可怕答案令立群惊愕得喘不过气来。爸说群丰内部有内贼时，他还半信半疑，结果竟然是……立群现在的心情沉重无比。证据如果确凿。他该如何向爸启齿？立群疲倦的揉了揉眉心。一抬眼，正对上语清关心的眼。

“你还好吗？”她眼底有着了解与关怀。

蕙质兰心的她大概也猜出个七、八分，知道了这件事爆发的严重后果，所以担心他的立场难为。立群心中不禁叹息。这些都不是最困难的部份，最难的是这件事一旦水落石出。也代表他将结束卓协理这个身分。到时候，她会接受他的新身分吗？老实说，他完全没有信心。

“我不好！”立群冲口而出，倾身向前紧盯着语清。“如果……如果我有任何的变动或……不同，你还会喜欢那样的我吗？”语清闻言，羞赧的微一微笑。

“只要你的心不变，不管你有任何的变动，我……我也不会变！”她以为他说的是工作上的变动。

“是吗？”他仍是没有信心的瞧着她。或许该找个时间，同她坦白这一切，起码让她有心理准备。“语清，今晚一起吃饭，好吗？”“好呀，老地方见吗？”为了避人耳目，她都在公司后面的巷子等他。

“嗯，好吧，资料留在我这里，你先出去吧！”立群深靠进皮椅里，疲累的说道。

他现在心里一团乱，想好好厘清这一切，想清楚下一步该如何作。

或许该打个电话给妈，好几天没和她联络了，若不是她坚持要留在美国，他早就将她接来台湾一起住。

是什么原因让妈在二十六年后，坚持他一定要认祖归宗？这个原因他至今仍问不出答案。

即使他再不喜欢这个陌生的环境，及陌生的家人，但因为对母亲做了承诺，所以他只好忍受这一切。

语清是除了母亲外，他唯一留在台湾的动力。是她让他对台湾开始有了感情，开始恋栈此地，甚至有生根落地的念头，只因为这里有个令他眷恋的她呀！

他绝不会为任何事放弃她，即使卓家也不行。

因为……老天！立群震惊的发现一项事实。

因为 - - 他爱上了语清。

这份突来的认知，让立群的心瞬间爆炸开来。

难怪他的眼光总是情不自禁跟随着她，她的一颦一笑更是强烈的左右他所有情绪。

原来不知不觉中，她已深入他的血液，进驻他的心房，原来爱苗早已深种……肯定了对语清的感情，他也更清楚的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不论结果

如何。他绝不会让语清受到任何的伤害。

除了语清。任何事对他来说根本是微不足道。

一切豁然开朗后，立群展现了一抹轻松自在的笑意。

定下心来，他恢复了冷静，再度投入工作。

转眼间，已到了下班时间。

立群立刻结束手边的工作，收拾资料准备下班。想想他这个工作狂，也会有急着下班赶着赴约的一天，想来就忍不住觉得好笑。

或许他今晚可以教他的爱人一些较深入的亲亲游戏。以他炙热的唇一路延烧她白细的肌肤，烧到她在他怀中颤抖不止……再也不想离开他！这个想法令他笑意更深。

“铃！铃！”桌上的私人电话响起。

立群拢紧眉头，不甚高兴的瞪着它——若没什么重要的事，还打来耽误他和语清的约会，他肯定会臭骂一顿。

“喂！”他口气很是差劲。

“杰森？”是爸爸！他怎会打来？不是说好由自己主动找他？“我是，爸，怎么了？”不对！他的声音……似乎哽咽了……立群心头一紧。

“杰森，你快来美国，你妈她……她快不行了！”电话中的声音苍老而疲惫。

“爸！你说什么？你说妈不行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立群惊愕得差点握不住听筒。

“你妈她……她已经是子宫癌末期，怕是活不了多久！”“怎么可能！前几天我还和她通过电话，她还好好的！”立群难以置信，他美丽的母亲得了癌症，不久于人世？怎么可能！

“她一直隐瞒我们，不让我们知道，我也是一星期前心血来潮到美国看她，发现她痛晕在家里，我才知道。她一直不准我告诉你，可是我看她痛晕的次数愈来愈频繁，我担心她快熬不过去。来吧，杰森，我想你会希望能陪她走完最后一段……”电话中的声音愈来愈沉痛。

“你们在哪里？”立群颤声问道。

“在家里，你妈说……她要死在家里。”立群痛楚得如心上被割了一刀。心痛得无法自持！

“我立刻搭最近的一班飞机过去！请您……一定要让她撑下去，无论如何都要让我见她最后一面……”他哀痛的恳求。她一直是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他实在无法想象自己即将失去她……“杰森，我尽我所能！你快来，我们见面再说！”挂断了电话，立群空洞的注视前方，脑海里浮现一幕幕往事。他该猜出来的！

相依为命了二十几年，却突然要将他还给爸爸，他就应该猜到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否则妈怎会愿意割舍心头的一块肉！立群悔恨交加，痛责自己竟然如此大意。

希望他回去时还来得及。

老天！语清还在楼下等他！立群猛然想起了他的约会。他必须告诉她一声，他不能任她独自在冷风中站一整晚！

他匆忙下楼，连奔带跑直达目的地。

远远看到语清温柔的笑脸迎向他时，立群突然觉得脆弱，有股莫名的冲动想倾泄他所有的沉痛与哀伤。

但是他只是一言不发，伸手搂住了语清；他动也不动将她抱得好紧好紧，埋首在发间的呼吸，透露出他混乱的气息。

语清讶异于他的突兀举动，但是她没有表现出来，仍静静的抱住他，听着他急促的心跳及紊乱的呼吸声；语清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否则他不会失去了冷静。

良久，他终于抬起了头。

“语清。对不起，我刚接到电话，说我妈快不行了，我必须回美国一趟，今晚……”语气是浓浓的忧伤。

“什么！这么严重的事，那你还站在这里？！”语清不由分说便推他走向停车场。

“现在不是旺季，应该还有位子，你赶快到机场直接订位，我会帮你向公司请假一星期，你放心，这里的事我会帮你处理。对了，护照有在身边吗？”他们已经走到了停车场。

打开车门前，立群转过身面对语清。

“谢谢你。”他深吸一口气。她的体谅与体贴让他备受感动，相对的，更增添了他的不舍，他甚至没有时间表白。

“语清，”他忧虑的捧起她的脸蛋，喃喃低语：“等我回来，不管发生任何事，答应我，你绝对不会离开我。答应我，嗯？”语清慎重的点一下头。

立群凝视着眼前令他爱得无法自拔的容颜，心中有着强烈的不安，对于真相大白后她的反应，他真的非常非常担心。

仿佛要得到她的保证般，他猛然吻住她。强烈的热情与渴望夹杂更多复杂的不安与……不舍。辗转厮磨，任需索的唇舌不断攻城掠地，想占有一方角落……最后，他喘息着转至她耳畔轻声呢喃后，深深的看了她一眼，便转身坐进车里，头也不回地驶离停车场。

留下语清仍痴痴的站立风中，凝视立群的车子迅速消失于夜色中。

他火热的拥吻仍令她血液沸腾、全身温暖。而他临走前的耳语，却令她疑惑。

声音虽轻柔，却相当清楚，只有三个字，她很肯定。但问题是——她有听没有懂。

如果没听错，他的发音类似这三个字——“迪阿牟”(DIAMO)是法文吗？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十章

“你说什么！宗宇被公司开除？”美琪难以置信的瞪着卓承泰。

“这件轰动整个群丰的大事你不知道？这倒奇怪了，你的亲密爱人没向你报告这件丢人的糗事？啊哈！说得也是，这种下三滥的事他怎么说得出口。”卓承泰扯着一脸恶意的假笑，故意讥讽道。

“你住口！我不准你这样污辱他！是不是你公报私仇，故意让他走路？”美琪倏地想到这个可能性，不禁怒声骂道：“你实在太卑鄙无耻！”“我卑鄙无耻？你这个荡妇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轻蔑不在乎的冷笑。“而且别忘了，是谁勾搭了我的老婆，让我戴绿帽子！是刘宗宇这个卑鄙无耻的下流胚！他

甚至厚颜无耻到打公司的主意，竟然泄露公司机密，让别家抢了我们的代理权。哈！人算不如天算，还是被我们逮到，开除他算是便宜他了！”“怎么可能！他绝不是这种人，我不相信！”美琪慌乱的摇头。

“哼！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们查到对方汇到他帐户里的五百万，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据！他为什么铤而走险，我想你心里最清楚吧？”他意有所指的睨着她。

美琪楞了一楞。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强作镇定。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如道他们的计画……“听说他想娶你……”冷冷的一句话犹如投下一颗炸弹，炸得美琪头昏脑胀、心神俱裂！

“你……你听谁说的？”好一会儿，她才找到自己支离破碎的声音“我听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你就是祸首。

是你让刘宗宇为了你甘冒风险，而作了商业间谍。”卓承泰阴沉的冷笑。

“不！你胡说！他不会……”美琪颤巍巍的反驳道。看她顿时刷白的脸色，知道这些话深深击中了她的痛处。

“他甚至不嫌你是二手货而愿意娶你，为什么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看她痛苦的神色，卓承泰更是痛快极了，继续步步逼近。“他偷吃不但不抹干净嘴巴，还想要来抢，他是活得不耐烦了。他也不看清楚你是谁的女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除非是我卓承泰不要，否则谁也别想抢我的东西！”“为什么？既然你不爱我，为什么不放我一马？这样的婚姻根本是有名无实！”“孩子。”他冷酷的直视她。“我要孩子。”“你……”美琪惊喘的倒退好几步。她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卓承泰也没有碰过她，为什么他会知道？“我说过，谁都不能破坏我的计画，我一定要得到继承权。我不会让你离开，包括你的孩子。我有钱有势，孩子跟着我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他轻蔑的冷眼看她。

“刘宗宇能给你什么？被群丰开除还是这种不名誉的原因，没有公司敢再录用这种商业间谍，这辈子他是别想在业界混了，这种人等于是完蛋了，你还敢跟他吗？就算不为自己，你也得为孩子想，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不！不……”美琪摇着头，泪珠夺眶而出。她绝不相信宗宇是这种人，他是那么正直诚恳的男人！他唯一做了有违道德的事，就是认识她，是她害了他……“承泰，我没有答应嫁给他！求你救他，放他一马吧！求求你！”美琪伤心欲绝的哭倒在承泰脚边哀求。

“想求我了呀？哈哈！我们这高高在上的美琪小姐也会求人了吗？”承泰恶意的笑着，一脸的虚伪做作。“啧啧！真是感动呀！可惜！唉……”“可惜什么？你快说！”美琪惊恐的拉住承泰追问。

承泰同情的看向美琪，嘴角却扯出一抹冷血阴沉。

“可惜他早已无颜见江东父老，畏罪自杀……”“不！你说谎！你说谎！我不信！我不信……”美琪疯狂的扯着卓承泰，泪流满面的大喊。

“公告一贴出来，他就失踪了，三天后有人在海边捞起他的车，据说他连人带车冲进海里，车子找到了，尸体却不见了，可能被鱼群吃掉……”“不——”美琪眼前一黑，晕厥了过去。

“少爷，少奶奶还是没吃……”佣人陈妈端下了原封未动的饭菜。

“怎么能不吃呢？一整天都没进食。”大妈宋宝珠皱着眉头看向儿子。“承

泰，你也真是的，明知你老婆怀孕了，还把她气得晕倒了。”知道媳妇怀孕了，却是透过她晕倒、医生来看后宣布才得知。难怪宋宝珠对承泰颇有微词，这可是卓家第一个孙子呢！叫她怎能不紧张呢！

“唉呀！妈，她就是这样奇怪的脾气，别理她，饿了自然会来吃饭了。”承泰仍自顾自的吃饭。

“你这个人要做爸爸了，还这么对你老婆，别忘了她现在可是怀着你的孩子，饿了她也饿到你的孩子……”“妈，我正在吃饭耶！你没听过吃饭皇帝大！”承泰口气不善的说完后继续扒饭吃菜，丝毫没有上去探看老婆的意思。

宋宝珠当场气得说不出话。

“大妈，我上去看看嫂子好了。”在一旁快看不下去的承芸接口道。

平常她很少在家吃饭，最近因为爸又去美国“探亲”了——探望虞伶。所以她会拨空陪大妈及妈一起吃饭，没想到又看到承泰另一面的坏样；他不仅是个不负责任的丈夫，居然还是个恶爸爸！

大家在替他老婆担心，他竟然还一副没事人样。

承芸只能摇头，真是卓家不幸！

“承芸，你真贴心！”宋宝珠感激的看着她。“你们都是年轻人，比较聊得来，上去劝劝她。”“是呀！可能刚怀孕，人不大舒服，火气也比较大，劝一劝就没事了。”了采依在旁附和道。

承芸点点头。端着饭菜上楼。

敲门敲了好一会儿都没人理睬，承芸直接推门进去。

房间内没有开灯，黑漆漆一片，只有窗外的月光洒进一些光影。承芸站了好一会儿才适应房间的暗度。

她举目四望，终于看见美琪卷缩在沙发的一角，不仔细看还看不出那小小、缩成一团的影子是她。

承芸将餐盘轻轻放在矮桌上，然后走近她身旁坐了下来。

就着微弱的月光，承芸仔细打量着面容呆滞、眼神空茫，望着前方的美琪。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是孽缘吧！看来美琪是认真的。

她和刘宗宇的事传遍了整个公司，这是个公开的秘密。承芸刚开始还非常忿怒，无法谅解嫂子的出轨，即使卓承泰时有拈花惹草的风流韵事传出。直至她进了群丰和承泰共事，加上她也见到了传闻中的男主角，她才整个改观。任谁都会觉得嫂子和刘宗宇是对金童玉女，而不是和卓承泰！即使她是卓家人，也不得不承认。

这次刘宗宇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嫂子可能也听到消息了，才会整个人崩溃。

她才不相信是承泰气晕了她。

老贯说，她很同情嫂子，就她记忆所及，他们的婚姻一直是毫无温度，两人相敬如“冰”。才新婚第三天，卓承泰就故态复萌又去酒廊泡小姐。

对于卓承泰，她只能说他不适合稳定的婚姻生活，他不安定的灵魂喜欢汲取新鲜及莺莺燕燕环绕着他，如众星拱月般，一个女人的爱情对他来说太单调乏味了。

也难怪嫂子会红杏出墙。谁叫卓承泰不能好好守护娇妻！他可以风流

花心，难道嫂子就该在家任其自生自灭？这种为了男人苦守寒窑十八年的事在现代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彼此都有坚贞不移的浓烈爱情，否则这真的是太强人所难，也太匪夷所思了。

爱情这道方程式，解了好几千年，仍没有答案可寻呵！承芸不禁祈祷。希望自己的习题会简单一些。

“嫂子，吃点饭吧，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出气呀，身体垮了还不是自己难过。”承芸开口劝道。

美琪仍一动也不动。毫无反应。

“嫂子，你别忘了肚子里的小孩，你不吃饭等于是饿到他，他多无辜呀！就算你气承泰也不必气孩子嘛！”美琪仍神情呆滞。

“嫂子，你别再折磨自己了，刘宗宇死了，你还活着呀……”“不！他没死，他没死！他说要一辈子保护我，他不会丢下我不顾，他不会……”刘宗宇这个名字打开了她的知觉、开启了她的心灵，那种刀割般的痛苦又再度凌迟她的心，让她如负伤的猛兽般嘶喊了出来。

“嫂子，你别激动，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呀！”承芸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虽然她谈过几次恋爱，但最后都无疾而终；因为她想谈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而不是平淡如水的。看到嫂子全身散发出的强烈悲痛，她终于知道什么叫“刻骨铭心”！

她竟也忍不住心酸。

“不，他怎么能丢了我一个人走！他说他爱我比爱他自己深，他绝不会让我受一丝一毫的伤害，他不会离开我的！”美琪痛哭失声的喊道。上天怎能这样对她！给了她希望又立刻夺走，这种失去的痛狠狠撕裂着她的心，教她痛不欲生，他怎能让她一人痛楚的独活！她想死！

“嫂子、嫂子！”承芸忍不住抱住了她，陪着她流泪。此刻她们不是小姑和嫂子的身分，她只是个为了爱情而感动的女人。“你要坚强啊！别忘了你有孕在身，哭坏了身子对孩子也不好哇！”孩子！她差点忘了孩子！他留了爱给她，这是他在世上唯一留给她的纪念啊！

美琪不禁掩面哀切的呜咽，他怎能这么残忍的就弃她和孩子而去！就在他们正要开始编织美梦的时候！

不行！孩子已经失去了父亲，她这个做母亲的更不能再软弱下去，她要站起来保护她和宗宇的孩子！坚强的母性光辉溢满了她泪湿的脸庞。

此刻，她也作了一个决定，她不禁祈求宗宇在天之灵能给她力量与勇气。

以手背抹去了泪，她转头看向红了眼眶的承芸。

“承芸，谢谢你！”她伸出手诚心的握住承芸。不禁想到自己以前总是安静的躲在角落，从没有踏出她的天地去看看外面、去接触其它人，也因而阻隔了友谊及关心。

“别客气，你只要知道，我是和你同一国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支持你。”承芸慷慨的允诺。即使她和承泰离婚，她也会鼓掌叫好。

美琪感动得无以复加，看来，她多了个朋友。

突然肚子咕噜噜的抗议了。

“看来，我的孩子在向我抱怨不给他饭吃了。”美琪温柔的轻抚着肚子。

“来吃饭吧，盼了这么久的孩子，好不容易有了，就要珍惜他。”承芸微

笑的看着美琪总算恢复正常。

是呀！盼了这么久的孩子，是她和宗宇曾经相爱过的证明，她更要努力去争取一切，实现对宗宇的承诺，让他能走得更安心.....她拿起碗筷，决定好好喂饱自己，才有体力完成她的计画。

又过了三十八万八千九百一十二秒，也就是过了四天半了！

语清从不知道，原来等待是这么磨人。什么度日如年！根本是度“秒”如年嘛！

自从立群去美国后，办公室突然变得了无生气，她工作起来也不再兴致勃勃，总觉得少了那么一了点东西。

回到家里，看到爸妈的恩爱样，她更是无法不想起立群的温言软语及他热情的拥吻。

立群看似冷漠寡情，内心却十分热情；她知道这是因为他不好大喜功、不擅表现自己，他宁可用行动证明。

他是个多做少说的男人，是个只看行动不凭口才的主管，也因此完全改变整个电子部的风气。真正做事的人被提拔起来，只动口不动手的人自然就得走路，赏罚分明的情况下，电子部整个业绩全面提升，风气也转为积极且朝气蓬勃，每个人对他都是敬爱有加。语清更是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是她的男友！

男友！这个字眼令语清心里一阵激荡，不管未来如何，这个出色的男人目前是属于她的。

她心里忍不住一阵甜蜜，嘴角不由得扬起一丝甜笑。

雪卿在旁盯着她瞧已经好半晌。心里也忍不住开心。

“语清，这印尼航空失事，令你这么高兴？”雪卿故意打趣道。

“什么？”语清回过神来，才发现前方电视机正播出印尼航空因霾害而造成坠机事件。“不是啦！我正在想别的事，没有注意新闻.....”严重的空难事件移转了她的注意力。她专注的看着新闻，在听到罹难的正确人数时不禁皱紧了眉头。

“语清.....”雪卿故意漫不经心的问道：“你和他现在到底怎样了？”“什么怎样了？”她仍未移开视线。老天！这种灰暗的天气怎能让飞机航行呢？印尼政府怎么不禁止呢？“你那个男友啊！”雪卿也不知道是哪个男友，语清可保密得紧，一丝消息都不透露。若不是无意中看到她脖子上的吻痕，她这个做妈的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谈恋爱了！

都已经亲脖子了，肯定进展到某个程度.....这可教雪卿急死了！想问又怕知道答案，希望女儿被人爱，却又怕她被欺负，天下父母真是难为呀！

“喔，他回美国去了。”语清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她仍专注于萤光幕上。亲人前来认尸的哀恸画面，令语清也忍不住红了眼眶：高高兴兴出门游玩，却是天人永隔、悲剧收场，怎不令人感叹人生的无常！

“回美国？你们分手啦？”雪卿惊愕的提高音量。

“什么？”语清被高分贝的音量吓得转过了头。

“喔！女儿.....”雪卿心疼的看着女儿垂泪的眼。那男孩的离开一定造成她很大的伤害，噢！她居然在这边挖女儿的伤疤，她真是不可饶恕！

“别伤心！是他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你的美，离开了也好，表示他和

你无缘……”“妈，你在说什么啊？”语清哭笑不得的看着她妈一脸的愧疚，顺手抽了张面纸吸干眼眶的水珠。

“我是说分手了也好……”“谁分手呀？”语清一脸的好笑。

“你不是和……你男友分手？”雪卿小心翼翼的瞧着语清。这可奇了，这会儿又像是没事了般。

“哪有！你听谁说呀！”“你刚不是说他回美国了？”雪卿认真的盯着她。

“嗯？”语清楞了一下，自己居然不小心说溜了嘴。“喔！他是有事回美国，事情办完就回来了。”“这样子啊！害妈吓了一跳，那你没事掉什么泪呀！”雪卿埋怨的看了她一眼。

她年纪大了，可禁不起这种惊吓。

“人家是看印尼空难，觉得好可怜，忍不住鼻酸呀！”语清轻笑着撒娇，露出小女儿的娇态。

“你哟！就是什么都不告诉妈，才让妈担心得要命，东猜西猜的。”雪卿笑着骂道。

“妈，事情又还没成定局，现在只是好朋友呀！”语清笑得轻描淡写。不愿多提。

“只是好朋友就亲得你脖子一块一块的，那再要好是不是要把你身子都给人家啦！”雪卿忍不住轻声斥责。她就怕女儿傻乎乎的给了心，又失了身，万一又没有结果，那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妈！”语清倏地红遍了双颊。

“女儿啊！妈是提醒你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谈恋爱千万不要用听的，要看！

看仔细他的举动、他的眼睛，这些地方会告诉你他真正的想法。谈恋爱当中什么甜言蜜语都会用，什么海枯石烂、天荒地老！人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么久，说这种誓言不是摆明着说谎吗！千万别听一听就昏头转向，把自己的贞操都送出去。”雪卿语重心长的叮咛女儿，蓦然她又加了一句：“你的还在吧？”语清一下子意会不过来，半晌红霞飞上了她的脸蛋。

“妈！你在说什么呀！”她娇羞的低喊。“我们还没到那种程度，而且杰森也不是那种人。”“杰森？哎呀，我多幸运呀！今天总算知道我女儿交往男友的名字啦！”雪卿故意夸张的大叫。

惹得语清又羞又好笑。

“妈！我只是想等再确定一点再告诉你们嘛！”“是不是上次你提的那个卓协理呀？”雪卿打铁趁热，赶紧追问道。

“您还记得他呀，记性真好。”语清没有正面回答。

“是不是呀？”雪卿仍不放弃。

“妈，反正等他从美国回来，找一天我再带他让你们看看，这样可好？”语清终于作了让步。

“这可是你说的喔！千万别黄牛哟！”雪卿高兴的跳起来奔向厨房。“毅农！

我们女儿终于要把准女婿带回来给我们看耶！”“在哪里？怎么不早说，我怕菜不够！”毅农身上穿了件围裙，从厨房探出头来紧张的问道。

“傻子！谁跟你说是今天啊！”雪卿丢了一记卫生眼给他。“要等杰森从美国回来。”“杰森？”毅农疑惑的看向老婆。

“就是女儿的男友嘛！”“终于有个名字了！”毅农笑得合不拢嘴。“不然

每次都得说‘那个吻女儿脖子的男人’。”“爸！”语清又红了脸。“不跟你们说啦！我去晾衣服……”“快点喔，准备吃午饭喽！”毅农满脸宠溺的笑容。

“我来帮忙拿碗筷。”雪卿笑着进厨房，这是她目前能帮忙做的家事，其它全被毅农包了。谁叫她连拖地也会闪到腰呢！

一顿轻松愉快的午饭过后。

“毅农。待会你还要去医院吗？”雪卿一边收拾餐桌一边问道。

“去医院？爸怎么了？”语清停下手上收拾的动作，惊讶地问道。

“你爸没事。”雪卿微笑着替毅农回答。“是他前几天在海钓时救起了一个人，送到医院急救之后，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因为撞到了脑子，暂时失去记忆，你爸没事时会过去陪他聊聊天，看能不能帮他恢复记忆。”“哇！爸好伟大哟！不但救了人还这么热心帮他……”语清正在赞美的当儿，突然一个奇怪的感觉闪入脑海，海钓——海边？会不会……？“爸！他长什么样子？是不是满高大的，长相还不错？”雪卿和毅农面面相觑。雪卿也见过这个人。

“你怎么知道？”雪卿迫不及待的问道。

“天呀！真的是他！”语清惊喜的叫道。“爸、妈，别收拾了，赶快带我去看他！”她不由分说就推着爸妈往门口走。

“女儿呀！你认识他呀？他是谁啊？不会是你的……杰森吧？”雪卿满脸疑惑的问道。

“他不是我的杰森，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语清神秘的眨眨眼笑道：“他可能是我们公司最近热烈讨论的话题人物——刘宗宇。”

第十一章

又开错单子了！

语清瞪着手上的出货单，懊恼的撕了它。这是第三次了，不知怎的，她今天老是心神不宁，帮程经理泡的咖啡竟然是咸的，害得他当场吐了出来，还好他立刻去开全省主管会议，否则肯定要唠叨好半天。

已经两星期了，立群还没有回来，也没有和她联络，不知他现在怎样了，他妈妈不知道病情如何？语清托着腮坐在计算机桌前发呆。

“号外、号外！大消息呀！”A部门的小李连奔带跑。兴奋的一路叫进了办公室。

“家里没大人啦，瞧你鸡猫子的鬼叫鬼叫！”崔品玫丢了一记白眼制止他。

“什么大消息呀！”一群人七嘴八舌的围过来问道。

难得卓协理与程经理都不在，小鬼称王啦。大家趁机轻松一下。

“告诉你们哟——”小李转着眼珠子故意卖关子。

“小李。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别半调子的吊人胃口！”部门的小王急得骂道。

“好啦，我说了，卓承泰被撤换下台了，听说和上次刘宗宇的案子有关。”小李睁大眼睛说道。

“什么？总裁被换下台？那谁来接任啊？”大家又是七嘴八舌的讨论。

“据说是董事长的小儿子，他从小在美国长大，听说还是哈佛商学系的

高材生。”“怎么以前没听说过这号人物？”小王又问道。

“听说董事长刻意保护他，不让他曝光，直到他可以接任群丰为止。”小李解释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那些高级主管不是都还在顶楼会议室开会？”

“嘻，你忘了我在追顶楼秘书茉莉？她偷偷告诉我的呀！”小李得意洋洋的宣布。

“那有没有提到新任总裁是什么模样？”崔品玫迫不及待的问道。其它女孩也跟着竖起了耳朵。

“这个嘛，你们后天就看得到了呀！”小李又笑得神秘兮兮。

“他后天就上任了吗？”“不是，他后天下午才会抵达台湾，晚上将在饭店举办一个盛大的欢迎酒会。

据说要求各个高级主管要携带秘书参加，那么你们不是都看得到了！”小李一宣布完后，立刻引来女孩子一阵欢呼声，而不能参加的女孩则哀声连连。

“语清，你不高兴参加酒会吗？”崔品玫终于发现了语清正安静的坐在一角发楞。

不禁关心的问道。

“什么！喔，酒会，公司要办圣诞酒会吗？”语清回过神来。不解的问道。

大家全哄堂大笑。

“你刚在打瞌睡吗？大家讨论得这么兴奋，你都没听到？”小李又再重复刚才的消息。

“原来是这样，我可能不会去吧。”语清淡淡的摇了摇头。

“为什么？这种机会很难得呀！”崔品玫不解的问道。

“一来我也没什么衣服能穿去参加，二来我又不喜欢参加这种酒会，反正人这么多。

也不差我一个，你们隔天再告诉我现场实况不就结了。”语清微笑道。

“不行。”程经理一进入办公室，便摇头拒绝。

大家一看到主管回来，立刻一哄而散回去座位上办公。不过每个人都拉长了耳朵，想听程经理的理由。

“程经理？”语清惊愕于他的反应。“以前类似的活动，你都准许我不参加的！”“这次不一样。”他带着深思的眼光打量语清。

“怎会不一样？主管已经够多了，再加上秘书，到时不是挤得酒会人山人海吗？您知道空气一稀薄。我就会晕倒……”她每次都用这个借口，成功挡掉了许多的酒会应酬。

她既然不是窈窕美女。参加酒会应酬又不能达成良好的边际效应或促成订单，那又何必浪费时间参加这种无谓的应酬。

“就算你会晕倒在当场，你还是得去，因为……”程经理停顿了一下，露出既疑惑又不解的神情。

“因为什么？”她急切的问道。

“因为新任总裁从美国传真回来，特别要求电子部石语清一定要出席会。

凯悦饭店的三楼宴会厅。

酒会在七点半正式开始。但七点才过十分，整个宴会厅已经热闹非凡、人声鼎沸；大家闲聊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群丰新任总裁的背景身分，连卓家人都还没见到他本人，卓万长可真是保密工夫到家。

会场里除了公司员工外，还有各政经商界的人士、许多各界的龙头老大也都莅临会场，更可见群丰各个触角的人脉相当广远。

会场内大家都兴奋莫名，只除了一个人，那就是语清。

程经理那番话造成业务部车水马龙、人潮汹涌。两天之内，公司大部份的人都挤进过这小小的电子部门，只为争相看清新任总裁隔岸“钦点”的女孩是何许人也。

挡不住这一波波好奇的观众，语清只能任自己如水族箱中的鱼一般，让人四面八方看个透明而无所遁形。

面对绝大部份的失望眼光，她较能泰然处之，反倒是对新任总裁，她有着强烈的不安。听说他的英文名字也叫杰森，她竟不由自主的打冷颤，是巧合还是……！语清不敢再往下想，深怕结果会令自己心碎。

今晚，一切答案都将揭晓。随着时间一步步逼近，语清竟有股想逃的冲动。

“来了、来了！他们到达会场了！”一阵欢呼声，引起骚动的人群引首翘望，各个争取最好的位置以便看得清楚。

“哇！好年轻呀！”“长得好帅呀！比电影明星还好看！”“哇！他的体格好棒，可以当模特儿！”“你看他穿亚曼尼的男装，有够正点！”“哇……”惊叹及赞美声不绝于耳，显然新任总裁令他们相当满意，尤其是女孩子。

语清站在角落，被人群挡住了视线，在听见了诸多的评语后，她的心跳正狂乱的加速。

司仪站上了舞台，兴奋的拿着麦克风主持酒会。

“各位贵宾及各位同仁，大家晚安！”得到台下热烈的回响后，他继续说道：“今晚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群丰将进入另一个新的纪元，开创另一番不同的局面，这将是全体同仁及各界所衷心期盼；而引领我们走向新纪元的正是我们新任总裁——他年方二十六岁、美国哈佛毕业。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各位，我只知道这么多了，剩下的，我们就请他自我介绍，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卓立群卓总裁！”热烈的掌声激动的响起。

立群？！

语清脸色倏地失去血色，晕眩感立刻冲击而来，她扶住了身旁的石柱才不致踉跄跌倒。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卓立群走上了舞台。

一样的脸孔、一样的高大，不同的是他摘下了眼镜。换上了名牌西装及皮鞋，头发不再自然的垂落额前，而是光亮的梳往脑后，露出他饱满的额头；他依旧帅得好看、酷得要命，但是，不再是她的立群，不再是了……，语清木然的想道。

他在台上说了些什么。她根本没听进去，只能顾着捡拾碎了一地的心。

“语清？语清！”隔壁同事撞了一下她的手肘。

“什么事？”语清回过神来。“总裁正提到你咧。”同事羡慕的说道。

语清抬眼看向舞台。台上的立群正直直的凝望着她。

隔着重重的人群，他们的视线紧紧抓住了彼此，时间仿佛定格般镇住了他们俩，没有人能进入他们彼此相属的世界……时间仅暂停了数秒又开始

走动，人群声再度划破了他俩的世界。立群先恢复了镇定。

“所以我必须再次感谢她。在我实习的阶段鼎力帮忙，让我更快进入状况，想藉各位的手给她一点掌声。谢谢！”热烈的掌声及眼光一致迎向语清，而语清只能空洞的微笑接受，但她的心正一滴一滴淌下血滴……原来他所有的温情只是要她的鼎力相助，让他能更快接掌群丰。

她又被他捉弄了，而这次——是真的。

语清不知道自己究竟接受了多少的寒暄与致意，也不清楚与多少人招呼，她只知道心痛得快要无法呼吸，她的生命正一点一点枯萎死去——直至立群站近了她身前。

“你还好吧？”他关心的神情溢于言表。

一下台，他就急着过来找她。无奈一波波的人群涌向他，让他根本无法抽身。

直至他看了脸色苍白、摇摇欲坠的她，才奋力推开人群，大步走向她。

语清瞪着他，好半晌说不出话。

“很……好。”话才说完，语清整个人便瘫软下去。

语清眨动着长睫毛，缓缓的张开了眼睛。

这是什么地方？陌生的天花板、陌生的墙壁、陌生的……不，熟悉的漂亮眼睛，是立群！

语清惊喜的扬起笑容……哦，不，她的笑容僵在一半，酒会的一幕幕终于回到她的脑海，这是群丰的新任总裁，不是她的立群，她慌乱的坐了起来。

“别这样！语清。听我解释……”立群握住她的手急切的喊道，他害怕的事真的发生了。她心里的变化毫无遮掩的全写在脸上，她的退缩及淡漠令他心痛。

“总裁，请你放开我的手……”她忿然的想抽出手。

“我不放。”他蹲在她身前，将她的手牢牢的贴在他的心口。“你听，它还是没变，依旧只为你一人强烈的跳动着，我只是外表不一样罢了。”“还有身分地位。”她漠然的提醒他，刻意忽视手上感觉的急切心跳。

“那并不能代表什么。”天呀！他好想吻她，她却浪费时间说这些无聊的事，立群真恨不得摇醒她。

“只代表我们的差距。”语清仍面无表情。

“什么时代了，你还有这种八股思想，只要我们两个情投意合，谁敢来阻止。”他不耐烦的扯着领带，忍住想一亲芳泽的冲动。

“我——”语清吞下心中的痛楚，平静的开口：“我不会和你在一起的，我们分手吧。”“你！”立群气得抓住她肩膀，怒声喊道：“我不答应！你别想甩了我。我不会让你的冲动毁了我们两个！你忘记了你的承诺？你答应不会离开我的，你难道忘了吗？”“我没忘，只是那时……我没想到你的变化这么大。”语清幽出的说道。

“你错了，我根本没变，这里一直都没变过。”立群指着自己的心说道：“外在的一切可失可得，那都是假的，唯有心是真的。我相信今天若换作是穷困潦倒，而不是有钱有势，你绝对不会离开我的，对吗？既然你在意的是我这个人，那又何需在乎身外一切虚名呢。”说不感动那是骗人的，但是感

情里不能只是感动。她必须理智的考虑到现实的问题，他们之间那道鸿沟，她根本跨不过去。

“杰森，理智点吧！”她轻喟道。“如果你只是个无名小卒，当然可以毫不在乎任何事；但是，你并不是，堂堂群丰集团的总裁，上百亿的身价，现在你是多少人瞩目的焦点。也是他人追逐的对象，若有个大象般身材的女友，会有各式各样的丑闻及堆积如山的流言不断攻击你，直到你疲惫放弃为止。到时你会恨我破坏了你安宁平静的生活。”语清冷静的看向他。“原谅我的自私，我想留给你美好的回忆，我只要你记得我的好，不要你恨我，更不要以后形同陌路，连朋友都做不成。”立群闻言，只是淡然一笑。

“你笑什么？”语清不解他奇怪的反应。

“我笑你把世间的结局都公式化了。如果世事均能预料，这不叫人生，应该叫做“连续剧”。”他拉了张椅子坐在她对面，深思的看着她。“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人生如同玩桥牌，只要还没下牌桌，就有翻本的机会’。人生的变量太多，谁能料定是好是坏？一年以前，我认为自己一辈子会定居在美国、娶妻生子过一生，平凡的像是一般人那样。谁能知道一年后，我居然成为集团的总裁，甚至可能定居台湾？所以我不会妄下断语，我只会顺着潮流紧紧抓住我要的东西。

不后悔过去，也不害怕未来，现在才是我在乎的。语清。现在我只要你。”他倾身捧住语清的脸。

“想想看，若我们只活一星期，那么，你刚才所担心的是不是太多余？因为我们彼此恩爱的时间都不够了，哪有时间理会那些无聊的闲言闲语？”他伸出拇指轻柔的爱抚她的柔唇，低沉沙哑的说道：“我们都不知道一辈子究竟是多久，何必浪费时间去猜测别人怎么说？！不如花时间来研究怎样让我们自己快乐还有意义的多，你说是不是？语清实在找不出话来反驳他毫无瑕疵的论点，尤其当他的眼神不断的挑逗她时，她更是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只能点头以对。

“我知道有个方法会让我们非常快乐……”立群缓缓的俯下他的唇，直到快贴近时才低喃：“下次别浪费我们最快乐的亲亲时间……”他终于贴上了渴望已久的唇。

正当他们彼此陶醉在唇舌嬉戏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杰森……”语清推了推立群，他仍忘情的卷住她的舌尖。

“别理他。”他更用力按住她的后脑勺，火辣的唇舌毫不留情的攻占她每一个角落。

敲门声更加急促。

“总裁？您在里面吗？”“杰森！”语清费尽力气才推开立群。“你忘了外面的酒会还正在进行中。”“天杀的！”立群皱紧眉头诅咒道。

他气喘吁吁的盯着她，眼神中仍有残留的欲望。

“留在这里等我，待会我送你回去。”立群轻拍着她的面颊，不舍的说着。

“等一等。”语清抽了张卫生纸，将他唇上的口红印擦拭干净。

“好了！”她满意的微笑。“不留任何痕迹。”立群笑看她一眼。

“嗯，已经留在这里。”他指指心口。

然后他转身走了出去。

抚着唇上的余温，语清仍回味这一切戏剧性的变化。

原本伤心欲绝、执意要分手的她，怎会在他三言两语间便全面投降了

呢？除了立群诚挚感性的说服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她爱他。

是的，她从他离开台湾的那一刻，就清楚的知道，自己已陷入万劫不复的情海里，再也无法回头了。

立群说得没错，一辈子是多久，没有人知道，何必为了不相干的人而放弃自己快乐的权利？这一直不就是她的生活哲学？怎么遇到爱情就变得秀逗了。

能求得一次倾心相遇，且是真心相待，对本已抱定独身主义的她而言，已是一份美丽的恩典，何必再奢侈的要求天长地久？珍惜此刻的拥有，才是最真实的。

她再也不否认自己强烈的爱意，及和他长久厮守的念头。和他在一起，也许有可怕流言的痛苦，但更有相知相守的甜蜜呵！如果立群能为她执意相守。那她为何不能为他忍受流言呢！

语清豁然开朗，“结果”谁也无法保证，那何不让彼此的过程有个完美的演出？起码在划上句点后，谁也不留遗憾与后悔。

“叩！叩！”此时敲门声响起。

“请进。”这休息室除了杰森，还有谁会进来？语清正纳闷，来人已推门而入，是——卓承雅。

“你好。”语清站起来打招呼。

“呃，语清，我可以这样叫你吗？”承雅客气的问道，眼神却锐利的打量着语清。

见语清点了点头。承雅便大方的在沙发上坐下。

“你也坐下吧。”她指了指旁边的沙发，而后直视着语清说道：“我想你应该多少知道我来找你的用意，我也不拐弯抹角，卓家希望你离开立群。”卓家？不包含杰森吧？”语清淡淡的问，语气中并无大多惊讶。

承雅闻言不禁一愣，这女孩的反应出乎她的意料。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外型根本上不了台面，又没有任何的强势背景，跟着立群，你只会拖垮他。让他被人耻笑一辈子。这难道就是你所希望的？我想立群是个念旧的人，刚才在会场内，白痴都看得出来他很在意你，若他没有主动分手，你是不是该自动退让？毕竟比你适合的名门淑媛多的是，如果你真是为他好。”“坦白说，在知道他的真正身分后，我是想离开他，不想造成他的负担，毕竟这‘身材歧视’的卷标已经贴在我身上二十几年了，我不想他连累到他。但是他的情意真的感动了我，我虽然胖，但我仍有七情六欲，仍有爱人的能力，我爱他，他没无闻时我就爱上他了，即使他现在贵为天之骄子，我一样爱他，他的身分不同只是让我这条路走得更为艰辛罢了。的确。我不想让他人的流言伤了他，但是，我更不想辜负他的情意。

就算我自私吧！我不想放弃这难得的真爱，即使有一天他厌倦了，至少我‘曾经拥有’，我也甘之如饴。”语清不卑不亢的语调，缓缓道出了她历经几番挣扎后的决定。

“是呀！再加上他现在的身价，我看你是更不愿放手了。”承雅莫测高深的盯着她。

“你知道吗？杰森是个聪明绝顶的男人，”语清的眼眸突然绽放一抹炫丽的神采，她轻柔地说道：“但是他不会外露。在我眼中，他机智、敏锐、心细、体贴，他外冷内热，心地善良，他要求自己，却宽容他人。他是那么地完美，却又如此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错过了他，我恐怕一辈子再也遇不到

这么令我心动的男人。他就像一颗钻石，根本毋需黄袍加身，就已经光华璀璨、耀眼动人。你太小看他的魅力，之前他若不是戴那副眼镜遮住了自己的光芒，我想，今天我也只有在旁边干瞪眼的份。”承雅只能瞪着她说不出话，因为语清的神情，根本就是……是“womaninlove”的模样！

“卓经理，很抱歉让你失望了，我不会主动放弃他的。”语清坚定的看向承雅。

“除非，除非他……不要我……”“那我保证——你永远不会等到这一天。”立群低沉的嗓音懒洋洋的响起。

“杰森？”语清满脸潮红的站了起来。

他……究竟站在门口多久了？又听到多少……？看到立群满脸笑意的走向她，语清尴尬的清清喉咙。

“呃，你来多久啦？”立群也不避讳的直接搂住她，亲昵的俯首在她耳畔低语：“久到我想听的都听到啦……”“你——你怎么可以偷听人家说话！”满脸胀红的语清又羞又恼的用力推他。

“你太过份了，我不理你了啦！”立群笑意更深，反而搂得更紧。

“你这辈子再也遇不到像我这么能让你心动的男人，怎么可以不理我呢！”他的眼神却是浓浓的爱意。

“你……你还说！还敢笑！我……真的不理你啦！”语清更是羞得想找个地洞钻下去。

立群不顾她的挣扎，将她紧紧的贴在他的胸膛上。

“我不是笑你，我是好高兴！你没感觉到我心跳得好快吗？我这么爱你……”他幸福的轻叹，突然感觉她在他怀里轻颤了一下。他捧起她的脸蛋笑问：“我没告诉过你我爱你吗？”语清羞涩的摇着头。

“其实我早在去美国的前一晚就同你表白过了。”立群寓含深意的凝视着她。

“我怎么不记得？”“DIAMANT，DIAMO……”他温柔的呓语。

“迪阿牟？这是……？”她有印象，但不知是什么意思。

“这是意大利话，意思是——我爱你。”他终于揭晓。

“你为什么……不直接用中文说呢？”向她示爱却用意大利话，她当然听不懂。

“我担心我的突然示爱吓到了你，一个吻就花了好多时间解释，说我会不会让你吓得远离我？而在我时间又不够的情形下，我也不敢贸然行事，又想表达我的爱意，所以我选择一个你完全不懂的语言向你示爱。现在我终于能大誉的表白——我爱你，我最深爱的语清，好爱你……”立群热情的低喊。唇也愈靠愈近。

“咳！咳！”两人立刻转过头，这才发现了旁边看好戏的观众。

“你怎么还没走呀！”立群不耐烦的说道。他最讨厌有人破坏他和语清亲热。

“我哪知道你们已经打得这么火热，根本就忘了我这号人物。”承雅促狭的笑道。

她……不生气？语清疑惑的看向她。

“现在你也看到我们这么恩爱，别想来搞破坏。”立群迅速将语清搂在胸前，低声警告承雅。

承雅笑眼看着他俩，两手一摊说道：“别怪我，我只是奉爸的命令前来

探底。”“爸？”立群惊讶的挑着眉毛问道。

“是呀。谁叫你在美国不断的语清长语清短的，教爸也好奇死了，究竟什么样的女孩能让你神魂痴迷、狂恋若此，而你现在又是群丰的继承人，爸当然很担心，怕她是别有居心，所以让我来试探看看喽！”“那你看的结果呢？”“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喽！”承雅微笑道。看他俩甜蜜的模样，她也忍不住想谈一场恋爱。

“我也只接受祝福，你的抉择是正确的。”立群向她眨了眨眼。

“爸那边，你就自己看着办吧！”承雅提醒他。

“他会答应的，这是我的问题。”他不以为意的说道。“你只要继续支持我就行了。”“这没问题！”承雅很爽快的点头答应。知道他真的是“杰森”的那一刻，她的喜悦远胜于震惊。虽然她仍难以置信那天戴着黑框眼镜土土的他，与眼前光鲜俊朗的男人会是同一个人，可是“人要衣装”这句话不只适用女性，连男性也合用呢！

“没事你可以先出去了，走之前记得把门锁上。”立群一边说着，眼光却早已盯住语清。

“我还没听到你说那三个字。”他低语。

“哪三个字？”她故意装傻，眼光却羞怯的瞄向门边的承雅。

承雅忍不住微笑的向她眨了眨眼。没想到看似漠然寡言的立群，居然是个调情高手，而且大胆热情，也不等她离开就开始求爱！害她这个作姊姊的也心痒痒，恨不得也有这样的男人来爱她。

掩上门前，又是一串甜蜜的对话。

“你不说这三个字……没关系，我就在这吻你，吻到你想起来说给我听为止……”“我知道了，是……你好坏还是你讨厌？还……”接下来是一片静默声。

承雅笑着关上门，也关上了一室的春光……看来，她也要去找寻自己的春天了。

第十二章

姜家大宅“爸、妈，这次我回来是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谅解。”美琪回到娘家看到爸妈。

便立刻跪在地上低声道：“我要和承泰离婚。”“什么？你再说一次！”姜声东霍地站了起来，狮吼般怒声喊道。

“爸！我和承泰真的没办法再一起生活下去了，我要结束这个婚姻，我希望“免谈！”

“我不准你离婚！”姜声东专制的打断她的话。

“爸……”美琪痛楚的喊道。

“你断了这个念头吧！嫁鸡随鸡，不管承泰如何，你当初既然选择嫁给他，现在就别反悔！”姜声东斩钉截铁说道。“别以为我不知道承泰被换下来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跟他离婚，分明就是落阱下石，别人会说，说我姜声东的女儿现实无情，知道老公没了权势地位就一脚踢开，棒打落水狗，你叫我

这面子要往哪里摆！”“爸！难道面子比女儿的幸福重要？”美琪早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爸绝不会答应，但是为了宗宇，她一定要争取到底。

“什么是幸福？就是你能够知足，不要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我胡思乱想？二美琪哀怨的盯着姜声东。“爸，我新婚不到三天。承泰就出去找女人。结婚五年来，他从没有停止过寻花问柳，对我也是冷冷淡淡，这样的婚姻，你叫我怎么维持的下去？难道要我一辈子守着这样的男人？”“男人偶尔在外面玩玩也很正常，玩过后就会回家了。做事业的男人总是免不了。”姜声东轻描淡写，似乎那也只是平常小事。

“如果他也鼓励我玩男人呢？”美琪决定坦白说出一切。

“这？这真是太胡闹了！他一定是跟你开玩笑……”姜声东吃惊的瞪大眼睛。

“不，而我真的交了个男友，他派人跟踪我很久，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从来没说，直到后来他等不及了，他……”美琪一想到他下流的做法就说不下去。

“他阻止你了？”“不，他叫我怀别人的孩子……”“这实在是太过份！”姜声东用力拍着桌面，怒声道；“我要去问卓老，他是怎么教儿子的！居然叫我女儿做这种事……”“爸！这是承泰的问题，因为……因为他不能生育。”美琪终于说出了口。

一直以来，她都帮承泰保守这个秘密，毕竟这是个难堪的隐私，而且他还是她的老公。“什么？他不能生？”再也没有比这消息更令他惊愕的了，那不就表示他一辈子也抱不到自己的孙子……“老头子，那我们就不就连含饴弄孙的乐趣都没了？”此刻宜娟才赶紧开口附和。她知道老公在生气时千万别开口。否则只有被骂的份。而姜声东盼着抱孙子已经盼了好几年，谁叫他们只有美琪这么个女儿，若没有孙子能抱，姜声东恐怕脸都绿了。本来还寄望女儿生第二个孩子时能姓姜，继续传承香火，看来是希望破灭了。

“爸、妈，”美琪小心翼翼的开了口。“我怀孕了。”两老还来不及消化前一个消息，又来了一个炸弹炸得他们头昏眼花。

好半晌，他们才开了窍般惊喜不已。

“什么？你怀孕了？那还跪这么久，快起来！”姜声东再也顾不得她离婚的要求，他只想到终于可以抱到白白胖胖的小孙子。

“爸，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就不站起来。”美琪见机不可失，赶紧说道。

“有事好商量，坐下来再说！”姜声东急切的说道，就怕她有个闪失伤着了孩子。

“不，我真的无路可退了！这孩子不是承泰的，我更不能让他姓卓，我不要他有那样的爸爸！”美琪哀伤的说道：“爸，求你答应我吧，我要你们的谅解，否则我不会安心的，因为我是离定了。”“你——”姜声东楞住了。

“老头子，你的面子能跟我们的孙子相比吗？少见他们就听不到闲言闲语啦！”

可是白白胖胖的孙子可是会在我们跟前外公长外公短的哟！”宜娟趁机进言。

“而且万一亲家公知道这不是卓家的种，硬叫美琪拿掉孩子，那我们真的一辈子也抱不到孙子了！”“他敢叫我们美琪拿掉孩子，我就跟他拼了！”姜声东忿怒的大喊。“美琪，爸支持你，你就跟承泰把婚离一离，然后带你

孩子的父亲过来谈一谈结婚的事！”美琪一震，眼泪立刻不听使唤的掉落。

“孩子的爸……已经死了！”“什么？怎么会这样！”姜声东对事情的一再变化，已经有点承受不了。

美琪呜咽的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及最后的真相大白，一一说给爸妈听。

“没想到承泰是个吃里扒外的无耻东西，我女儿嫁给这种男人真是太糟蹋了！”

当初怎么会瞎了狗眼呢！”姜声东自责不已。选错烂女婿也是件没面子的事呀！

说什么他都得作个补救，起码为了他的孙子。

“好，美琪，我陪你去跟卓老解释，我相信他还不致为难我。离婚后你就搬回家住，反正我们两者现在也闲得很，照顾你和孙子是绝对没问题。”想到七、八个月后会个白白胖胖的孙子，说什么他都得帮女儿脱离这个婚姻。

“爸，谢谢您！”美琪泪眼迷蒙的看向爸，还有妈。

“妈，也谢谢你！”最难的都过关了，她终于可以只属于宗宇一个人了。美琪绽开了久违的笑容。

话说刘宗宇失去记忆后，虽然经过语清的指认，证明了他的身分，但因他已经没有亲人在世上，加上和石毅农几日相处下来已成忘年之交，所以索性认他作干儿子，在他出院后，就顺势要求他住进家里，方便照顾。

柳雪卿对于多个干儿子一事，更是高兴得无以复加。当年被诅咒过后，果真是再也不能怀孕，让她失望了好些年。虽然宗宇并不是真的儿子，但是听到他喊他们爸妈时，那种兴奋快乐之情真是无以言喻呀！

今儿个是周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但对石家来说，今天却是个扭转乾坤、惊喜万分的好日子。

因为——立群要来拜见语清的父母啦！

石毅农一大早就去中央市场买菜，准备好好的款待准女婿；而柳雪卿则是到婚纱摄影公司化妆梳头，语清问她为何不到一般美容美发店，雪卿的理由是这样的——婚纱公司的梳妆不但专业而且持久，到了晚上还是美美的。本来她还要拖着语清一起去，在语清坚决的拒绝后才打消念头。

家里就只剩宗宇和语清了。

吃过早餐后，宗宇在客厅看报纸，语清穿了一套休闲服后便踱步至宗宇对面的沙发坐下。

该怎么开口呢？语清犹豫着。

这些日子以来，她都忙着上班，忙着恋爱，忙着抵挡每天不断的追问与好奇，很少有时和宗宇聊聊。

刚开始，在公司内的确有难听的流言传出，但在全业务部的全力护卫下，这些流言竟慢慢消失，取而代之是善意的好奇，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新灰姑娘传奇”。对她只有羡慕与祝福。有次崔品玫和她聊起时，便后悔的说道：“其实当我们知道他就是卓助理时，我们就知道没望了。”“没望了？什么事没望了？”语清不禁好奇问道。

“被他看上的机会呀！早在他还是助理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他对你有意思，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也不敢问起你们俩的事，怕你会害羞的退缩回去，

也怕协理一发现大家都知道了而不追你了。呃，好不容易有男人要追你，而且条件也还可以，大家当然是乐见其成啦！如果早知道他长那么帅，说什么也会跟你抢呀！唉！

还是你有眼光！”崔品玫只能唉声叹气。什么时候她也能换个年轻点的上司。这样才有机会谈个 - - 办公室恋情呀！

语清闻言，对业务部只有更多感激。

“语清？语清！”宗宇的声音将语清唤回了现实。

“喔，宗宇哥。”“是不是太兴奋了，一大早坐在这里傻笑。”宗宇取笑道。

“是呀，我很高兴多了一位干哥哥呀！从小妈就一直想再怀孕，就是没怀成才分居的。你来这也弥补了爸妈的一些缺憾，我还真要谢谢你呢！”语清正好趁机表达她心中的谢意。这阵子，爸妈真的比以前开心多了。

“你别这么说。该说谢谢的人是我。若不是干爹将我救起，又收我做义子，我可能现在早已沉落海底，去见阎罗王了。”宗宇至今仍对义父母的恩情铭感五内，不知自己如何能报答得完。

“宗宇……”语清顿了一下。“还记得以前的事吗？有没有想起一些事？”“这……”宗宇没有再说下去。不管他再如何用力回想，脑筋仍是一片空白，什么记忆也没有。但是，晚上作梦时，总会有一个娇小柔美的女子入梦来，她的面容隐隐约约很是模糊，当他想靠近时，她就不见了。

后来他学乖了，不再努力探看她的面孔，结果她每天都在他梦中出现，有时是听到她悦耳的娇笑声呼唤着他的名字，有时是她柔嫩的心手抚摸他的脸，有时又是她垂着泪眼凝望着他；最近，他频频梦见他俩欢爱的画面，火辣激情得令他满头大汗惊醒过来。

他强烈的生理反应更让他怀疑梦的真实性，而这些他怎能启口？是梦境还是记忆，他已经混淆不清了。

语清见他仍困惑不安，不禁安慰着他。

“别急，慢慢想，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待会儿杰森会带个朋友来，你也认识的，或许对你恢复记忆会有帮助。”宗宇正想再问仔细时，电铃声响起了。

语清迅速起身开门。

“宗宇，快帮我将这些菜拎进厨房！”门开处，只见石毅农大包小包的站在门口喊道。

宗宇立刻起身帮忙。

“爸，你买这么多菜，一星期也吃不完耶！你当杰森是三头六臂的大巨人呀！”语清不禁咋舌笑道。

“女儿有男朋友了，你爸当然紧张得很。他准备抓住杰森的胃，免得他落跑了！”随后进来的雪卿笑称道。

“妈？”语清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美若天仙的超级美女会是她妈妈。复古式的发型加上典雅的淡妆，将原本就已经姣好的面容衬托得更为艳丽动人。

“你好美喔！我几乎认不出来，还以为是哪个中国小姐跑到我们家来！”

“是吗？”好久没打扮的雪卿，面对女儿的赞美竟也害羞起来。

“当然！”石毅农从厨房走出来时笑咪咪的点着头。“想当年你妈可是个有名的系花，不打扮就令人神魂颠倒，打扮起来还得了，中国小姐也比不上哩！”“好啦！你也不害臊，在女儿面前提这些陈年往事作啥？”雪卿脸上浮现淡淡的红，她推着毅农回房间。“走啦！回房间换衣服吧！”“可是，我

得去做菜，等下一身油污……”“你起码得换下这身汗衫，不然一会儿杰森来了，你这样怎么见客。走，去换套休闲服。”说完，便不由分说推着毅农回房。

“我先去厨房帮忙整理菜……”语清正要起身。

“你就穿这样？”雪卿惊讶的问道。

“当然，他是来看你们，又不是看我，我穿什么都一样。”她耸耸肩说道。

雪卿突然瞪住语清好几秒。

“语清……”她指着语清，神情由讶异转为惊喜。“你……你瘦了！”“有吗？”语清低头看看自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

“当然有！”雪卿兴当的走过去抓着语清的衣服说道：“记得这套 POLO 衫吗？我是在百货公司周年庆打折时买的，原本以为你能穿，没想到还是小了一号，又不能退，只能搁在那儿，记起来了么？你现在居然能穿，而且裤头还松松的！”“我也没注意到，前几天整理衣服时翻出了这一套，我看是新的，还没拆封过，所以就拿出来穿。”对话清来说，胖就是胖，即使少了 5 公斤，她仍是个胖子，所以也不会认真注意自己的体重。尤其她上班也是穿连身裙，更是看不出身材上的变化。

雪卿却因此喜极而泣。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她拥住语清忍不住哭了起来。语清从小到现在，体重只有与日俱增，从来没有减轻过，连 0.1 公斤也没有！那个死咒的厉害程度可见一斑。而语清现在却瘦了一圈，表示咒语的魔力正在语清身上减退，敬她怎能不欣喜若狂！

石毅农在旁也红了眼眶。“发生什么事了？”宗宇听到声音，不禁好奇的走出来看个究竟。

“这……说来话长，等一切成定局后，再慢慢告诉你们。”石毅农轻声说道。

“嗯，语清，你能够幸福是妈最大的快乐，不管杰森是怎样的人，只要他爱你就够了，爸妈绝对支持你。”雪卿承诺道。虽然至今语清仍未透露他的一点一滴，只知道他和她是同事。女儿不说，也许是担心他的条件不好，怕她和毅农反对吧！

“妈！你们想到哪去了，他今天只是来拜访你们二位，也是我答应要带他来见你们，而且还有另一个朋友也一起来，你们待会可别乱说话，让人家笑话了。”语清赶紧澄清。很怕爸妈会有突兀的举动。

“好啦，女儿，瞧你紧张的，爸妈会知道分寸。”果真是女大不中留，雪卿不禁笑道。

接着，大家便各自作准备去了。

十一点整，电铃声响起。

语清立刻起身去开门。

门开处，一大束淡粉色长茎玫瑰花伸了进来。

按着立群的俊脸微笑的出现了。“鲜花赠美人！”“谢谢，好美喔！”语清微笑地接过花束。

“请进吧！我爸妈在客厅。”“她是美琪。”立群介绍了身后的女子，后者怯怯的对语清微笑。

“来，快请进。”语清亲切的拉着她的手说道。

经过玄关，来到客厅。

“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爸，这是我妈。”语清介绍完后，不见她爸妈反应，她回过头来，才发现爸妈直盯着立群发呆。

“爸！妈！”语清尴尬的喊道。

石毅农与柳雪卿这才从惊讶中恢复。

“女儿呀！他……他真的是杰森呀？”雪卿难以置信的问道。

“妈！”语清哭笑不得的说道；“我不会这么无聊，找个人来捉弄你们。”

“真的？”雪卿转往眼前的立群问道：“你真是我女儿的男友杰森？”“当然，如假包换。”立群不禁笑看语清一眼，她的父母还真是可爱！

雪卿与毅农惊喜的互望一眼，原本还不敢期望女儿的男友能好到什么程度，没想到居然是这么高大英俊的男人。而且看他全身亚曼尼的名牌服饰，还有手上那只名家设计的白金钻表，乖乖，少说也有上百万！难不成她女儿交上个富家子弟？“语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雪卿故意板起了脸孔斥道。

“怎么了？”语清被妈妈的严厉态度吓了一跳。

“这么体面的男友也不早点带回来给我们看，害我们老是猜东猜西，以为你交了个什么见不得人的男朋友。”“妈！”语清尴尬得脸都红了。

“伯母。别怪她，是我没有表明心意。所以她才举棋不定。”立群握紧她的手解释道。

雪卿看到了他的举动，心里更是乐歪了。

“来，你坐在伯母旁边，伯母想跟你聊聊！”雪卿笑咪咪的拍拍旁边的沙发。

女儿还真是有眼光，这个杰森还真不是普通的帅，不比当年她爸逊色。

“妈，你别乱说话哟！”语清低声警告，然后才起身说：“这是我们的朋友美琪我带她去后面。”“嗯，美琪你随意啊！伯母一高兴都忘了招呼你，不要介意哦！”雪卿曾听语清提及她和宗宇的关系。

“不会，你们慢慢聊，有语清陪着我就行了。”美琪微笑道。

她怀了刘宗宇的孩子的事在卓家爆发了之后，卓万长作主让她顺利的离了婚；而立群事后带语清来告诉她宗宇的下落，一切事情美好得仿如作梦般，上天终于眷顾到她了！

她已经兴奋了好几天睡不着觉，即使知道宗宇失去记忆，但毕竟他仍活着，她有一辈子的时间帮他恢复记忆。

此刻，她心爱的人就在厨房里，只有几步之遥，美琪颤抖得几乎站不稳。

“美琪，放轻松，除了失去记忆，他一切都没变。来，我带你进去。”语清体贴的牵起她的手走向厨房。

“谢谢你，语清。”“别客气，记得请我喝喜酒。”语清从立群那儿知道了美琪的事，对她更是寄予同情，如她所想，该和她配对的，应该是刘宗宇，而不是卓承泰。

美琪没有回话，因为她看到了日思夜想的宗宇。

“语清。跟干爹说……”宗宇在转身后看到美琪，倏地愣住了……她不就是他梦中的女主角！

“宗宇……”美琪忍不住泪水浮上了眼眶。

语清悄悄退出厨房，看来美琪是会让宗宇恢复记忆才是，她这个电灯泡快闪为妙。

“你……你是？”她的泪水盈眶竟让他如此心痛，忍不住想拥她入怀。

难道他的梦境就是他的记忆？“我是美琪。”她缓缓走近他，眼光痴痴凝视。“我们曾经相爱很深，曾经，你许诺要娶我为妻，记得吗？”“美琪……”宗宇一瞬也不瞬的盯着她。近日来一直困扰着他、无法辨认真伪的梦境，竟是有其人！虽然她的面容模糊，但是宗宇可以肯定眼前娇俏的女子就是他的梦中女郎！

他情不自禁伸手拭去她脸颊上滑落的泪珠。

滚烫的热泪令他倏然一惊！刹那间，记忆之钥缓缓激活，一幕幕影像流泻而出；从初相见她一身银白，到阳明山上刻骨铭心的盟约，一一涌现他眼前，将片段的梦境连接了起来，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爱的故事——专属他和美琪！

他仍记不起从前，但却独独记起了所有有关她的记忆，仿佛下意识不肯忘却她，频频在梦中唤起他的回忆！

他竟是爱她这般深！

宗宇的神情浮现着无比的温柔，他深情的捧住她梨花带泪的脸低喃：“我会以全部的生命来爱你、保护你！”这是他在阳明山上的誓言！

美琪狂喜得全身颤抖，她的声音支离破碎：“你……你终于……想起来了吗？”“不。”看到她颓然泄气的模样，他哽咽道：“我什么都没想起，除了你，我太爱你，爱到即使失去记忆，却仍然无法忘记你，我最深爱的美琪！”“宗宇！”两人终于再度相拥。历经漫长的思念及苦难，排除重重的障碍与挫折，他们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紧紧相拥，唇贴唇，心贴心，生生世世相守……坚定的爱，让他们终于找回了彼此。

第十三章

“什么？我和杰森二个月后结婚？”语清惊愕的呆立客厅，不懂自己只不过出去买包盐，怎么一回来世界全变了。“是啊。杰森很爱你呀，他也提出了结婚的请求，反正你也爱他嘛，干脆就早早结婚算了。”雪卿一脸的得意。这种好男人不赶快绑住，以后上哪儿找这种上上之选呀！

“是呀，女儿。”石毅农也来做说客。“杰森的母亲刚过世，百日之内不完婚，就要再等一年了，杰森说等不了这么久，所以我们决定让你们二个月后结婚。”“语清，或许我们可以一起举行婚礼呢，好不好？”美琪一脸幸福道。

“或许还可以一起度蜜月呢！”宗宇笑道。

“谁爱跟你一起度蜜月，你别杀风景了！”美琪皱皱鼻子笑道。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好不热闹。

“我不答应。”语清冷淡的丢回一句话，便走向房间。

笑闹声立刻停止，大家一片静默。面面相觑。

“为什么？”立群立刻大跨步挡在她身前。

“你说呢？”她反问，口气很淡。

“我不懂才问你呀！”他要娶她，表示他是真爱她，为什么她没有欣喜若狂？他不懂。

“等你懂你再来谈结婚吧。”语清又要转身回房。

“你 - - 你真是莫名其妙！”立群也有点恼了。

“好呀，那就更不必再谈了。”语清面无表情的往前直走。

“你 - - ！你真是让人生气！”立群不顾多双眼睛正盯着他俩瞧，一把抓起她的手怒道。“走，去你房间谈，没有得到个结果，我是不会放弃的！”语清僵住在当场，不肯移动。“我说过等你懂了……”“休想！我今天就要知道答案！”他俯身低语：“你要我在这吻你，还是回房间去？”“你……你真是霸道！”语清羞红了脸，又甩不开他握牢的手，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回房。

等他们离开客厅后，雪卿才吐了一口气。

“哇！好酷！我的准女婿实在太正点了，我喜欢！”雪卿不禁赞道。

“还好他是你女儿的未来老公，否则我看我很难抢得过他！”石毅农揶揄道。

“说这是什么话！我是跟我女婿投缘！你没听过‘丈母娘看女婿，愈看愈有趣’？”雪卿丢给他一记卫生眼，警告他少乱吃飞醋。“我是替女儿高兴。终于找到一个爱她的男人，相爱又能相守是最幸福的！”美琪和宗宇两人相视一笑，他们自己不也是吗？而立群拖着语清进房间后，两人一直沉默着。

语清坐在床畔低头沉思不语，立群则是跨坐在椅子上直盯着她瞧。

“你不喜欢嫁给我吗？”他终于平静的开口。

“这很重要吗？”她幽幽地问道。

“当然，我想娶你，当然要你是个快乐且心甘情愿的新娘。”立群严肃的说道。

“可是你并没有问过我的意见，就擅自决定婚事。”语清低头说道。

“喔！”他立刻恍然大悟。“原来你气的是这个。”他起身走近床沿，坐在她身旁，拥住她叹道：“我也不知道事情一下子会发展到这种程度。我是跟你父母说，我是以结婚为前提与你交往的。当然能在百日内完婚最好，就不必再等一年。哪里知道你一回来就同你宣布这件事，我连向你求婚的机会都没有！我也有错，没有及时制止，也许想侥幸获得你的首肯吧。”“你难道不怕你家人反对？尤其是你爸，交往是一回事，结婚又是另一回事。”语清提醒他“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把你的事告诉我妈了，她非常高兴的直说我终于找到了真爱。她说我现在的样子才是坠入情网的模样，她也告诉爸不准破坏我的幸福。

当年他们俩就是在我爷爷奶奶强烈的门第观念下硬被拆散的。我妈还怀着我就躲起来，后来还是被我爸找到了接到美国去住，避开台湾的一切势力。等到爷爷奶奶去世，我妈却因为不愿我身处于争权夺利的环境中，坚持不嫁入卓家，也不要名份，她宁可让我有个快乐而单纯的人生，直至她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而我又够坚强到足以抵挡一切。她才终于让我认祖归宗。这次她能走得很安详，主要也是确定了我幸福，这也是她的遗愿。我相信我爸一定会同意。爱情应该才是婚姻里最重要的条件。”他顿了一顿，再度开口：“语清。我爱你，我相信我的爱，足以陪你走过任何的风风雨雨，我也希望你能做我一生的伴侣，嫁给我，好吗？”“我觉得……应该再交往一段时间，我们认识甚至不到半年……”语清垂眸看着自己的十指交握。

“有人认识一辈子，还是不了解彼此，时间的长短并无意义。”他反驳道。

“有人说肥胖会导致不孕，我……”“那只是可能，又不是一定，大不了

我们每天早晚努力一点制造小孩，这我绝对不遗余力。再不就作试管婴儿，现在的科技这么好，别担心，还有吗？”他今天非让她答应不可。

“你甚至抱不动我……”她的声音愈来愈小。

“什么？抱不动你？这……很重要吗？”立群疑惑的看向她。

“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爱情连续剧，剧中男主角就是一把抱起女主角进入洞房，然后将她丢上床，然后热情的扑向她狂吻着，那个画面好浪漫哟！我一直希望我是那个女主角。”语清含羞带怯的说出她的梦想。

“嗯？这……可能有点困难……”立群盯着她的身材，盘算着抱起她的可能性。

“算了，我也知道这只是个梦想，所以我一直是抱着独身主义。”语清沮丧的说道。

“独……？”这怎么可以！那他不就没老婆了！不行！拼死也要一试。“来！我抱你试看看！”“不要啦！你会闪到腰啦！不行……”语清羞红着脸，拼命推开他伸过来抱她的手。

结果立群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吃力地将语清抱了起来。

他兴奋的喊道：“你看！谁说我抱不……唉哟！”说时迟。立群和语清双双跌进柔软的床上。

立群动也不动的趴在语清身上。

“杰森？你怎么了？别吓我呀！”语清又羞又急的挣扎着想推开他；他好重，整个人直挺挺的躺在她身上，尤其他的脸正埋在她的双峰间，即使隔着衣服，他的温度仍灼烧着她，令她全身发热。

“你别动！我闪到……闪到腰了！”他痛苦的呓语从她胸间传来。

“嗯？那怎么办？我去叫爸妈来帮忙……”语清一听到他痛苦的声音更是紧张，更想快点移开他的身体下去搬救兵。

“我求你别再动了！”他几乎是咬牙说道。老天！她究竟知不知道她在他身下这样扭动，会令他血脉偾张，几乎快克制不住，想在这张床上要了她！

此刻。他的腰痛远不如他生理上的胀痛！

他拼命深呼吸，不所在心中数羊，好半晌，他的欲望渐渐消退，才缓缓的翻过身躺在语清身旁。

大气也不敢喘的语清。这才小心翼翼的起身看他。

“还很痛吗？要不要我找……”“不要。”他伸手抓住她的手肘说道。“我躺一下就好，你陪我。”“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该说……”“嘘！”他按住她的唇柔声说道：“我想满足你的梦想嘛！给我一个月，我练得强壮一点再来抱你，好不好！”“你……你不必这样的！”她感动得泫然欲泣，转身坐在床沿垂眸说道：“你可以不要理我。像我这么胖的身材，根本是痴人说梦话，强人所难……”立群缓缓起身，坐在她身后抱住了她。

“对于爱你的我却不作如是想，即使你想要天上的星斗，我也会想法子摘给你。因为我喜欢看到你因我所作的一切而快乐开心，这也是我的快乐；爱情就是这么神奇。会为了让彼此开心而不顾一切。”他闻着她的发香，在她耳畔磨蹭着。

见语清仍低头沉思时，立群决定换个方向。

“说个故事给你听。”他换个舒服的位置靠坐在床头，将语清拉过来靠在自己身上后，才再度开口。

“在美国有个习俗，就是圣诞节前夕，大家都要和家人或亲密爱人交换

礼物。

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很恩爱，但是却相当贫穷，连圣诞节大餐都吃不起，更遑论买礼物来交换。但是那位老太太就想说，她老公心爱的怀表的链子早就坏了，今年圣诞节想办法送他一条链子，他一定好开心；而那位老先生也想说，他老婆那头漂亮的头发如果配上一副高贵的发夹一定更美丽，他在圣诞节送她这份礼物，她一定好高兴。结果圣诞节前夕。他们坐在破旧的客厅。彼此很兴奋的交给对方礼物，结果一打开礼物，他俩都愣住了。”他顿了一下，发现她正聚精会神听他说故事。他又继续道：“老太太将头上的包巾扯下。原来她剪掉了一头长发换来链子，她老公却送她发夹；而老先生也卖掉了怀表换一副发夹，他老婆却送他链子，两人在圣诞夜相拥而泣！为了彼此竟卖掉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以求得对方快乐，这样的真情是圣诞节最美、也是最棒的礼物！”“这个故事一直让我很感动；婚姻不仅只是白头偕老，更能相爱到老，彼此为了对方的喜乐而努力着，这就是我要的婚姻。而我知道只有你才能完成我的梦想。”立群将她转过身来面对自己，急切的低喃：“别拒绝我，二十六年来第一次强烈的想要拥有一个人，想要安定下来陪着她共度余生，不想再四处遨游。以前渴望的梦想现在再也吸引不了我，我一心只想守在你身边，看你、听你、吻你、爱你！我的心早已不自由，只想存在于拥有你的地方，完完全全与你相属。语清，别害怕将你自己交给我，我会比你所能想象的更珍爱你、疼惜你！给我机会。让我证明给你看。”语清看着眼前情深似海的眼眸，正用无数柔情蜜意的网层层圈住她，让她不能逃也不想逃，只想永远安歇在他的温柔里：不过她还想知道一个答案——“我想知道……呃，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她认真的看着他。

“坦白说，我的爱情是一点一滴的相处累积下来的，我也不能确定什么时候爱上你，只能说，当我知道自己爱上你时，已经无法自拔了。”他微笑着拨开她颊边的发丝。

“就说你第一次让我心动的时候好了，就是我第一天来报到，在电梯相遇的那次。”“有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不就是打个招呼而已？”语清想不起来会有什么让杰森心动。

“不，我们交谈了几句。那时候我惊讶的发现，原来你是因为胖而被赶出电梯，你不但不以为杵，在被我误以为是孕妇后，反而幽默的调侃自己来安慰我的窘境。我从没见过内在这么美的女人，这么温柔善良！你强烈的吸引了我，自此之后，我常会忍不住的注意你。才因此发现了许多事而渐渐爱上你，所以我是先爱上你的个性，进而喜欢了你的外在。”他扯起嘴角再度微笑。“我真的很庆幸你有个一般人不太能接受的身材，正好遮住了你美丽的心及美丽的脸蛋。才不会有一堆饿狼来跟我抢你，我可以好整以暇的追求你这颗无价之宝。”语清的心里此刻再无一丝空隙容纳怀疑，她全心堆满了爱与信任。

“先说好，不准抱我入洞房喔，免得腰又闪到。”她甜甜的笑道。立群楞了一秒。

“你答应了？你答应了！耶！”他疯狂的吻如雨点般不断洒落语清脸上各处，不断低喊：“语清，我爱你！我真的好爱！我保证，你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古人！”月光高挂枝头，正笑着人间又多了一对隽永的爱侣。它在窗外为窗内的爱情作下永恒的见证，你听——你问我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

二个月后。

卓家在阳明山上的豪宅，涌入大群的宾客。除了群丰集团全世界各地的重要干部到场之外，全台湾政经商的龙头老大及各界名流全都聚集此地；因为今天是群丰接班人卓立群的大喜之日。

基于安全考量，豪宅四周布满了警察及保安人员，出席婚宴者必须持银色特制喜帖，上面印有安全条形码辨识来者身分，在大门前三百公尺处就设立关卡，审核出席人士的资格是否符合。

在约千坪的草地上搭建大型的不锈钢防弹棚架，一来预备为新人证婚、贺客观礼之用，二来挡住记者空中鸟瞰、偷偷拍摄或者不肖人士利用空中无防备而攻击在场的名流政要。

今天的婚礼采外烩方式，五星级饭店的厨师及服务人员已经大致准备妥当，七、八十道菜色琳琅满目，摆满了两条长型的红布方桌。

草地周围植满了淡粉红长茎玫瑰，像是一条粉红色带子圈住整个婚宴会场。

在靠近主屋附近，更是以花植成心心相印的图形，两颗花心上各写着石与卓二字，表示今日是卓石联姻，大红色的花形远远就瞧见，好不醒目。

剩十分钟，婚礼即将开始。语清紧张得手心直冒汗，她真希望立群能陪在她身旁，但是他被要求不准见新娘。直到证婚的那一刻。所以她此刻正独自一人坐在客房里，伴娘品玫去楼下拿面纸。

“语清！”柳雪卿推门而入。她今天一身喜洋洋的红色旗袍。就像她的心情一样。

“妈。”她转回头看向一脸笑容的妈妈。

“来，让我仔细瞧瞧！”她拉起语清，退后一步端详着，眼中有着无尽的喜悦与安慰。“我的女儿是全世界最美丽的新娘！”语清身着一袭珍珠丝缎面的象牙白礼服，前襟平口微露香肩，后襞镶着一颗颗从意大利进口的珍珠，如瀑布般流泻至裙襞，形成一波波珍珠浪潮，壮观极了。

语清身上没有其它饰品，只有一条围在脖子上的钻石项链，约有三十几颗，全部都是晶莹粉嫩的“阿盖尔粉红钻石”。这是立群特别订制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包括耳环及证婚戴的五克拉方形粉红钻戒，据说造价高达一千万美金以上。是日内瓦一年一度的粉红钻拍卖会上的极品。

出色的礼服及夺目的钻饰丝毫抢不走新娘惊人的美丽，她倾城的美艳容貌，配上她一七六的高窕身段及 38、27、37 的魔鬼身材，完美得令人无法呼吸！

没错，语清完全恢复了少女婀娜多姿的窈窕身段，变得修长而健美。

“语清，妈终于可以将当年的秘密告诉你。这个秘密放在我和你爸心中二十几年了，也是导致我们分居的最重要原因，更是你发胖的重要因素。”雪卿缓缓说了出口。

“我发胖……也有原因？”语清不解。

“嗯。”她点头看向女儿。“对你在短短二个月内就瘦了三十几公斤，且身体并没有因为急速变瘦而出毛病，皮肤一样光滑美丽。胃也健康如昔，难道你没有怀疑吗？”“我想是不是因为准备结婚事项太累了才会瘦这么快。”

“不，这全都是因为一个咒语。”“咒语？”语清惊讶道。

雪卿将二十几年前，前去泰国捉奸的事及那女孩因此跳楼诅咒一事全部原原本本说了出来。

“我们一直不放弃找寻解除咒语的可能性。但是因为这咒语是以生命下咒，所以威力强大，根本无人敢解，也没这等法力。直到数年前我们因缘巧合下皈依了密宗，一位鲁大师运用法力减少了咒语怨恨的力量，并说唯有全心的爱才能解除咒语的由爱生恨之戾气，而且不能透露这个消息让你知道。以免有其它邪恶的力量来破坏。要确定你开始瘦下来，咒语真正解除了才能告诉你全盘始末。”“你原本就是个清秀佳人，只是碍于外型上的限制，没有人能真正看清你的美丽。

杰森真是与众不同，他用心眼看到了，妈很放心将你交给他，我知道他会比我们更爱你！”雪卿说完，已微微哽咽了。

“妈！我好爱你！谢谢你这二十四年来分分秒秒不曾止息的爱！谢谢……”语清眼中也浮上泪雾，心中有太多的感动与感恩。

“来，今天我们都不可以掉泪，要快快乐乐的迎接美丽新生活。你爸在外面等着送你到楼下草坪上去证婚呢，走吧！”雪卿收起泪眼，微笑的牵着女儿走出去。

石毅农正站在走廊上等待语清。

他们采西式的结婚方式，由女方家长将新娘牵至红毯的另一端，新郎及神父则在圣坛前等待。

“你比你妈当年更美丽！”石毅农骄傲的说道。

“她是我们俩的精华，这是当然的！”雪卿也喜不自胜的附和道。

石毅农将她的头纱轻轻盖下，便挽着她走下楼。

结婚进行曲此刻也缓缓响起。由主屋走到证婚处需时二分钟，一路上惊叹及赞美不绝于耳。每个人都想看看新娘是否如传闻中像大象般肥胖？她究竟是何容貌，让这位甫接群丰的黄金单身汉抛下所有名门淑媛，不顾一切的要娶她入豪门。

大家几乎看傻了！

新娘不仅称不上肥胖，还是修长的魔鬼般身材，而且美得不可方物！绝俗的容颜看在众宾客眼里，谁也不会怀疑卓立群会想将她尽快占为己有。换作是他们，也会不顾一切得到她！

在乐声中及数百名宾客震慑惊叹的注目下，语清缓缓步上红毯。石毅农牵起他的手，预备将她交给立群。

立群站在圣坛前屏息注视着语清，骄傲与快乐在他胸中爆炸，迅速扩散到他全身；他的新娘是如此美丽、深情的走向他，而且即将属于他！

立群穿著一身象牙白的窄翻领西装。亚曼尼的优雅俐落风格表露无遗。他伸出手接过语清转向圣坛。

语清原本紧张的心情在握住他温柔的大手后，已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骄傲。眼前伟岸俊美的男子是她的丈夫，一辈子要晨昏共度、患难与共的伴侣，甜蜜的爱意溢满她心窝。

两人站在圣坛前，十指紧紧交握着，复述着神父的誓词及回答我愿意时，两人微笑的凝视彼此，作出肯定的回答。

他终于在万方瞩目下为她戴上那枚耀眼的方型粉红钻戒，在热烈的掌声下，立群低下头正式亲吻他今生最美最爱的新娘。

有情人终成眷属，耶！

婚宴一结束，立群即带着语清飞往欧洲度蜜月。第一站即是巴黎。时差的关系，到达时已是下午时分。

登记好房间，请服务生搬运行李，他们就搭乘电梯坐上顶楼的总统套房。

开妥了门。立群却挡在门口不让语清进去。

“怎么了，有秘密吗？”语清甜甜笑着。

立群扯起嘴角一笑，突然一把打横抱起了她。

“现在的你轻多了，我可以帮你满足梦想！”他大步跨进门，直直往主卧室的方向走，脚步轻快俐落。

倏然间，语清落在软绵绵的床上，不到一秒，立群已经扑向她。两只手抓住她的放在头顶两侧。

“接下来我该亲哪里呢？”他故意研究似的打量她的上半身。

“全都是你的。你爱亲哪就亲哪……”她低声呓语着。爱娇的神情正凝视着他。

“我也是这么认为……”他已经低下头吻着她雪白的胸口，手也缓缓的解开她外衣的扣子，及内衣的。

火热的唇也顺势游移至她粉红的蓓蕾吸吮着：“叮当！”外面的电铃响了。

“噢，该死！我忘了行李！”立群懊恼的起身。整理了一下裤子，然后说道：“别动，就维持这样，5秒内我立刻回来！”说完便迅速走出去。

果真5秒内立刻回来。

“怎么这么快？”语清惊讶问道。

“我塞给他们一百块法郎，直接把他们踢出门，然后在门口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立群一边说一边脱下身上的衣物。

“你这不是摆明告诉他们，我们在……”语清看到立群壮硕阳刚的裸体毫不遮掩的站在她身前，蓦然间红潮布满她双颊，再也说不下去。“在做爱？”他再度扑向她，握住她的下巴笑道：“小傻瓜。我们现在是合法的夫妻耶！就算是做三天三夜。也没人敢说话？”他的吻落在她的颈项，手也忙着解开她的衣服。

语清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反应，只有不停的说话。

“做三天三夜？哪有可能……”一阵酥麻传遍她全身，她一下子住了口。

“怎么不可能！我正有此打算！”他趁空隙回答她，头又俯了下去。

“嗯？你……！你怎么……亲……喔！老天……”语清全身虚软，几乎说不出话。

“嘘……，”他抬起了身子覆上她。“现在是我们的洞房花烛时间，记住这美妙的时刻——我们都献出了彼此的第一次！”“你是……是第一次？”她难以置信。现代有这种守身的处男实在太少了！

他扯着嘴角淡淡一笑。

“没有女人能让我有反应。”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是吗？”语清怀疑的看向立群。

“你的脑袋暂时休息一下！”他敲了她一记。“现在只要用心感受。待会儿这游戏肯定比亲亲游戏好玩多了。”“你既然是第一次，怎么知道？”语清

再度瞄他。

“傻瓜！信息这么丰富，参考书籍这么多，随便看看也知道。”立群本想说这根本是男人的本能，不必看也会做。又怕她想歪，索性随便说说。

“啊！那你是拿我当实验品喽？”她皱皱鼻头。

“这是你的荣幸，反正一回生二回熟！”立群不由分说堵住了她不停发问的小嘴。

春宵一刻值千金，他可不允许有人耽误他的快乐时间。嘿！老婆也不行！因为——她要与他一起同乐嘛！

室内春潮荡漾，摆动出一波波美妙的律动，谱成篇篇爱的旋律；窗外，巴黎早春的气息正展露羞涩的清新，宣告着——春已降临，而冬正远离。

尾声“咦？不是准备玩一个月再回来？”雪卿一早看见语清及立群来访，不禁讶异问道。“不好玩吗？否则怎么待不到三星期就回来？”语清翘起小嘴，瞄了身旁的立群一眼。“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我觉得这一路上都好棒喔！我们去了法国、荷兰，还有比利时。尤其是荷兰，真是美丽的花都，到处都是片花海，好美喔！我拍了很多照片哟！洗好了再拿给你们看。还有到意大利。那儿的服饰及皮件都精致得不得了。爸妈，我帮你们带了皮包及皮夹，还有皮衣，来，拿出来看看！”雪卿及毅农面面相觑，再看看女儿及女婿。女儿是一脸神采奕奕。女婿却是一脸铁青，显然心情不太好。

“杰森啊！有什么事对爸妈说，如果语清不对，我叫她跟你道歉。”毅农缓缓开口问道。

“爸、妈，没事。”他抬头勉强的一笑。“这……不是语清的问题。是我自己调适上的问题。”“调适上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两夫妻完全听不懂他究竟是啥意思。

立群不语，只是盯着语清。

语清终于噗哧一笑，搂住立群的手臂半撒娇。

“那些人虽然热情，可是我都没有理会啊！你没看我一直严肃的声明我结婚了。还有我深爱的老公也在附近。”“可是他们还像八爪鱼般死缠着你。我真恨不得剁了他们那双贼手！”立群咬牙道，神情充满忿怒。

毅农及雪卿不禁失笑。搞了半天，原来是立群吃醋！

“杰森，你要相信语清。她很专一，绝不会变心。”雪卿在旁帮腔道。

“我不是担心她，只是讨厌那些人像饿狼般盯着语清，一副觊觎的模样，我就恨不得把她包起来，别让他们瞧见。这一路上只有前三天相安无事，剩下的日子，我都在赶那些不要脸的苍蝇，防止他们靠近我老婆。才去一星期我就想打道回府了。是看语清这么兴奋，不忍心破坏她的兴致，只好再留下来。”立群还是说得咬牙切齿，看来他真是气坏了。

语清却在一旁偷笑。在巴黎那三天当然相安无事，因为他们真的窝在房间内足足三天没出门。

“我就告诉你，别理他们。我们玩我们的呀！”“怎能不理？有个自称是知名经纪公司的负责人，拼命要游说语清加入他旗下的模特儿行列，说辛蒂克劳馥、克莉蒂亚雪佛等名模都走出自他的旗下，足足跟踪我们五天，最后我揍了他一顿才终于放弃。这些欧洲男人真的脸皮有够厚，居然敢在我面前邀语清上床，当然少不了我一顿打！这一趟欧洲之行。风光没看到，运动倒是做了不少。”立群一语双关揶揄道。

语清羞得推他一把。

“我看我还是想办法把你养胖好了，这样就不会有人来跟我抢你！”他拍拍大腿，眼睛一亮说道。

“唉呀，杰森，别麻烦，我可以教你个方法，过来我说给你听。”雪卿招招手，神秘秘的。

立群立刻附耳过去。只见雪卿说了一句话，立刻让立群瞪大双眼猛点头，还直瞧着语清猛笑。

“什么啊？妈！你怎么吃里扒外！”语清愈看他的笑容愈发毛，不知道鬼主意一堆的妈又在动什么脑筋。

“我哪有，这也是为你好哩。”雪卿又是一副神秘的笑容。

“对啦，雪卿，既然他们来了，要不要告诉他们？”毅农也是掩不住的笑意。

“什么？”雪卿一下子没意会过来。

“就是——你怀孕的事啊！”毅农虽然说得小声，却仍清晰的传到大家的耳朵里。

“怀孕？！”语清及立群不约而同的转头看向雪卿。“你……你怀孕？”语清难以置信的说道。

雪卿没好气的丢了记卫生眼给毅农后，才慢条斯理的说道：“看到自己的品种这么好。所以决定再生一个。”“妈，可是你不是说那咒语……”“是啊，我也在奇怪，也许是你的解除后，也一起解开了所有的诅咒。”雪卿开心的笑道。

“你们……在打哑谜吗？”立群不解的问道。

“回去再告诉你。”语清又转回头。“妈，那预产期什么时候？我可以来帮你作月子。”“年底吧，作月子你爸可厉害了，这你甭担心。”她转转眼珠子。“我看该考虑考虑你自己吧！”“我自己？”箭头怎么又转向自己？“妈倒是提醒我了，事不宜迟，走！”立群立刻起身也将语清拉起来。“爸、妈，我们立刻回家努力，有好消息再来向你们报告！”“欸！屁股都还没坐热……”“没关系，爸妈会谅解的。”立群匆匆带语清离开。

想知道雪卿教了立群什么绝招吗？只有四个字，那就是——让她怀孕。

嘿嘿！简单又……胜任愉快！

爱情仍在有情世界里披上不同的外衣，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主角也许是你，也或许是其它人，人人各有机会坐上女主角的宝座。

人生最大的风险就是不敢冒险。

走过，才知甘苦；尝过，方知酸甜。

什么时候，女主角——也换你做做看呢！

《全书完》

